

北方文刊

3

第一卷 第三期

北方文化社 編



北方文化社

為徵集全國出版物啓事

文化工作是中國民主事業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願意和全國文化界携手並進。除了已創刊的北方文化半月刊外，我們尚擬編行各種叢書及其他讀物。惟因創辦伊始，設備未周，茲特向全國各報社、各雜誌社及各文化團體和出版機關，發出友誼的要求，徵集全國的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本社出版的刊物或書籍交換，否則，也請經常賜寄目錄或樣張，以便廣為購置。謹啓

北方文化社

社長 成 仿 吾

北方文化 (半月刊)

特闢「讀者中來」欄啓事

本刊為應廣大讀者需要，匆促創刊。內容形式，諸多未善。竭誠希望各界讀者來和我們多方合作。除歡迎賜寄各種稿件外，自第一卷第二期起，並擬專開「讀者中來」一欄，內容包括：

- 一 讀者的言論和要求。
 - 二 生活、思想、學術、時事、作品等各方面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 三 對本刊的意見和批評。
- 尚望讀者積極寄稿，並經常來信和我們聯繫。

毛澤東同志像	莫 樸 (封面)
中蘇關係之回顧	成 仿 吾 (2)
從外國法西斯看中國法西斯	又 常 (6)
滅頂之前 (漫畫)	丁 里 (9)
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張 如 心 (10)
十八匹戰馬 (散文)	王 林 (19)
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計劃經濟』	瓦爾加 作 (25) 王子野 譯
張市寒假教師講習會追記	丁 浩 川 (32)
八路軍和老百姓生死在一起	廣播稿選 (37)
『望鄉台』畔 (劇作)	丁玲·遠斐·陳明 (40)
談談中國新文藝的性質 (討論)	歐陽凡海 (53)
救亡歌曲的成長	煥 之 (56)
詩輯	
沒法為你們立一支墓碑	兀 民 (60)
歡送回鄉軍人	徐 興 華 (61)
蘇聯婦女與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	朱允一譯 (62)
想一想 (歌曲)	白 韋 詞 (65) 李 尼 曲
日寇口中的東北抗日聯軍 (材料)	又 常 譯 (66)
讀者中來	冰 岩 (5)



中蘇關係之回顧

——在華北聯大的講演——

成 仿 香

中國，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兩國有一萬八千里的邊界互相接壤。這邊界是經過了幾百年的鬥爭纔劃定的。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有幾十種。在舊俄沙皇時代，是一個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歐洲反動的堡壘。

「沙皇」兩字是殘暴的象徵，可怕的名詞，小孩哭時，母親說：「沙皇來嘍！」小孩就不敢哭了。她底封建制度保持很久，曾長期地實行農奴剝削。到一八六二年纔開始解放。十月革命纔算全部解放。她曾經是帝國主義，當時英法資本家多投資於俄；對外侵略，對內壓迫少數民族，實行大俄羅斯主義，有「民族的監獄」之稱。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向東方發展，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國敗了，遼東半島割給日本，沙皇出來說話，強索中國報酬，佔領了旅順、大連，中日問題轉成日俄問題，結果引起日俄戰爭，俄國貴族被日本武士打败了，旅順、大連又歸日本統治。那時的中國人民，只是換了主人的奴隸，日俄都是差不多的。

十月革命是劃時代的革命，全世界的歷史，自十月革命為之改觀；是世界的新一紀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它打倒沙

皇，建立蘇維埃政權；號召世界停戰，建立公正的民主的和平。但帝國主義反對她，曾組織十四個國家向蘇聯進攻；攻入蘇境，直到莫斯科附近；但這一進攻，被蘇聯人民底自衛戰爭所粉碎了。

從十月革命以後，呼籲世界和平，援助世界被壓迫民族，是蘇聯一貫的政策。（就這樣，帝國主義者却罵她是「過激派」，「搗亂分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蘇聯革命成功，十二月就向東方各國宣言，自動放棄沙皇時代一切不正當的權利，這宣言沒有反響。

一九一八年蘇聯提議與當時中國北京政府談判，這反動政府看帝國主義的臉色，連消息都被封鎖，報紙不准登載。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聯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再一次申明中蘇兩國平等；並且說東方民族，特別是中國人民，在脫離帝國主義的武力與財力羈絆，蘇聯人民願意給以援助。當時北京政府還是不理；孫中山先生底西南政府表示同意，最歡迎的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但沒有結果。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聯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大

意和第一次相仿。這時蘇聯已擊潰了十四個國家的進攻，國勢日強；但中國却正值「五四」運動，巴黎和會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政府有南北兩個，軍閥橫行，所以第二次宣言又沒有效果，只成了一個歷史性的文件。蘇聯緊接着又派人來談。一次優林，二次麥克思都被政府拒絕。第三次越飛來，找到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曾被列寧稱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幾次商談，纔成立了「越飛孫文協定」，蘇聯表示願意幫助中國革命。

一九二三年初，加拉罕到中國來，和北京政府談判，開始政府拒絕，後來因為輿論和人民壓力，纔開始談判，當然政府是沒有誠意的，只是不負責任的虛與委蛇，直到一九二四年四月三十一日才正式恢復邦交，訂立「解決中俄兩國懸案大綱協定」。內容是——

廢除沙皇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放棄在中國的租借地、貿易權、兵營等特權；

拋棄庚子賠款，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

取消中東路商業事務以外的特權。

這時青年知識分子和工農老百姓，都歡欣鼓舞，表示歡迎；因為蘇聯是第一個取消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國家。政府態度，却與廣大人民相反，他們事事看英美臉色，並不滿意。

此後，蘇聯與孫中山關係日益密切，孫中山要求蘇聯幫助（那時蘇聯已幫助土耳其革命成功），蘇聯的代表越飛向孫中山建議，中國要革命，就要改組國民黨（改組以前的國民黨已不像樣子；當時孫中山威望很高，但力量很小，沒有幹部；改組時，清除腐化分子，吸收新的力量，黨纔有生氣），建設自己底武力，辦黃埔軍校。孫中山採納了這建議，總於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出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給國民黨輸入了新的血液。當時林伯渠同志是中央常委，周恩來同志是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蘇聯供給黃埔軍校武器和

教官。

國民黨改組以後，廣州面目一新。新軍建立了，首先肅清了廣東反革命勢力；街市上賭局、煙館、搶劫也絕跡了。全國進步青年接踵運到廣州，參加黃埔軍校。當時雖有些條件，也並不太好，但學生都非常高興。改組之前，孫中山先生底命令不出大元帥府，當時則政治軍事都加強了，充滿了蓬勃生氣。蘇聯派來政治顧問鮑羅廷，還有許多軍事顧問，起了很大作用。蘇聯武器，頻頻運來中國（從海參崴到廣州）。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蔣介石氏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紀念十月革命宴會席上說：「……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又說：「……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派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面諭，就是鮑羅廷同志底主張，就是我底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底主張。你聽他底主張，要像聽我底主張一個樣子纔好。」

北伐期中，毛澤東同志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在廣州辦農民講習所，葉挺將軍參加軍事，一直打到武昌城下。林伯渠同志，李富春同志都是軍隊裡的黨代表。北伐之所以轟轟烈烈，長驅直入，蘇聯的幫助和共產黨的參加是有決定意義的。

北伐戰爭勝利，孫傳芳，吳佩孚被打倒；農民起來了，全國革命力量蓬勃上長，是孫中山先生底三大政策（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執行的結果。這時中國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不滿意這種政策，便大肆叫囂，說孫中山赤化了，國民黨赤化了。孫中山先生對這種造謠污蔑會予以嚴正的駁斥。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

，實在是一家。」

他繼續寫道：「俄國（蘇聯）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的時候，國家便有養老費。像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什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蔣介石氏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也曾經說過：

「總理對外政策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聯俄其一也。帝國主義者深懼中俄兩國革命勢力携手，彼輩在東方之勢，勢將無術以自存，遂百般造謠，並施其種種陰謀，藉圖離間，一般所謂士大夫又從而和之，於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同時反對蘇俄紅色帝國主義之聲囂然塵上，此蓋由於不識帝國主義為何物，而其心理之幼稚可憐，帝國主義之喜可知也。若以此種態度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泉十日哭！」（見蔣著「總理的主義與政策的基本條件與意義」）

同年九月十三日，蔣介石氏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講演又說：

「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以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够和我們合作的人，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革命精神，所以總理就下個大決心，不為衆論所動搖；並且總理會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

，我便要自己加入共產黨。……「反共產」的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着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嗎？……」

蔣介石氏雖然這樣說，但不到半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就宣佈戒嚴，叫蘇聯顧問離開軍隊。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反動政府捉了蘇聯大使館外交人員；四月十二日國民黨造成大屠殺，國共分家，國民黨把蘇聯顧問鮑羅廷趕走了。十二月十二日，廣州蘇聯領事館被包圍，副領事以下幾十人被殺。十四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佈與蘇聯絕交。殺死外國領事，這是國際公法上所不允許的。但蘇聯並未深究。原來北伐到達武漢，廣大羣衆起來收回漢口英租界，收回九江，中國革命，勝利在望。不意英日帝國主義就幫助反動派，破壞革命，向南京開砲，故示威脅，使中國革命走上了失敗。從此反蘇反共，代替了「打倒列強，除軍閥」；一般軍閥官僚都大張旗鼓，搖身一變都成了國民黨的黨官黨將。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東北軍在反動派唆使之下進攻蘇聯，不想碰了一鼻子灰，大觸霉頭，在伯力講和。蘇聯以戰勝國資格，並無苛刻要求，只提出恢復七月十二日以前情況。從此中國便陷於孤立，英美正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一九三〇至三三年），自顧不暇，遂給日本鬼子一個大好機會，乘虛而入，演成了「九一八」事變，七天工夫佔領了東三省，一個連的兵力佔領了熱河。國民黨採不抵抗主義，拱手將東北送與日寇，事後不自振作，只依靠國聯作為解決的唯一希望。那時英國是國聯盟長，衷心希望日本進攻蘇聯，只是爲了敷衍中國，才組織所謂李頓調查團，回去之後便無下文。美國見日本獨吞東北，雖有些不滿，（美在東北經濟佔第二位）但又願意日本佔領東北，進攻蘇聯，所以也就不堅決反對。

中國在孤立無援中，政府在人民壓迫下，才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又與蘇聯恢復邦交。那時蘇聯與很多國家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提倡集體安全，實行和平外交。但國民黨政府那時對蘇仍是不即不離，並沒訂那樣的條約。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七七」事變發生，強大的敵人打進內地來了，纔和蘇聯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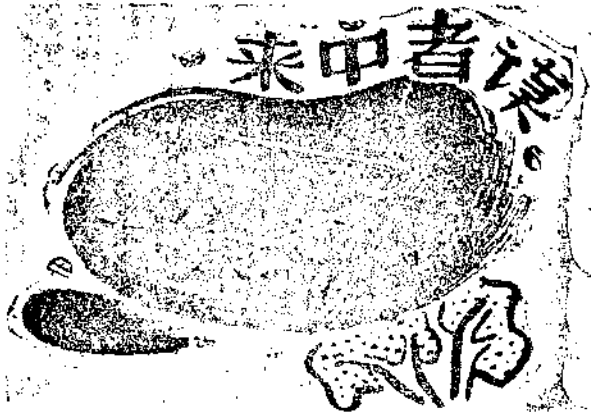
抗戰開始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的：那時英國總是希望日本去進攻蘇聯，默認日本佔領華北，美國賣給日本汽油和武器，支持日本。（直至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纔停止供給日本軍火）而蘇聯則自動由新疆經四十八站那樣遠的路程，源源不斷的向中國運大砲，飛機，機鎗，並隨有駕駛員和顧問。從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德國侵蘇之後）為止，蘇聯援助中國三萬萬美金的物資。一九三九年六月，斯大林同志並曾演說，同情中國，援助中國說：「中蘇兩國友誼，已由兩國自己的領袖，列寧與孫中山，奠定基礎。：：：」但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以後，中國對蘇不但沒有同情與援助，反而掀起反蘇反共高潮。斯大林格勒戰役非常危險的時候，中國法西斯估計，蘇聯會亡，並肯定德、意、日會於近東會師，他們就更加反蘇反共，準備投降。誰知他們全無政治眼光，都只是些賭博家的看法，斯大林格勒一役之後，蘇聯轉守為攻，蘇軍節節勝利，直迫德國境內。

一九四五年亞爾塔會議，決定蘇聯打敗德國之後，即共同對日作戰，擊敗日本，鞏固遠東和平。並決定中東路與中國商業性合作；旅順為中蘇共同使用的海軍根據地，大連為自由港；外蒙獨立。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大使赫爾將亞爾塔會議秘密協定通知中國政府，要中國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會談，這時宋子文纔兩次飛莫斯科，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中蘇關係之回顧就是這個樣子。

（吳人記）

「希望今後更充實，更好」



更不合算。

根據以上的感覺，我提出以下的意見：

一、爲了充實內容和不至於篇幅過於加大（因爲篇幅加多，價錢必更提高）起見，除了重要論文用老五號字排以外，其餘的都可以用新五號字排。

二、盡量不要轉載已經發表過的文章。

三、專闢「讀者中來」我很同意，希望注意充實這一欄的內容！

四、或者發起募捐，募集一部份經費，以減低價錢，便利讀者。

總之，「北方文化」我讀後覺得滿意，但希望今後更充實更好！因爲它的任務是很艱巨的。

敬禮

此致

冰岩三月十日

編者同志：

「北方文化」出版了，總算滿足了很久的希望，好像沙漠中見到了草原，真是有說不出的高興！「創刊號」一到書店，我就買了一本。大半天的時間，我就把它讀完了。我感覺到滿意和愉快，但是並不十分滿足。總覺得它有些值得改進的地方。現在就講講吧：

一、我感覺到內容還不够充實：報告、通訊、小說、詩歌等還應該加多。

二、創刊號轉載的太多。

三、封面還不够好，意義不深刻，而且不十分引人注意。

四、價錢太貴了一些，零售

從外國法西斯 看中國法西斯

又



法西斯主義在全世界上已經被打垮了，在中國也已經到了最後被清算的時候，唯其如此所以這些反動的傢伙更要拚命的掙扎，企圖反噬，並採取新的方式重新來進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活動。但是從最近幾個月來的事實看，他們所採取的這些新方式，其實都是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的一套舊花樣，在中國的再版罷了，大家都知道德、意、日的法西斯都已經過了一段在野的法西斯運動，籠絡了群眾，幹了不少非法的活動，有他和舊有的統治集團進行了激烈的鬭爭，然後才爬上統治的舞臺，以代替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在日本則不會有過完全的議會政治，而是由軍部逐漸加強其對政府的控制當中，去實現了法西斯獨裁）。在中國的今天則相反，因為十幾年法西斯式的獨裁統治，遭受了國內外的強烈的反對，不能被迫不讓位於新的民主聯合的新統治的轉變中，法西斯反動派靠政府的合法的統治已經不足以保持其勢力，乃不得不加強其欺騙的武斷宣傳，籠絡群眾，採取「在野的」政治姿態，煽起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借用種種非法的犯罪手段，來彌補其合法手段之不足，用以阻止中國的民主化。但是也正因為這些欺騙的方式在中國是比較新的，因此也騙了一些政治經驗較少的善良的群眾，上了他們的大當。因之我們在這裡把德、意、日法西斯當年進行欺騙陰謀的花樣介紹出來一下，並對法西斯的組織的、政治的、與思想方面的特點，作若干的（不是全面的）分析，幫助我們來識別它，這對於揭露目前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陰謀以及展開全國的民主

運動是有益的。

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呢？在萊布錫法庭上勇敢地向希特勒戈爾爾做了勝利的鬭爭的偉大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旗手季米特洛夫已經指出過法西斯主義就是瘋狂的反對人民，尤其是勞動階級；就是瘋狂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是最橫行無忌的民族侵略主義。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以上這些特點一般地對於中國的法西斯也是適用的，只不過因為它的封建性與封建性的特點，使其表現形式有不同處罷了。

法西斯主義是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的呢，毫無疑問是代表極少數的最反動的大地主大資本集團（在中國和日本）或少數金融寡頭（在德國和意大利）對廣大的人民及其他各階層的恐怖專政。這是他們的階級實質！不過，我們除認清上述的階級實質之外，還應有的說明的就是法西斯匪黨及其羣眾團體的社會成分，往往還包括不少破落的中等階層，失業軍人，小資產階級，甚至工人中間喪失了階級性的墮落分子以及各種社會的渣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老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舊社會底層消滅的渣子，是最易於被反革命收買來進行反動陰謀的。在全部法西斯運動的歷史中，使這一判斷獲得了新的意義。

我們舉幾個著名的法西斯組織來看吧！意大利法西斯的極端團體，其組成和掌握政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革命危機時期。由於戰爭對經濟生活的破壞，當時在社會上浮動着許多找不到出路的參戰軍官——他們因

爲意大利在分配戰勝的贖物時所得過少而不滿

在危機中動蕩不安的城鄉小資產階級群，各種職業的犯罪者，殺人犯，政治冒險家。當時意大利已經爆發了革命，許多工廠已經被革命的工人所佔領，反動的資產階級感覺到舊有的統治軍隊、警察、都已經不足以鎮壓革命，於是就選中了墨索里尼，這個大政治冒險家，社會黨的叛徒，並用賄買和政治籠絡上述這些人們組成了反革命的鐵客集團，以鎮壓意大利的革命。又如希特勒的挺進隊（簡稱T.S.）最初是一個反對共產黨和革命工人的暗殺團，後來發展爲公開的軍事組織，它在納粹匪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是出過大力的。其組成成分主要的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同樣是由蒂森克虜伯等大資本集團出錢津貼給希特勒黨所招雇的反革命流氓匪團，「他們都是失業游民，爲着要吃一口飯，爲着要得到能看看電影的小費，總之他們信仰希特勒，僅僅是爲着金錢」（引自揚塞光編譯之希特勒一書），他們所幹的行當就是暗殺，搗毀共產黨和工會的會場報館非法地搜索革命者的住宅，其中最大的陰謀之一就是縱火焚毀國會，然後誣賴是共產黨放火，而把共產黨打進地下去。

日本的法西斯團體沒有像德意那樣集中，也沒有像德意那樣產生統一的首領。其中最初有一部份是由產生在明治年間的帶封建性的排外的反動團體，轉化而來如頭山滿，內田良平，等武士浪人所組織的，專門爲挑起民族侵略戰

爭的玄洋社（以侵略中國最近的海路玄海灘命名）和黑龍會（指黑龍江，專爲挑起日俄戰爭而設）等。他們當時的口號是「國權伸張」，和「大陸政策」，在戰爭中率領他們的騷擾去作特務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主義思潮開始在日本傳播，他們就轉而組織了一些專門反共的專門破壞罷工的法西斯團體（名字記不得了），另一類爲少數軍人所組織的如「櫻會」等法西斯團體，在鄉軍人會，國防婦人會等則爲帶群眾性的外圍。

總之，所有德、意、日法西斯都包含有職業的反革命陰謀集團（反革命的參謀部）和一些半軍事性或羣衆性的組織（反革命的隊伍）。構成他們的骨幹的往往是一些政治冒險家、軍官、大流氓頭子，其下層組織則往往包括一些被激而急進的，帶着冒險情緒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退伍軍人，階級落分子，革命叛徒，工賊，流氓和各種舊社會的「渣滓」。這就是服務於反動的大資產階級的恐怖專政的客羣。

法西斯既然代表極少數反動金融頭頭，或極少數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其他各階級的恐怖的專政，既然，所代表的階級基礎如此狹窄，爲什麼他還能組成一些反革命的群衆隊伍，甚至於掀起反革命的「羣衆運動呢」？這就是因爲其除了用武力威脅之外還善於使用金錢收買及善於利用羣衆的不覺悟來進行煽惑與籠絡人心。
Demagog 有人譯爲「武斷宣傳」這是一種

造謠，撒謊，煽惑，要兩面派，籠絡人心的欺騙宣傳的總稱。這是中外法西斯所最見長的手法（我們萬不可以爲法西斯只有恐怖鎮壓的一個方面），當羣衆政治經驗較少，或覺悟不足的時候，往往會中他們這種欺騙宣傳的圈套。利用羣衆的民族情緒，假「愛國」的名義來宣傳排外，實行民族侵略，並用來進攻革命勢力，加強對內的獨裁是他們所最普遍使用的陰謀活動的手段之一。

例如墨索里尼利用第一次大戰後參戰軍官對所分到的殖民地過少而不滿的心理，大宣傳其「愛國主義」，「國權主義」等口號，號召「重建羅馬帝國」，強烈地要求殖民地，「反對國際主義」，「反對布爾什維克」，「反對議會政治」（資產階級的民主）。希特勒利用德國人民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心理，進行了一個極大的投機，以「撕毀凡爾賽和約」的口號，籠絡了不少落後的羣衆。尤其是日本的法西斯把民族侵略和民族排外的口號當做民族解放的口號來宣傳，起了不小的欺騙作用。因爲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封建鎖國政策被西洋的資本主義勢力衝破之後曾經有一個時期日本本身淪爲歐美列強的半殖民地，當時「愛國」的口號「尊王攘夷」的口號本來含有一定成分的民族解放的意義，但是後來日本完全發展爲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而法西斯派則繼續利用「愛國」「排斥英美」「亞細亞民族解放」等口號挑起侵略戰爭，而仍舊武斷地把自己描寫爲被壓迫和被屈辱的民族。

法西斯所常用的另一個騙人的口號就是說他們是代表全民的，而共產黨則代表階級，希特勒並且是代表大日爾曼民族的，日本法西斯甚至代表整個大東亞民族的。提倡什麼「全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要一切個人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犧牲一切來服從他們少數大財閥的法西斯統治集團。納粹法西斯並且為此把黑格爾的反動的國家理論搬出來，把國家神祕化掩蔽國家的階級的實質，把他們法西斯獨裁國家形容為最高理念的體現。日本的法西斯也跟在後面學步。有一次一個受了法西斯欺騙的日本學生，大

反對其「亡國的資本主義」，我問他：「你們是不是資本主義呢？」他說：「我們已由資本主義轉變為國民的共同體，」我問他：「有何根據？」他說：「這是某某博士說的。」這就是法西斯用它的武斷宣傳，胡謔的理論，欺騙青年的例子。

法西斯瘋狂地鼓動排外，煽起民族仇恨與民族侵略戰爭，對於稍帶自由主義色彩或比較穩健的勢力，則不惜採取流血手段去進行鬭爭，一九三二年在東京十八名法西斯青年將校以短槍手榴彈襲擊首相官邸，日本銀行和警察廳，刺殺首相犬養毅，這就是有名的「五、一五」事件。由於政府對這種法西斯暴動的鼓勵縱容，到了一九三六年就發生了更大規模的一千四百餘人參加的法西斯暴動，「二、二六事件」。暴動的法西斯軍人在「國體擁護」與「政治革新」的口號下刺殺了高橋藏相等五六

個內閣大臣，並搗毀東京朝日新聞。這是法西斯少壯軍人用流血手段來討討那些還不能馬上按著法西斯派計劃去進行侵略戰爭的政府官員的劣顯著的事件。凡在外交關係上或在執行侵略政策上比較穩健，不完全贊成法西斯冒險政策的人物都被罵為「賣國」或「誤國」。

德、意、日的法西斯都曾經利用了羣衆，特別是因爲經濟危機而陷於焦灼不安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對資產階級議會的不滿，而提出「反對議會主義」，（意大利）「排斥西洋流的議會政治」（日本）樹立「強力政權」（意大利）「全體主義的政治體制」（日本）等口號，以取消資產階級的民主。

法西斯主義爲了籠絡煽惑那些不滿現狀的小資產階級，爲了吸引一些落後的工人羣衆，甚至冒充社會主義者。例如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把他的法西斯獨裁制，叫做「職能代表制」，叫做「組合國家」；德國納粹黨的全名，也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黨」；他們甚至提出「打倒大資產階級」「一切托辣斯收歸國有」「分配大企業的利潤」「無代價沒收土地」等激烈的口號。日本法西斯爲了驅使工人階級來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甚至提出：「把滿洲交給無產階級經營」「不許資本家到滿洲去」的口號。但是誰都知道他們不但是什麼工黨，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且是屠殺工人最殘暴的劊子手，是社會主義的最凶惡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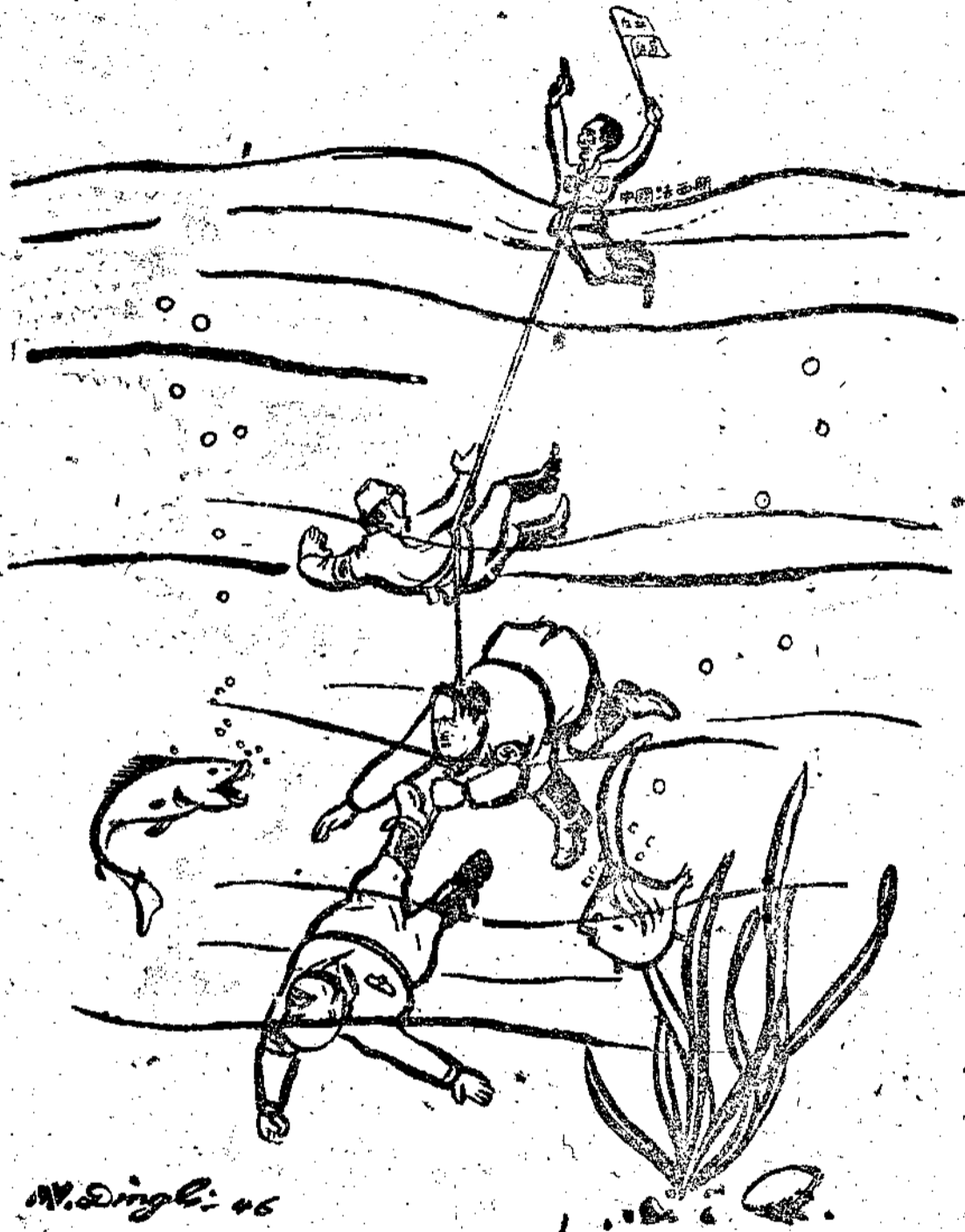
法西斯爲了迎合羣衆對現狀不滿的心理，故意地把他們的運動叫做「激進」，叫做「革

新」，甚至叫做「革命」，什麼「日本革新黨」，什麼「以革新意識形態爲基調」，什麼「昭和維新」，什麼「維新中核黨」，實際上他們是最反動最腐朽的東西。他們是最少數的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看法。

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特點就是軍國主義的崇拜，公開地讚美戰爭，把軍國主義的精神，軍事生活的習慣強迫地注入到普通的羣衆生活中去，把戰爭用做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提倡鐵血政策，（按鐵血的口號本爲畢斯麥所提倡，後爲希特勒所繼承，並常常在宣傳畫上寫在可厭的黑十字的兩旁。）所以各國的法西斯在其未掌握政權之前就發展了帶軍事性質的流氓匪幫，在其當權之後，更把全國變成兵營，發展了強大的軍事警察制度和特務組織，以便對內實行獨裁，對外實行侵略。

法西斯在思想上的特點，就是提倡盲從和獨斷，反對理性，強調意志和信仰，不講道理，利用羣衆的不覺悟和蒙昧的熱情，反對啓蒙和科學，反對客觀事物的規律和對規律的分析；專講主觀的決心；不承認有什麼客觀的真理，任意地顛倒黑白，無原則地折衷；反對理性主義，提倡非理性主義。莫索里尼在他的全集第一頁上就說：「法西斯主義不是什麼原理，而是行動」，法西斯主義是最反動的大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他們害怕理性，害怕講道理，害怕科學，害怕說出歷史社會的規律，害怕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講原則。因爲這一切都是與

（下接第五十五頁）



丁里作

沒頂之前

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張如心

「沒有預見，談不上領導」——毛澤東

(一) 從諸葛亮的「錦囊妙計」說起

談到預見，在中國舊小說中是不不少的，特別是「封神榜」、「西遊記」這類的書中是很多很多的，然而稍有科學與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些都是神話，沒有任何客觀真實性的，因此不值得去提它。

「三國志演義」這部書是歷史性的敘述小說，與「封神榜」、「西遊記」當然不同，可是在這部書中間也有許多不近情理的東西，如諸葛亮的「錦囊妙計」就是一例。「三國志演義」有一次談到劉備過江入贅孫吳，諸葛亮派名將趙子龍保駕，並親授「錦囊」三個。據作者說，諸葛亮的「錦囊」中藏有「三條妙計」，並曾給趙言明，三個「錦囊」拆開的時間地點，囑趙「依次而行」；趙受命之後即將它「貼肉收藏」，到了南徐開了第一個（內容是通過喬國老擴大宣傳，引起吳國太親自主持婚姻，並令隨從軍士妥為保護），住到年終開了第二個（內容是假遣軍情促使劉備與孫夫人逃回荊州），後來到了危急時又開了第三個（內容是請孫夫人親自出馬解危）。總之一切一切均如諸葛

亮之「所料」云云。（參照「三國志演義」五十四——五十五回）。「三國志演義」這一段描寫是極端誇張難予置信的，我們當然並不否認諸葛亮是三國時代的傑出的人物，也不否認他當時可能對於孫吳內部的情况會作了若干的調查研究，並給予趙子龍一些指示，然而像「三國志演義」作者那樣神話式算命式的描寫，則顯然是主觀片面的誇張與偽造，其不可靠性與諸葛亮「借東風」的故事，毫無二致。

我這里所談的預見，既不是「封神榜」「西遊記」式的神話，也不是類似於「三國志演義」上所描寫的諸葛亮算命式的所謂「錦囊妙計」，而是指真正的科學的預見，即根據對自然界及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而產生的科學預見，並藉此通過實踐以改造社會，改造世界。

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預見，在人類歷史上本來早就有過的。例如古代希臘的唯物論者，曾有過於日蝕（法列士）及荒年（德謨克拉特）的預言，這些預言，後來都被證實了。以後自然科學繼續發展，關於自然界許多事實的預見是日益增多了。近代的天文學，氣象學，醫學，關於當前日蝕和月蝕，關於氣

候，關於各種疾病的發生進展及其結果，是常常給予確切的預言，這些預言許多都是符合於自然界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並為科學實踐，生產實踐所證明，因此它稱得起是科學的。

但是關於歷史的社會的科學預見，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始終是沒有解決的。資產階級的科學家，一直到現在，頂多在自然科學上有所成就，有所預見，（就是自然科學方面，這些成就也還是受着他們的階級成見，唯心論哲學方法所限制，不可能達到應有的創造和發展，）至若在社會歷史方面，他們則完全是無能的。甚至當着資產階級尚在進行反封建的革命時期，他們中間最優秀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也至多只能在自然界方面應用唯物論的宇宙觀去發現若干新的東西，可是一接觸到社會歷史的範圍時，他們便又陷入唯心論的泥坑，而無能為力了。（如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是其典型例證）。

在人類社會歷史的諸問題上，樹立真正科學的見解及科學的預見這一偉大的課題，是馬克思主義才把它完滿的徹底的解決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前次已經指出，是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一科學方法綜合地吸收了人類有史以來一切科學哲學的成果，並站在無產階級最徹底最革命的立場加以改造，因此它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唯一的科學宇宙觀與方法論。馬克思主義者這把牠應用於自然界及社會的結果，就能够洞察客觀事物的本質，能够掌握它的發展規律，能够科學地解釋自然界與社會上一切現象，因而也才能够把堅實的科學基礎上提出科學的預見問題。例如馬克思，恩格斯應用辯證法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他們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它內部的矛盾（主要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因此使它大大的

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不可挽救的經濟危機，使廣大無產階級及勞動大眾生活日益惡化，因而使後者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日益加劇；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終歸會走上資產階級的崩潰與無產階級的勝利。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遠在一百年前，即根據這種科學的研究預言了：資本主義必然場台，無產階級必然勝利，資本主義社會將要被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馬恩這一偉大的科學預見，經過七十多年，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被證實了，後來，蘇聯將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更加發展了這一真理。

關於科學預見例子，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幾位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生平言論著作中是很多的，此處不去詳論它，大家可以把他們的著作找來閱讀一番，便可以了解它的全貌。我現在來談談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二）毛澤東的科學預見

前次我們談過毛澤東的科學方法是辯證法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他應用了這一科學方法於中國的國情，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從前次的說明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毛澤東如何客觀地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具體情況，如何全面地研究中國國情的過去和現在，如何深刻地體會中國廣大人民的情感和要求，如何鄭重地珍視及善於及時地正確的總結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經驗。由於這些，所以毛澤東能够深刻的洞察中國的局勢，能够正確的掌握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並依據這些規律而製定出中國人民解放的革命學說。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整個地說來，就是建築在偉大的科學預見上面，他的學說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預見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國情，必然會產生日益向前發展的廣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這一基於廣大人民要求，合乎中國國情需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終歸會戰勝一切困難，克服一切障礙，在持久的奮鬥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同時這一革命的勝利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實現，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道路可循。毛澤東這一總的科學預見，早已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鬥爭經驗所證實。關於這些問題，前次既有了比較詳盡的分析，此處不去重複它，現在我來談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發展時期的科學預見問題。

首先，就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說起吧！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在人民革命隊伍中間，曾經發生過中國革命是否能夠繼續向前發展及蘇維埃運動能否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問題。當時對此曾經有種種不正確的看法。毛澤東精密的分析了中國的具體的階級關係及當前的局勢，並在理論上政策上給了當時人民革命隊伍以最明確的方向。

例如關於革命高潮是否會到來的問題，毛澤東從中國現實的情況出發，給予了肯定與明確的回答：

「如果我們確切地認識了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因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國主義爭奪一迫切，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統治階級間的一日擴大大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戰——中國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就越益發展起來；伴隨着統治者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賦稅之無情的加重，就促使廣大的負擔賦稅者與統治者間的矛盾日益發

展；伴隨着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就即刻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加重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伴隨着帝國主義商品侵略，商業資本剝削與賦稅負擔的加重等，對於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使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與利錢的剝削越益加重；爲了外貨的壓迫，工農廣大羣衆消費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加重，使國貨商人及獨立小生產者，日及於破產之途；爲了無限制增加軍隊於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及戰爭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羣衆天天在饑寒奔走傷亡的慘痛中；爲了國家賦稅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戰禍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國的災荒與匪禍，使廣大的農民及城市貧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無錢開學，使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爲生產落後，使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怎樣的在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怎樣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很快的要到來。」（參照他「給××同志的信」）

的確，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全部活生生的歷史，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由於國民黨當局的投降主義而更加加緊了，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從「九一八」起，佔領東三省以後，又向華北伸出侵略的強盜血手，使中日矛盾一天天地緊張起來，同時也使日本和其他列強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化；中國內部統治階級間的混戰則幾乎沒有一年間斷過，這同統治者與那一派打，下回又與另一派搏鬥，甚至今天還口口聲聲「忠實的同志」，過幾天便是「永遠不赦」的仇敵；由於帝國主義進一步的侵略統治階級剝削的加強，以及連年的軍閥混戰的摧

殘，結果造成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連年的災荒（水災旱災），僅僅南方幾省，災民便有幾千萬，廣大的人民生活一天天惡化；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及官僚買辦的壓制也生長着不滿的情緒，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運動便日趨高漲起來，如九一八之後有東北義勇軍的鬥爭，全國抗日民族革命高潮，有一二八抗戰，華北事變前後有察哈爾熱河的抗日同盟軍的抗戰和一二九的愛國運動，有成千成萬災民的鬥爭，若于部隊的兵變潮流，而聲勢浩大的蘇維埃土地革命便是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主流與骨幹。

關於中國蘇維埃紅軍能夠繼續存在及發展問題，毛澤東當時根據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及其特點的科學分析，也曾給予了極明確和肯定的估計：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第一，就會明白全世界裡頭，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混戰的怪事，何以始終不能有統一的政權。第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意義的嚴重，因之，也就明白農村暴動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形勢的發展。第三，就會明白工農政權的口號之絕對正確。第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中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域之發展，它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必然走向的形式。第五，就會明白，無疑義的，它（紅軍農民蘇維埃）是半殖民地無產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同盟力量（無產階級要走去領導它），無疑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參照同上的一封信）。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紅軍繼續存在及發展的全部歷史都證實了毛澤東當時的科學預見。蘇維埃紅軍（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政權及革命軍隊）

在南方各省及北方的一些地區創立了發展了，由於它忠實地執行了符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政策，它取得了千百萬人民的同情和擁護；因此儘管反動的國民黨當局如何痛恨它，如何在帝國主義指使之下接二連三地派遣大批的軍隊去圍剿它，企圖把它連根剷除，然而在廣大人民中間生了根開了花的蘇維埃紅軍不僅沒有被消滅掉，而且它在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無數的圍剿的血戰中，鍛鍊得更加堅強了，更加有經驗了。大革命失敗以後蘇維埃紅軍的存在與發展是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標誌，是推動全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運動底基本力量。沒有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單一領導下的十年國內革命戰爭的堅苦卓絕的奮鬥及其偉大的成果，則後來和今天的局面簡直是不堪設想！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以後，中國革命逐漸進入了第三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對於新的形勢以及革命發展的趨向的分析和估計中也有許多天才的科學預見。例如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集團（親美派）是否有參加抗日戰爭的可能性的問題，是當時局勢中有重要意義問題之一，對於這一問題恰當的順利的解決，將大大有利於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然而解決此問題正像解決一切革命問題一樣，有賴於革命政黨對於中國局勢和國內複雜的階級關係，有精密的科學分析與遠大的政治眼光。毛澤東對於這一問題的處理是異常天才，異常正確的。他遠在「七七」事變前的兩年，就既經從中國局勢微妙的變化中預見了國民黨內親美派的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其具體的因素是：英美與日寇在遠東的矛盾底增長而引起英美對日態度的積極化，日寇繼續的進攻威脅國民黨南京政府直接統治地區的利益，全國人

民抗日高潮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逼迫等等。由於上述因素的繼續發展以及中國共產黨抗日愛國的熱忱和團結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抗日救國政策的推動和影響，促進了國民黨內部進一步的分化。一九三七年五月（即距「七七」事變前兩個月，距蔣介石氏在廬山正式宣佈抗戰前兩個月零十二天）當國民黨內部正在動搖分化時，毛澤東對於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政策發展趨勢，會作了下述的估計和預見：

「國民黨的三中全会，由於他們內部有親日派與動搖派的存在，沒有表示他們政策的明確與徹底轉變，沒有具體的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與國民黨內部的變動，使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與抗戰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我們的即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參照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但是毛澤東在這「有歷史意義的報告中，不僅明確地指出了國民黨統治集團有向着抗戰方向轉變的趨勢，而且同時根據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又預計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向抗戰是被迫的，被動的，不徹底的，因此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之後，中國人民對國民黨統治集團不利於人民的反動政策的批評與鬥爭，應該繼續地適當地進行。關於這一問題，毛澤東在上述的報告中有下列極中肯的指示：

「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某些矛盾，必須給與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增強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級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與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國內戰爭，黨派對立，地方割據，

一方面是封建的政治與經濟壓迫，一方面是暴動政策與不利於抗日救亡的經濟條件等等），而保存其有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之改善等等）。

國民黨內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由於英美的推動，人民的逼迫，「七七」事變以後，參加了抗日戰爭，形成了國共合作，全國共同抗敵的新局面，可是在八年的抗戰中，它厲行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兩面政策，給予中國抗戰以極大的損害，甚至後來發展成爲抗戰的主要障礙——所有這些，毛澤東在抗戰前及抗戰初期都已經從國民黨統治集團買辦性的太資產階級的本質（這一本質早被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及土地革命時期的長期實踐經驗所檢驗和證實了。）深刻的認識的基礎上科學地預見了。

（三）「論持久戰」中的科學預見

談到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科學預見，必須對於他的「論持久戰」一書加以介紹。此書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六月，是毛澤東最天才的傑作之一，它對於抗日戰爭起了極其偉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在此書中，運用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科學方法，客觀地全面的分析了中日雙方力量的對比，深刻地揭露了抗日武裝鬥爭的規律性，並參照了過去中國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給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整個發展趨勢及其前途以光輝燦爛的科學說明。

毛澤東認爲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戰爭的雙方有其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日本方面，它是一個強的

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第一等的，然而日本對華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同時日本經濟上是先天不足，它又是小國，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不充足；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此外自寇在國際上除了遙遠的德意法西斯強盜給它聲援之外，它是孤立寡助的。中國方面，由於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因此在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都顯得不如敵人。但是中國處在進步的時代，中國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能夠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並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兼之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由於日本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強而中國這一方面弱，因此就決定了中國抗日戰爭不能速勝，抗戰必須是持久的，但又由於日本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均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正處在進步時代，其戰爭是正義的，又有大國及多助的條件，因此又決定了日本必定失敗，中國必然會在持久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總起來說，中國是不會亡的，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但是中國也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上述毛澤東對於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及其前途的總估計，在我們今天看來好像是沒有什麼稀奇的，因為經過八年的持久奮鬥，日寇現在已經投降了，抗日戰爭既取得了最後勝利，毛澤東這些科學的預見都已成為客觀事實；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當時抗日戰爭僅僅只有十個月的初步經驗，當時大多數的人，對於抗戰發展前途缺少一種正確的理解，而亡國論者則到處散佈失敗主義妥協主義的反動毒素，以及某些抗戰營壘中性急的人們也在高談速勝論的盲目樂觀論調時，毛澤東這一

科學的預見的天才及其偉大意義是可想而知了。毛澤東這一科學預見顯然是建築在對於中日戰爭雙方力量及其發展過程客觀的全面的唯物論的解剖上面。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正確的發現與掌握這東方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民族革命戰爭底規律，同時這些發現也是與他過去親自參加和領導的長期革命戰爭豐富的經驗科學的總結不可分離的，沒有這些，要作出「論持久戰」那樣天才的預見是不可能的。

八年的抗日戰爭，不僅考驗了毛澤東關於抗戰總的發展趨勢及其前途的預見，而且還證實了毛澤東關於持久抗戰發展過程的三階段論。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預計了抗日戰爭將有三個發展的階段，並且對於這三個階段的可能的特點都有了一般的描畫。例如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階段，其特點是敵人企圖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並把三者聯系起來，但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中國雖有頗大損失，但同時却有頗大的進步；國際援助雖沒有大量的與直接的，但已經開始了，如蘇聯；敵人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財政、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人民厭戰情緒已開始生長等等。第二個階段是敵我之戰略相持階段，其特點是敵人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人民抗日的游擊戰爭乘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根據地；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受到嚴重的破壞，但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這個階段將是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與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事情，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佔區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與戰爭的困難

動搖份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增長；妥協危機是存在，但是能够克服；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於中國有利；日本打了中國之後，那時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至兩處都打。在歐洲戰爭起來之後，它就會幹這一手，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更加強大，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迫使它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日本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它的兵力將更加分散。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日本資金缺乏，又因於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三個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這一階段的到來，「論持久戰」中指出，主要是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着的及本階段中繼續生長着的力量，然而單靠自己力量不夠，還須依靠國際力量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大有利於中國等等。

大家看！中國八年來的抗日戰爭底全部歷史都活生生的寫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書上！這三個階段的描畫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佔領中國許多的大城市，以後相持階段中發動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年），……中國的無恥的漢奸敗類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在南京成立所謂南北合流的偽「中央政府」（一九四〇年），抗戰營壘中親日派的卑鄙的妥協投降活動，等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於八年抗戰中，特別是相持階段，如何艱苦的克服抗戰中的各種困難，如何壯大自己人民的力量，如何深入敵後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解放區與擴大的人民軍隊，如何打擊敵偽縮小敵佔區，擴大我佔區……以至於最後配合蘇美英盟軍，共同打敗日寇，迫使日寇投降的許多可歌可泣的堅苦卓絕的歷史都縮寫出來了。自然，八年抗日戰爭現實

的生活是異常豐富與曲折變化的，但是毛澤東對於抗日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及其基本特徵是毫無疑義的完全說靈了。這一點不僅爲了先進的共產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所一致地公認，就是不少的比較開明的國內外軍事專家也是欽佩和贊揚的。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二書的科學預見，當然不限於上述的一些問題，此外，例如關於中國抗戰形態的特性（犬牙交錯）以及中國抗戰如何才能取得勝利，軍事上應該採取何種戰略與戰術，政治上應該如何進行改革等，所有這些都是包含着極其精邃底科學預見的，此處不去詳論它。不過大家從上述的介紹中已經可以看出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是何等天才與偉大了。

（四）沒有預見，談不上領導，為着領導，必須預見

科學的預見，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領導政黨——中國共產黨說來，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中國共產黨要組織和領導中國人民解放的事業，它必須對於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的情況與發展，有正確的認識，對於當前局勢的變化有深刻的理解，並依據這些去科學地預見革命發展的趨勢及其前途，以便正確地製定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綱領與政策，戰略與策略，沒有這些，要勝利的領導中國革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由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特別強大和狡猾，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異常複雜與特殊，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變化是多端與微妙（這是中國國情特點之一）而近幾十年的世界與中國又處在偉大變化的時代，因此科學指導，科學的預見，對於一個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說來就更加重要了。

北方拿八年來的抗日戰爭來說罷，這一戰爭就其規模說來是東方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世界範圍內說也是偉大的戰爭；

就其內容特點來說，是長期而又廣大的，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就其影響而言，它不但影響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影響到全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因此它是具有偉大影響的戰爭，是中華民族驚天動地的壯舉與偉業，不僅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關心它，而且全世界的人都關心它。在抗戰初期，身受戰爭災難，為着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可是戰爭的過程究竟怎樣呢？能否取得勝利？如何取得勝利？這些問題，不僅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沒有解決，就是革命的先進政黨內部也不能說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完全一致。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領導革命的政黨如果對於這些有關於中華民族命運的極其重大和緊迫的問題不能有及時正確的回答，那麼要領導這一偉大的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以及其他許多的文獻，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科學地回答了這些問題，並指示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具體道路和方法，這樣，就大大地提高了全國人民的信心，使抗日戰爭獲得了科學理論的指導。

這裡我們應該着重說明，毛澤東的科學預見與馬、恩、列、斯的一樣，都是根據對客觀實踐深刻的認識而來，是客觀事物發展規律底科學概括的估計，這一科學預見本身就包括着人們主觀的努力和鬥爭在內的，沒有參加革命人們的堅苦卓絕的鬥爭，是不可能把這些預見變成現實的。因此，不能這樣設想，以為科學預見是客觀事物自然發展的結果與人們鬥爭無關，這種設想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比方毛澤東在抗戰前預計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有轉向抗戰的可能，但是他在這一預見下面同時又明確的指出：

「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抗日與民主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份子，推動動搖猶疑派份子，而排除親日派的份子，才能達到目的」（參照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關於抗日戰爭的科學指導問題也是如此。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會這樣指出：

「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與不符合於客觀，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反對他。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與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是有思想、有道理、有意見、有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好，……一切根據與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與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一個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發動全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着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認識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沒有對於客觀世界的科學認識，當然是談不到很好的去改造世界，可是，如果有了對客觀世界的科學認識，而不把它當作自覺的改造世界的武器，則這種科學理論再好也是沒有用處的。毛澤東的科學預見是正確地反映了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規律性底結果，同時它又是（應該是）我們全中國人民革命行動的指南。因此，沒有科學的預見固然談不上對革命的領導，可是科學的預見也正是為了勝利地領導中國革命，而不是為了其他。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預見是根據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因此它可以預計客觀的實踐發展一般的路線、路綫，一般的前途和鬥爭的目的，並根據這一預見去動員組織千百萬人民為着革命勝利而奮鬥。但是應該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也並不是像「三國志演義」所描寫的諸葛亮算命式的「錦囊妙計」，可以把一切事情的細小節目都事先清楚地準確地「預算」到，只要帶上幾個「錦囊」，記熟幾條「妙計」，便可以「應付」任何的情況，「解決」任何問題。馬克思主義不是神學，也不是算命學，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任何科學的真理都只是比較的深刻，比較正確的，比較完全的反映客觀的實踐，而客觀的實踐則是異常生動異常複雜的（它是由各種各樣的現象底相互影響而組成的），它比領導革命的政黨，甚至它最天才的領導者頭腦中間所想像，所預見的要豐富得多，微妙得多。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透過各種偶然現象去認識客觀實踐的發展規律性（必然性）並預計它發展的一般的趨勢，方向和前途，同時也必須在繼續實踐的活動中不斷的根據事實和經驗來校正、充實，和發展自己原有的認識；因之有時，由於某些條件的限制（如科學條件，技術條件，或者客觀過程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等等）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改變自己原有部份的想法及做法的事也是常有的。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預見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發展過程的路綫及其前途，這些預見都為八年抗戰的歷史輝煌地證實了，但毛澤東並沒有也不可能在這「一書中詳細地準確地替抗日戰爭編造一種「流年」或「大事記」出來，把每一個時期的具體情況都計算在內，因為這種做法是和他自己的科學方法的基本精神根本相違反的。毛澤東自己在「論持久戰」中論及抗日戰爭的三個發展階段的一般特徵時，也曾說過：

「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的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的現實行程將是異

常豐富與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却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為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是需要的。」

又例如關於抗日戰爭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完成的問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是這樣指出的：「第一階段敵人企圖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繫起來，敵欲達此目的：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第二階段「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的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以上兩個階段的时间底估計，後來完全證實了）。至於整個抗日戰爭的時間究竟要多少？他指出：「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戰爭將要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

毛澤東這種分析問題判斷問題的方法和態度完全是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唯一真正能夠貫徹實事求是精神的科學理論，它不相信任何無根據的神話，它根本排斥一切主觀唯心的武斷或算命式的推論，老老實實的從客觀實踐出發，並在客觀實踐中不斷的校正自己，豐富自己，以達到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完全溶合和一致。

二十五年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證實了毛澤東的無數的天才預見，今後無庸置疑地將繼續證實它。同時經驗又指明：毛澤東的理論是偉大的無敵的，毛澤東的理論之所以和馬、恩、列、斯的理論一樣是偉大無敵的，就是因為它是科學（不是神話或其他），只有科學的理論才是偉大的無敵的，同時也只有偉大無敵的毛澤東的科學理論才能成為勝利地領導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唯一旗幟！



十八匹戰馬

(散文)

王林

——追念冀中騎兵團與楊經國同志

送走了黃塚村長，回到住宿的閒院裡。見門板子上的被褥太凌亂，過去收拾。忽又感到：「還說不定睡不上呢？預先弄這個甚麼呀！臨睡的時候再說吧！」其實，這會兒已經將近黃昏了，夕陽只剩下片殘光留在樹梢上。西北天空裡，浮着幾塊紅潤的晚霞，牆頭外邊，裏花在燥熱的空氣裡，放散着甜絲絲兒的香味。

我在寂靜的閒院裡，走來走去，又到村邊樹林子裡溜來溜去。蒼茫的夜色擴張開了，我仍在徬徨。一種強烈的矛盾的苦痛，在折磨我，使我不能鬆鬆快快的出口氣。更不能允許我坦然自在地躺下睡覺。

自我突圍出來，隱蔽在近敵區老「愛護村」大福營裡，成天提着一口氣，細聽北邊的槍炮聲和飛機聲、胡亂的加以猜測。今天太陽偏了西，北邊槍砲聲稀少了，我在村邊樹林子底下遇見黃塚村長。我和他不算很熟，却也經過介紹，誰也瞭解誰。他到這村裡來是想找區裡幹部，商量應付敵人的辦法。這幾天敵人在他們那一帶，正進行着瘋狂的「清剿」，一

夥過去，又來一夥，一天不知道來多少夥。他們搜索一切抗日人員和各種資財。支應局的老頭們，對頭一撥來的「掃蕩隊」回答了個沒有，敵人就用刺刀挑了兩個。他父親一看，沒法應付，想逃開，被漢奸抓回來立地砍頭了。支應局們吓得不久就逃光了。敵人「氣放火燒了半個村子。

村長不過二十四五歲，中等身材，原先也像一般冀中的青年幹部似的，又愛說又愛笑。但是現在不同了，他把臉拉的挺長。我們吃就在西牆跟蔭蔭底下，我給他介紹老敵區應付敵人的辦法。他用心地聽着，手裡拿着一根柴棍，在地上亂畫。腦袋像向日葵般的垂着不動。後來，我聽到他說，他村裡還「堅壁」着騎兵團的十八匹戰馬呢。敵人來過不知多少回，把明晃晃的指揮刀，放在六十多歲的老支應局長的脖子上問：有沒有騎兵團的馬？老頭總是毅然決然的說沒有。有一次剛回答了一個沒有，「堅壁」在破廟裡的那戰馬，忽然吼吼叫了一聲。鬼子大怒，又掄起指揮刀來問：「甚麼的沒有，叫喚的甚麼？」老頭閉着眼睛硬着頭皮

回答說是「太君的馬！」恰巧另一隊敵偽討伐隊進街了。敵人真以為是自己的馬叫了，也沒有顧得挨家翻就走了。

清剿隊起初，並沒有馬隊，自搜出了我們騎兵團的馬匹以後，才添了騎兵。這樣一來，對於我們這些完全仗着兩條腿打游擊的人們，給了更大的威脅。

倖免究竟不是長久之計，當我想到：戰士在戰場上沒辦法時，寧可把武器毀壞，也不能叫敵人得去。於是我主張，先下手殺了那十八匹戰馬，也不能叫敵人弄去。

「殺了，騎兵團來賣的時候還賣嗎？」他不同意我的主張，他臉上浮出了極其難堪的表情。「再說，騎兵團的同志們，在麥子地裡熬一天，晚上回到村裡還先看看，喂喂他們的馬，嗆給他們殺了，他們幹嗎？」村長心裡另有想法：「還能「掃蕩」幾天？萬一能保存住了呢？」

我先問他有什麼可能保存住的辦法。他提出了些，可是我認爲都不行。於是我分析目前的敵情，打破他的種種幻想和僥倖心理。最後他總算答應回到村裡找人宰了那些馬。

他走了，我在院裡躊躇了幾遭，越覺着他的答應極其勉強，回去未必肯殺。不趁今天晚上殺了，明天說不清有什麼變化？藏得挺嚴實，敵人來得次數多了，總會發覺出。況且他們又是畜類，喂不飽了開叫，叫喚……想到這裡，我一生氣，立刻拔腿往那個村子走去。我要親自督促着他把那十八匹戰馬殺

死才能放心。

出了大福營，是一片果樹林子。梨樹杏樹都結了青果，只有稀疏的棗樹放散着花香。夜晚了，空氣漸漸變得蔭涼，棗花的香氣，也帶着涼森森的甜味。

我抱着殺馬的決心，滿腔却沸騰着愛馬的熱血。民間故事和演義小說，告訴了我們很多名將名馬的英雄奇蹟。馬蹄奔騰，或望風嘶鳴的聲音，甚至於披髮散髮越趨越來的塵土，都會給我一種神奇的感覺和激動。

幼時一個老騎兵告訴我，馬有龍性，在戰場上打出腸子來也不倒架，主人受了重傷，叫起來就走。抗戰後，騎兵團楊經國同志，也常跟我談人與馬在革命戰爭中英勇的故事，是一個極有趣的主题。騎兵團中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一九四一年八月，反「掃蕩」後，有一匹自己歸隊的馬，成天鬧性子，也不吃草。老戰士就預感出有問題來了，因為牠的主人沒有同牠回來。起初還以為跟着可以找到那位戰士的屍首，後來跟着牠找去，在一個高粱地裡果然找到了他，受傷很重，却没有死。

戰士愛馬，也是異乎尋常的。有一回，騎兵團抓住了一位嫌疑犯，因為他偷偷跟隨隊伍走了好幾天。我們以為他是敵人放出來的間諜。抓起來一問，才知道他是回民支隊的騎兵戰士。回支的騎兵隊歸併騎兵團後，因為他是回民，留在回支了。可是他捨不得他的馬，於是他開小差出來找他那匹馬。爲了他那心愛的馬，不但跑了很多冤枉路，而且挨過很多次的

餓。……

出了果樹林子，過一個村莊，便是平闊的麥野了，有一條道溝，直通黃塚。就在這個麥野，前幾天，大「掃蕩」的第二天上午，騎兵團被衝散的三個騎兵，和敵人兩架飛機，周旋了老半天。敵人飛機像瘋狗似的搜尋他們。迫趕他們，發現了他們三個便死叮住不肯放嘴了。交接着圍着他們轉，忿怒的呼聲着，一仰脖下幾個炸彈，一個翅膀，一陣子掃射。可是我們那三位騎兵同志，有時飛奔，有時僵臥，有時舉槍回擊幾下低空飛行的敵機。炸彈是在他們身旁爆炸了，機槍掃射得他們周圍的塵土冒烟泡，然而他們人馬未傷的脫出危險界，衝入了果樹林子。

這場成爲我們在苦難中的興奮劑的小小戰鬪，又已經過去好幾天了。這幾天中間，在這一帶，又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戰鬪，人民和戰士流了多少血。我匆匆的走着，分辨不清是不是錯覺，我彷彿聞見了屍體的血腥臭和流散在空中的炸藥氣味。

黃塚村南口的道溝，已經填平了一節，土還鬆軟，腳登上去陷個坑。紅管藥匣子在村外高台小廟上插着搖擺。牆壁上的抗日標語，却塗改成某某愛護村子樣了。村街道口上，擺着幾張婚喪嫁娶公用的陳舊的長方桌，上邊放着茶壺茶盤。

街裡甚麼動靜也沒有，只是大火後殘存的煙火和燒衣服套子的惡臭，噴得鼻子發酸。我下意識地偷偷躲在背影地里，靜靜聽察遠近的

動靜。聽了一會兒，聽到了在北邊不很遠的地方，有老百姓忽斷忽續、不緊不慢的語聲。這才敢繼續前進。

街當中較好的房子，差不多都燒了，有的還在冒烟。我摸到了那個語聲出處——這是村東頭的小學校，現在却貼着「黃塚村維持會聯合辦事處」的大招牌。我未進之前，尙有人在爭論什麼似的說話。我一邁入大門，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會覺察出我不是本村人來了，都不約而同的停止了話音，靜觀我的動靜，我問村長在不在，一個老頭聲音的立刻回答道：「好幾天沒有影了，死活還不一定呢。」我說傍黑子還見着他了。於是他們又問我認識他本人不，我說認識。黑影子忽然鑽出一個人來招認道：

「呀！怎麼你來了呢？」「你」字說得特別重。

村長以爲我來一定有面授機宜的事，習慣般的要引我到一邊去談。我却性急的問道：

「馬殺了沒有？」

「村里事還一攤泥呢！敵人逼勒的太急，不容喘一喘氣……」

「咱還是先把馬殺了，免得叫敵人弄了去，專門的追趕咱們。」

「行行！他勉強的點點頭：『可是騎兵團的同志，不願意。』」

「騎兵團同志們呢？找來我同他商量。」村長問身旁的人，一個老頭答說，他們回來吃了飯又都到野地裡去了。我要他同我到野

地裡去找，可是他們又說，不知道他們在那塊麥子地裡打游擊。

我想了想，下決心道：

「先宰了再說，以後出了問題，我負責任。反正不能叫敵人弄了去就好。」

村長毫無反應地沉默了。過了半會子，才慢慢說道：

「何必一定要殺了呢？在地裡挖個大洞，堅壁起來不好嗎？」

「好是好，可是什麼時候才能挖得出來？假若今天晚上動員不出人來挖成，明天就沒有把握保存住！」

「今天挖成？」村長苦笑了笑：「就是十天挖成了也算能。沒有叫敵人扒了去的，都跑到老敵佔區裡去了，那裡動員人去呢！」

「這不難了嗎？」我看着他，他又不言語了。過一會兒，我又說：「就是挖成了，你們也不是說過嗎？敵人在野地裡找得更周到……」

「放到地裡，讓牠亂跑去？」他又提議。

「眼下地裡，淨是麥子，又沒有高粱棵，老遠一望就望見了，那不叫人家更容易逮了去？」

「就是逮了去，也得費點勁啊！」

「費點勁還是叫人家逮了去啊！」

村長爭辯不過我了，理短的低下頭。旁邊一個瘦老頭，不服氣的插了嘴：

「同志！把馬宰了給村裡去個禍，又開嘴肉吃，俺們還不願意嗎？可是，同志！這馬是騎兵團的，還有用呢？」他像教訓我。

「我知道是騎兵團的，還有用，我更知道這些馬，都在抗日戰場上賣過命，可是……」

我氣勢凌人的（後來想起來慚愧），又把那一套大道理，講了一遍。最後瘦老頭捻捻嘴唇上那幾根老鼠鬍子，沮喪的低下頭，沉默了。老半天，才慢慢說道：

「宰就宰嘛，上級的眼光，總比咱們莊稼人看的亮些。」氣中有些不滿意。

村長叫他找屠戶來。他去後過了老半天才回來。回來了，懶洋洋的說：「沒有找到。」

我着了急，說找刀子來咱們自己下手！

細長明亮的宰豬刀子找來了。村長立刻領着我到「堅壁」那十八匹戰馬的村東北角的破廟裡去。

一進廟門，那些戰馬，好像孤兒望見親人，一腔子冤屈，要一口吐出來般的，熱情地吼吼起來。我立刻混身打了個寒戰，痛苦地矛盾地流出了眼淚。我那拿刀子的手抖索起來了。

我沒有力量動一動刀子。村長。在黑暗中沉沈默着，似乎在看我的勇氣，見我始終呆在地站着不動，問道：

「殺不殺呢？」

我仍然乘著勁回答了個「殺！」可是他也發呆地不動。我又問他：

「殺不殺呢？」

「殺不殺呢？」

可是我們誰也不動一動，也不去想如何進行宰殺的辦法。

所幸方才尋找的那個屠戶却來到了。他習慣這種行爲。他帶來了繩索。一來問就我宰那一個，我提了一口氣才狠狠地回答道：「個個都宰。」回答之後，却急忙往廟門外躲開，好似自己犯了什麼罪過般的。

我剛一邁過門閘，迎面來了幾個村民。他們進了門，一見屠戶拉出馬來，細綁起來正要擡倒哇，立刻加快幾步就過去。屠戶細綁起來的是一匹小青馬，村民上前托住腮膀，扳開嘴唇看了看牙口，惋惜地說道：

「這一匹才兩牙，不該殺！」

「人家他，上級叫個個都宰了！」黑胖子屠戶，對畜類彷彿沒有絲毫的惻隱之心。

「先宰別的不一樣嗎？」旁邊一個亂蓬蓬子的老頭，封建家長似的一瞪眼吹了他幾句。

屠戶彷彿懼怕他，立刻依從了他，放開了這個，又去拉另外一匹。

第二匹是藏紅色的，被從馬群裡拉出來。一個獨眼老頭說是「客」馬，瘦老頭立刻說肚子挺大，許有了馬駒了。另一個鬍鬚子很自負地上去用手摸那馬的肚子，隨即肯定地說道：

「有了，三個月。」瘦老頭嘔嘔嘴，用着惋惜的口氣向我說：「一糟場娘兒倆，可不應該！」

我還沒有回答，他們又拉出了第三匹。第三匹白的像銀子，腿腳長的也好，老鄉們你一句他一語的，最後仍然認爲應該留着。第四匹挺老實，一見人來拉就貼過去。老頭們又動了憐憫的心情，覺得即使要殺也不能捱頭一刀。第五匹牙都磨平了，敵人不肯再要，可以留着莊稼主用。第六匹混身茸黑，像羊羔皮，可是四

隻蹄腕色白，別號「雪裡站」，肚皮下邊和大腿上受了炸彈皮的迸炸，更不應該殺了。——因爲打仗受傷，有功之臣了，應該尊重。第七匹……第八匹……

廟門一響，忽然，進來一個大踏步走來的青年楞小伙子。他一邁門沿就大罵屠戶侯二是漢奸。他那口吻吓了我一怔，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他指着屠戶憤憤地說：他趁着敵人正瘋狂，想發筆橫財，我說：殺馬是我叫他來殺的，他不假思索地即斷定我是受了他的騙了。他說：年上騎兵團死了匹青馬，他剝了，甚麼都味起了，有人疑感那馬這許是他下的毒藥呢。『放屁！』屠戶也急了，『那青馬是長骨眼死的！』

『可是你剝了那馬，連皮帶肉你沒有都撈起來嗎？』

『騎兵團開情況開走了，沒有顧得……』

『又開回來了呢？……』

我打斷他們的爭吵，說：這些都不關我們今天宰馬的事，他忽又賣排起他從小就常住姥姥家，姥姥家是饒陽城東，二十八年滹沱河發大水，沖壞了村子，他姥姥家的人，成年在外邊要飯吃，年上騎兵團去了，給他們開荒地種麥子，他也跟着去了，給他姥姥家幫忙；他還和一個騎兵團戰士宋有子拜了把子。和騎兵團的馬團長說過話。

『騎兵團是我們的子弟兵，』他越說越得意，嘴裡不斷噴出了唾沫：『騎兵團的馬，我

更待見，可殺不得！他們都把馬托付給我，你們可別受了漢奸特務的欺騙……』他越說越自負。

我平心靜氣地給他解釋。他却聽不進去，他一口咬定那屠戶是漢奸落後分子。他和他仇恨大啦！我說了老半天，他的氣餒好像是平下去了，我也以爲我已經把他說服了，可是他一再身說道：

『反正這些馬，從我這地方，就一個也不能殺！』

屠戶插着腰生氣了，要我把這混小子趕開。標傢伙一聽，罵他混，馬上火啦！攔上去就要打架。屠戶也不肯退讓，也要上去拚命。村裡老頭好像看慣了他們倆的爭吵打罵了，誰也不去勸拉。我怕他們真打起來，趕快上前去拉，這時那個瘦小的老頭，嘴裡叼着旱煙袋，不慌不忙地在一旁向村長獻計道：

『儘裡邊的那一匹是洋馬，宰了牠！』

『好！好！』村人們連聲叫好。連那個跟屠戶打架的楞小伙子，也轉回身來大嚷：『好！好！洋馬，宰了牠！』並且親切地向屠戶打招呼：『侯二，趕快過來，我帶着你宰了這洋馬！』

我心里暗暗發笑了。這楞小伙子真是粗魯直爽！

屠戶和楞小伙子，真的和解了，立刻一同到馬羣裡把儘裡邊那匹洋馬拉了出來。這匹洋馬鬃紅色，個子雖然高，却極其馴服。然而村

人們對牠却像對於敵寇似的，小心翼翼地才敢接近牠，而且帶着非常謹慎的警惕心。

楞小伙子幫着屠戶，用繩索很悽地就把洋馬前後腿綁起，並且擡倒了。屠戶用大腿把馬頭壓住，從我手裏要過宰豬刀子去，在右褲腿上沾了幾下子，左手摸了摸氣喘眼上的毛，正要伸刀子抹脖時，三個騎兵團的戰士，突然到了。

洋馬以及那些中國馬，一見他們三個進來了，立刻哀求地仰着頭叫個不住。那叫聲中充滿了悲哀和渴望。

騎兵團的戰士們，披着破爛的老百姓衣裳，晒得又黑又瘦，雖在夜間，臉上的汗齷，眼尖，和憔悴的肉皮，也看得清清楚楚。

『幹甚麼，這是！』

他們氣勢汹汹，好像預先知道了，一進廟門，又看見洋馬倒在地上屠戶舉着刀子，急得連聲音都變了。

又黑又胖，滿臉橫紋的屠戶，將明晃晃的刀子慢慢縮回來，却不耐煩地回答道：

『宰了吃肉。』

『甚麼？宰了吃肉！』

其中一個五大三粗，語音陰聲喘氣的戰士，怒氣衝天地回問了一聲，混身上下使着橫勁，要跟誰拚一下子般的，拿起繩索的活繩頭，用猛力就是一拉。繩索立刻一連貫地鬆開了，洋馬四肢一伸，又一拳站了起來，嘖嘖噴了一口大氣，這戰士也出了一口大氣，用手掌打掃

馬身上的泥土，用白眼珠子翻了大伙一眼問道：「憑甚麼？」又把繩往懷裡一拉，拳頭一撥，彷彿對方回答不上來，就頓飽以老拳般的。

「憑甚麼？」主張先宰洋馬的原提案人，那個瘦小的搬着兩輪老鼠轎子的老頭，抓住繩又往回一奪，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日本馬，敵人，宰了牠解恨！」越說越倔強起來。老頭並且怒氣上升，用他那兩個小眼睛瞪着那個五大三粗的戰士，彷彿在質問他：「我們殺的是敵人，難道你還有理由說不應該嗎？」

這個五大三粗的騎兵戰士，當時被這位理直氣壯的瘦小老頭質問住了。他用力嚥了口唾沫，氣鼓鼓的發起楞來了。

屠戶恢復了有理的神氣，用冷嘲的微笑，看那戰士。但是那楞小伙子，却看看那騎兵戰士，看看瘦小老頭，又看看我，默默地直眨眼睛，好像沒了主意的。

「你說個個可不行！」五大三粗的戰士，悶了一會兒，忽然一嚥唾沫答道：「洋馬是敵人，可是八路軍優待俘虜，再一說，參加抗戰了，在騎兵團一年多了，就算是……，就算是……」

「對啊！對啊！」那楞小子又興奮起來了，跳着腳才嚷呢。

他們那種樸素的說法，真叫我暗暗發笑，但是他們那種單純的真摯的感情，却深深的打動了我。於是我上前加以解答道：

「同志！你們說的很對，可是我們並不是因為牠是日本洋馬，才要殺牠。這十八匹馬，我們要統統殺死！」

「甚麼？」對於騎兵團他們三個，那簡直是個晴天霹靂。

我向他們解說武器與其敵人得去，不如自己先毀掉，這一次「掃蕩」，不像過去似的幾天可以結束的……

其中那個瘦小精悍的戰士，來了不會說話，安靜地聽着我對於情況的分析，默默地想了會兒，忽然插嘴問道：

「怎麼樣？這次「掃蕩」，不能很快地結束嗎？」

他的疑問，使我同樣也感到壓迫。我咽了口唾沫，平服了一下跳躍的心臟，用沉重的口氣，慢慢地回答道：

「我雖然也沒有接到上級的指示，可是根據敵人兵力的配備，和各種佈置，修公路、修崗樓、挖封鎖線……，所以我估計敵人這次一定要和大清河以北一樣，長期蠶食下去，並且還要一步比一步地殘酷下去……」

「難道我們不能牽牽着我們的馬回騎兵團了嗎？」

五大三粗的戰士，驕聲噱氣地問了一句，惹的那第三個約有十七八歲的，天真的，語聲還帶有童音的青年騎兵戰士，突然放聲大哭起來。他這一放聲哭，傳染得誰也忍耐不住了。我竭力抑制着我的感情，過了很久才漸漸

冷靜了下去。除了屠戶臉上，好似毫不動感情，所有騎兵戰士和村民們，都流出了眼淚，而那個楞小伙子，更是同那青年戰士一樣，放聲大哭了。

我們誰也不再想到殺馬的事，我們其實和戰馬一樣，是一羣堅持抗戰到底，待命出發的，而又同病相憐的戰友。我們的人民，多麼愛我們的戰士和戰馬，而我們的戰士和戰馬，又多互相愛護！

我們由嗚咽變爲默默悲痛了。後來那個瘦小精悍的戰士，忽然用着濕潤的眼神向我們打量起來了。他的臉盤和他的體格比攏起來，並不算小，可是挺瘦挺乾巴。他那緊緊縮小的眼睛，潮潤潤的放射出了對我疑懼不安的光芒來。

「對不起，同志！」他突然乾笑一下，又嚴肅地用着沉濁的語聲問我道：「我還沒有問，你是那一部份的？」

我一看他這種神氣，就猜出是因爲我對冀中新形勢的估計不合他的心思，於是他懷疑起我來了。我便解釋道：

「我對我是那一部份的，也不是爲憑，我可是跟你們主任楊經國同志是同學，挺熱……」

「怎麼？」天真的帶有童音的青年戰士，爽直的答道：「你跟我們楊主任很熟，可是他已經犧牲了！」

「甚麼？」我大吃一驚吸了口冷氣：「他已經犧牲了？」

楊經國同志是我們西安東城門樓上東北軍學生隊的同學。(他那時叫楊耀生，貴州人)抗戰後，又同在冀中平原上開展游擊戰爭。他愛詩，他的詩代表着他那瀟灑、樸素、奔放、奇突的熱情和風度。一九四一年秋，我們在深澤馬立村開代表大會，他們騎兵團在饒陽東開了荒回來，也駐紮在這個村裡。我同孫犁同志找到他，說了幾句闊別話，和冀中文藝活動後，他立刻從一個日本背包裡，拿出他新作的詩稿，來叫我們看。這首詩的標題，就吸引了我們——

我們是來自民間的子弟兵
我們是來自民間的戰馬

背景就是他們剛完成的開荒工作——饒陽城東滹沱河沿岸，自一九三九年大水災後，就一直荒着。今秋騎兵團奉了軍區的命令，去替老百姓們開荒種麥子，來自民間又暫時回到民間的八路軍戰士戰馬，立刻變成了勤勞的農民和耕馬。

我展開鋼筆寫的原稿，讀了幾節，饒陽城東那一片廣漠的荒蕪的河灘地，以及被淹沒的淒涼的殘屋破院，流離失所的災民，同時呈現在眼前，但是在這廣漠荒涼的大河灘上出現了成千的穿着綠軍裝的，手扶犁耙的，「來自民間的子弟兵」和「來自民間的戰馬」得啊嚶嚶的嗚喝着，有時間雜幾聲軍歌和流行的抗日小調。微笑和緊張的光芒，像初春的太陽。說工作一齊工作，說休息一同休息，號聲從滹沱河

上一個殘破的木桶上廣播出來，吹號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娃娃兵。喇叭柄上垂帶着一塊通紅的綉子穗頭。

我回想到這裡，他那淳樸深湛的氣質，騎兵團和冀中人民的深厚關係，仍在滲透了我；他在談戰爭談寫詩時，從他那明亮的眸子裡放射出來的光芒，從他那南腔北調的口音中所噴放出來的熱氣，都像仍在放光，仍在吹拂着我的臉。可是怎麼，他已經犧牲了？我們永遠不能再聚在一塊談戰爭談詩了！

「昨天他才犧牲的！」青年戰士傷心地添加道。

「昨天才犧牲？」我更一驚異，我若早一天來這裡，一定能見到他！

就在這村南麥地裡，他一舉手指了指：「敵人清早搜窺發現了我們，我們雖然把馬都一堅壁」在村子裡了，可是楊主任還穿着一條軍裝褲子，他長的又白，漢奸就追趕他，他拿盒子打了幾槍，敵人大隊就包圍上去了……他的童音也發沙了。他繼續說不下去了，我也只是提着一口氣。他忽然咳嗽嘆息了一下，接着說道：「邊上的這匹雪里站小馬，就是他的馬，也受傷了……」

我朝那隻馬裡邊望過去。楊經國同志那匹小馬馬方才我看見過，牠和牠們雜亂地擠在一起，時時抬頭看我們一會，用尾巴向傷口處揮舞幾下，好像有什麼痛苦期待解脫似的。我想過去看一看牠的傷口，却始終沒有動一動。

村長和村中老頭們，往一邊去，哪念明天應付敵人的辦法去了，楞小伙子依着門扇呼呼大睡著。獨獨那個屠戶，雙手抱着肩，用斜眼瞟着我，好像等得非驚不耐煩了。馬吃草和蹄子登地的聲音，單調而令人沉悶，廟外邊的曠野，靜得森人。

「喔……喔！」在村當中忽然傳來了一聲報曉的鷄鳴。

我大吃一驚，仰頭望望天色：「敵人要出動了！」於是我趕快向騎兵團同志們，介紹了一下利用敵人對老敵佔區疏忽，可以暫時隱蔽的經驗，便轉到處理這十八匹戰馬的事。最後，徵求他們的意見道：

「你們覺着怎樣？是不是殺了比叫敵人弄去用好？」

「話是那麼說。」

「不光說，立刻就做得。天一亮，就是人家的天下了。」

他們又痛苦的沉默起來了。

「你們沒有意見，我們可就立刻下刀子了。殺了牠也不能叫敵人弄去！」

他們仍然不言語。我叫過村長來，叫他負責督促着，無論如何也要在黎明之前把這十八匹戰馬統統殺死，剝不剝不要緊。村長連連點頭說好，可是有些心不在焉。屠戶又露出喜容，搶着答應道：「這事交付我吧！只要你說一句痛快話，我準能辦到。我又向村長和騎兵戰士們動員解釋了一番，才轉身告別往外走。」

一九四三年五月草子深雨



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計劃經濟」

瓦爾加作
王子野譯

本文是作者近著「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的變化」內的一章，戰一九四五年九月份「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譯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改良主義者極力讚揚當時生活資料「平均」分配的戰時經濟；他們認為這種戰時經濟是很大的「社會的進步」，並稱之為「戰時社會主義」。列寧揭穿了這個騙局，擊碎了「戰時社會主義底胡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戰時社會主義」一語已很少有人用了。

蘇聯經濟在戰前期底大的勝利使得計劃經濟底概念家喻戶曉。當不可能簡單否認蘇聯經濟之成功的時候，反動集團於是就熱心地宣稱它是計劃經濟的結果，好像這種計劃經濟與我國經濟底社會主義性質毫不相干似的。差不多在一切國家裡都擬訂了「四年計劃」，「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這些計劃或者根本沒有實行，或者像在德國一樣，由於「四年計劃」而把經濟轉入戰爭的軌道。

在這次戰爭中蘇聯經濟的優越性一望而知。
「……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基礎比之敵對國家的經濟具有不能比較的生存力。」（斯大林）

因此，計劃經濟的概念更加深入勞動羣衆之中。正因為如此，國外某些經濟學家企圖稱經濟的戰時調整為「計劃經濟」，這當然是絕對不正確的。

在資本主義的戰時經濟中必須預先計劃陸軍、海軍、空軍在相當長

時期內的需要。因為戰爭，如我們所指出，將占去經常生產的一大半，因此，爲了一開始就有可能滿足軍隊的需要，對未來生產的一大部份必須預先加以調整。假如一切生產因素——生產手段，原料，勞動力，各種運輸工具——有着無窮的數量，那麼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的活動只要及時給企業下達命令就行了。可是這種情況並不存在。因此國家就不得不存貯相當部份的生產因素以備戰時生產，增加數量不足的商品的生產，並限制其消費，首先是國內居民的消費，除了生產手段以外，生產國內需用品的工業企業之消費也同樣加以限制。爲達此目的就必須由國家來分配原料，勞動力和運輸工具。

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有計劃」干涉的程度首先取決於每一交戰國之資源與戰爭需要之適應程度如何^①；此外，也還決定於歷史的條件。「戰時經濟之調整」在德國達到了最高程度，由於戰爭潛在力的許多因素和戰爭需要的規模比較之下相差太遠，因此德國老早就有國家干涉經濟的歷史傳統，使經濟隸屬於國家政權。

戰爭的巨大需要和交戰國現存資源的有限因而引起相當長的時期內實行調整政策和計劃政策體系的產生。可是這種體系與我國的計劃經濟根本不同。原則的分歧就在於：

(1) 「計劃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建立，因為它與生產關係是矛盾的，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手段的私有。在這些國家裡的調

整政策不是別的，不過是一種由戰爭所引起的外在強制的體系而已。

我國的計劃經濟與生產關係處於完全適合的態度中，生產手段的社會所有是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這裡不是外在的強制，而是我國經濟之內在的調整原則，這原則不論在戰時也好，在平時也好，都起着相同的作用。

(2)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調整」是一種非常現象，由戰爭而引起並且只是為了應付戰爭的時期。而我國的計劃經濟却是我國社會制度之經常的內在的部份。我國的計劃經濟在戰時亦如在平時一樣，只是被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各種形式，其分配等等是適應於戰爭需要來進行的。

(3) 資本主義之下的戰時「調整」只包括那些直接間接滿足軍隊需要的經濟因素；而其餘的經濟領域則整個地繼續保留着無計劃性。

我國的計劃不僅及於整個經濟部門，而且在訓練各種幹部，人口的分配，文化機關的工作等等都是按計劃進行的。

(4) 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德國除外，因為它在開始侵略以前老早就把自己的經濟轉入戰爭的軌道）國家的調整機關是在戰時設立的，帶着臨時的性質。

而我國則存在着二十多年的中央的和地方的計劃經濟機關，遍設全國。這些機關在戰時仍然繼續執行自己的任務。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執行戰時經濟計劃的機關在其成份中除了職業官吏之外還包括了——按照這些國家現存的社會構成——各種社會階層的組織的代表：企業家（首先是大的獨占的代表），工人，「消費者」（在德國的這些組織內真正的工人和消費者的代表是沒有的）。這就是意味着各種各樣的矛盾，它存在於各階級與階層之間，獨佔者與非獨佔者之間，企業家與工人之間，企業家與消費者之間，將反映於這些「計劃」機關裡面而使其工作發生困難，使其管理矛盾百出。

在蘇聯只存在兩個彼此友愛的階級，因而造成了我國經濟的計劃機關可以按照計劃而避免一切磨擦去進行工作，戰時也是如此。

由以上所述可得出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經濟「計劃」的一切缺點。

在那裡即在戰時生產手段仍然是私有財產，而資本主義的企業繼續為抽取利潤而進行商品生產；甚至美國和英國在戰時所建立的新工廠，它是國家的財產，也讓渡給私人企業家去進行剝削。

企業的利潤是在於吸取盡可能高的利潤，而國家則力圖使生產和消費最高限度為戰爭服務，因此兩者經常處於矛盾之中。大企業家在戰時一般地對於國家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對於戰爭經濟機構的活動保有決定的影響，他們堅決參加這些機構的領導，要在實際上對它們起領導作用。整個的利潤是要使國家在戰爭中成為勝利者；但這些大企業家的局部的利益則驅使他們極力想從戰爭中吸取盡可能高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計劃領導便不可能了。

由國家所代表的動員資源從事戰爭的利益與各個大企業渴求高度利潤，兩者之間的矛盾在美國表現得最明顯。與法西斯國家不同，在這裡這一矛盾已成為新聞紙公開難的對象，即在戰時亦是如此。

雖然有着從戰爭中吸取高利潤的遠景，美國的企业家仍不肯投資於有重要意義的企業的建設，例如飛機、坦克、橡皮、商船、鉛的生產等等部門。儘管有高額的戰爭利潤，他們總是害怕戰爭中途停止就會得不償失，並且預見到戰爭結束以後這些工廠對於和平生產將是不必要的和過剩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一直到戰前美國工業的主要資本只有部份被利用。企業家迫使國家投資於戰時工廠建設達一百六十億美元，而且工廠大都是由資本家用國家的資本建立的，然後轉讓於資本家去進行剝削。

在戰時美國如何無計劃利用生產力可以由以下事實證明：一方面是現有的老的汽車工廠陷於停頓狀態，而同時又用國家資本為大汽車公司建立了新的工廠。

大企業家的局部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可以明顯地從戰時福特公司的活動上看出來。

「雖然政府支出六千六百萬美元用於建築「維納·倫」工廠及其高度專門的設備，而福特公司仍有可能依已意活動。這「已意」同時又包括着以下的意義：在離基本的勞動力來源地——底特律，三十里之處設

立工廠建築；僱用待動員的絕大多數的白人男工參加工作；完全蔑視保證工人宿舍的義務並竭力反對政府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最後，採用老式的和不變的生產方法，這種生產方法阻滯生產和使經常必須的小的機構的改變發生困難。而現代戰爭則要求作這樣的改變。福特公司爲了戰後的需要打算建立了一個生產國內貨運飛機的理想工廠。「戰爭一結束——亨利·福特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對新聞採訪者說——我應保留着我們所建立的工廠建築並出產大批的飛機。」②

從克萊士勒公司的活動上也可看出同樣的情形。
「克萊士勒公司比之其餘的許多汽車公司更大規模地竭力以政府所設立的新工廠的工作和生產與平時生產品很少區別的汽車來限制自己的戰爭活動。」

一方面在克萊勒企業仍有許多廠（萊勒）的廠地尚未被利用，同時政府又在芝加哥爲萊勒企業建立了——多喬號——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之一，那工廠將生產「拉特型」飛機。「……戰後這個大工廠將怎麼辦呢？」——我問克萊勒公司的代表。登一聲肩膀，「對於汽車工業一點好處也沒有，」——他說。

克萊勒特別起勁反對把它的企業轉入戰時軌道，顯然是由於考慮到經濟利益所引起的結果。克萊勒比之喬熱拉爾·馬托十或福特更加念念不忘於保持戰後的競爭力。由於缺乏兩大敵手所握有的那樣巨大的財政基金和在汽車生產上佔了第二位（就生產規模來說它並不比福特落後多少），克萊勒力圖限制自己的戰時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準備戰後的汽車生產比它任何一個競爭者既快速而又更低廉。」③

詳細的例証在何生產部門中都可找出。以個人私有生產手段爲基礎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計劃經濟的。
如欲把農業經濟也放在調整的體系之內更加難以辦到。其原因就在每一國家都有好幾百萬「獨立的」農業企業。而農民土地所有的細分使事情愈益複雜。一個德國法西斯的雜誌寫道：
「假如四摩爾根（古代德國的土地面積單位——譯者註）的領地分割爲七十二個短段，或者假如在領地的面積爲三十公頃時，它的分散將

引起這樣的情況，就是爲頭過一百六十二小段和在每小段巡行一週，就算一年一次，也必須要走二百零六公里的路程，那麼在和平時期這種分界已土地所有的基礎上要提高收穫很少可能。假如在和平時期這種分界已是農業經濟進步和現代化的嚴重阻障，那麼在戰時其爲害更不堪想像。分割地的分散與最合理地使用勞動力、耕畜、肥料等等是不兩立的。怎麼能把外國工人固定在一個地段裡呢？因爲野外的監視甚難，識別各段之間的地界。這裡又怎麼能進行必要的監督呢？」

把小手工業企業組織在戰時經濟的「計劃」組成中困難尤多；其實施之法是把小手工業者轉成附庸，使之爲零件的軍火商的大商行服務，或者乾脆吞併他們（特別是在德國）。

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調整帶着臨時的性質，而且只能行之於戰時，因此戰爭伊始這些國家還沒有已準備就緒的用以計劃戰時經濟的組織（只有德國在戰前就已奠定了戰時經濟組織的基礎）。在戰爭過程中隨着某些必需的供給軍隊消耗的因素越來越不足，因而不得不設立各種必要的機構。這些機構的職權是糾纏不清的；於是高級組織就層出不窮，以期平衡它們的活動並調協彼此之間因爭權奪利而生的摩擦。可是就是這些高級組織也經常是職權糾纏不清的，真正的混亂代替了正確組織的體系。

被讚揚爲「模範」組織的國家——德國可以作爲例證。

德國經濟的「調整」目的在於把它的轉入戰時軌道。希特勒一爬上政權就立即着手。一九三四年「調整」的任務委任給以芬克爲首的經濟部去進行。一九三六年戈林被委爲準備戰爭的「四年計劃」執行部的首腦；對經濟部來說，這組織是最高的了。然而實際上這兩個機關却平行進行工作，只要拿他們所頒佈的命令一加比較就可了然。從一九四〇年起又設立第三個組織，擔任「調整」全國的經濟生活，這就是武裝軍火部。隨軍事與經濟情況的尖銳化，這一組織愈加重要；從一九四三年秋季開始所有戰時經濟組織的活動的平衡都由武裝軍火部任之，該部以斯培爾爲首腦，經濟部的任務則限於以工業商品供給國內居民。既然後一個部在命令上規定了不管理軍隊，其職權之微小可想而知。斯培爾形式上總

屬於戈林。第四個戰爭組織專管被佔領國家的掠奪。

此外還有許多組織，以自己的活動而侵佔了各個工業部門，事實上形成了卡德爾，掌握着國家的強制手段。「帝國煤炭聯合」，「帝國鋼鐵聯合」等等皆屬之。他們有權封閉各個企業，自由分配半製的材料。這樣一來，工業的統制權就完全全轉入各相應工業部門的大的獨占者之手。

除了各別工業部門的這些組織之外還有其他的組織，這些組織可以決定整個帝國內關乎一切生產部門的各種共同性的問題：比如評定物價和統制物價局，原料供給管理局，電力管理局，「帝國勞動局」等等。這許多名目繁多的組織，其職權界限並未嚴格劃分而且常常彼此糾纏不清。

一切都以真正德國的「鐵密」加以確實的計算，加以組織，加以統一。常常是彼此矛盾的命令像雪片似紛紛落在每一企業的身上。甚至法西斯的報紙也不得不起來反對這種「非法的組織」；然而，這種反對是得不到結果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在「德意志綜合評論」上刊載了莫德蘇士的一篇論文，在該文內作者寫道：

「目前你別想找出任何沒有被調整的東西。勞動力和原料是在被調整之列，資本和旅行團是在被調整之列，消費和一般地一切人們的活動也在被調整之列。權威人士反復申說，一大堆的職務名單和紙的波動、法令、攤派、許可令、禁止令等等的混亂既不是我們的經濟世界觀，也不是我們的理想，而在當前我們所關心的乃是戰爭所引起的種種措施，這是應當廢止的，只要有可能，愈快愈好。」

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帝國」週刊登載了赫士·斯瓦茲·王·貝克的一篇論文，在該文內寫道：

「在德國我們有組織的熱情，這是真正的民族的災難。我們有兩句話可以說明這個。一句是：包辦一切，另一句是：墨守陳規。在這後面隱藏着賭徒將軍和收稅貴族對於政權的慾求，隱藏着理性的限制，不讓他們能管理生活，最好他們把每一個釣魚者記入手冊中而指示他，他用

作餌的虫應當有好長。當坐在書桌旁和電話機旁辦理大的經濟事業的時候，在那後面隱藏着某一更加嚴重的東西。這並沒有危險的，便利的獲得方法，但同時這對於命令的執行又是一種更難，一種障礙，在戰時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在每一離開了工廠的鋼板與諸般發射的每一發砲彈之間豎起了一座沙沙作響的紙山……同樣，國家機關和管理機關始終是任務繁重的，並且有兩三層的隸屬關係。」

歸根結底，在交戰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組織的調整雖也多少保證了軍隊的供給，但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舊的不平衡上又增加了戰時的新不平衡。比如在美國，大家都知道，國家創建了許多鋁工廠，按計劃其生產力約為五十萬噸；但即在一九四三年就已露出鋁的生產過剩，有十七家鋁工廠宣告倒閉。

美國在戰時工作機的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在戰爭幾年中間美國大約出產了一百萬架新的工作機。於是就發生生產過剩：在一九四三年即已減縮出產約達企業生產力三分之一。美國的戰時勞動局長馬克納特正確地指出，以工作機無限度的供給工業等於無計劃的浪費，因為同時大多數戰爭工業企業只行一次輪班制的工作。假如工作按兩次三次輪班制組織起來，換句話說，假如現有的工作機更加緊張些加以利用，那麼廢新生產的大部份工作機就都是過剩的。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在民主的交戰國內各種生產因素中最感缺乏的毫無疑問乃是海運的噸數。因此可以這樣假定：現有的噸數已被完全控制而按計劃用以應付戰爭的需要。可是，只用一些個別的，人所共知的偶然因素來證明這個，事情顯然還遠非如此。

一九四〇年在噸數缺乏最嚴重的時期，英國國會某議員在下院報告說，某英船完成了非洲的航行之後，回到蘇彝士只裝了一半的貨；而在歸返英國的途中則完全沒有裝貨。船沿放了一千噸砂作為壓艙物；這些砂就遺留在地作了一個環球的平面旅行。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的「紐約時報」上刊載了以下關於六艘被遺忘在薩爾曼斯克的美國船的故事：

「華盛頓，九月九日。本日戰時商船管理報告」被遺忘的航船隊」的經過，此船隊在俄羅斯北岸的冰洋上滯留八個月之久。一九四三年一月有六艘船隻，滿載食糧與軍用器材從紐約出發，奉命前去併入駛向摩爾曼斯克的其他十八艘聯合運輸船。經兩月途程，歷盡風暴的威脅和遭文（在挪威海岸）德國的空襲，終於抵達目的地。船員登岸，冀圖編組航船隊而行歸航。可是到這些被遺忘的船隻編成船隊回美時已經過整整八個月。」

在戰時調整的最薄弱的一面是勞動力的分配。在這上面不但犯了嚴重的錯誤，並且，一點不用驚奇，還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覆轍。

不論在德國也好，在英國也好，在實行總動員時都沒有充分估計到煤工業對勞動力的迫切需要。立刻就暴露出：由於礦工的不足，特別是熱練工人的不足，致使煤產額縮減。因此在德國和在英國都實行過部份坑工的復員。更有進者，他們都沒有充分注意日漸增加的補替問題：就是說，用誰去替換生病和死亡的工人。在到處都痛感工人缺乏的情形之下，在學校畢業的青年中間決不能找到足夠數目願意獻身於礦工的危險職業的志願者。因此甚至在英國，爲了把必要數目的一部份青年驅入礦山工業，當局竟出以強制。在德國，希特勒想強迫那些從烏克蘭和其他臨時被佔領國強暴地驅趕來的礦工去到德國西部，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礦穴中工作；可是，不用說，這種強制的勞動效果是極其微弱的。

關於一九四二年妨害美國合理使用工人的障礙，使用勞動力戰時委員會主席馬克納特作過如下的說明④：

「六百萬個黑人工人沒有依照他們的熱練程度加以利用。工資的差別待遇防碍十萬個黑人工人的動員。放着當地現有的黑人工人不僱用，廠家却到老遠的地區去招募白人工人。本國東部某城的九個軍事工廠，其工人名額從一九四一年一月份的五二、四九四名增加到九月份的七一、一六九名。在這期間有一萬名當地的黑人工人沒有工作做。並且房租急遽上漲。運送也是過量的。工人住客（白人）因無住室和感受剝削之苦而丟掉工作轉徙他方。」

馬克納特又列舉了其他類似的妨碍充分使用現有勞動力的障礙：這

就是企業家不願僱用婦女，殘廢者或年齡較老的工人。

勞動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結果，許多財富就只好白白糟蹋。比如，在加利福利亞每天糟廢製糖的甜菜根達四百萬英斤。在阿里松甜瓜還沒有收穫一半就棄棄於地，讓它腐爛。

勞動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更加强了各生產部門勞動工資率之間的差別。飛機工業工人一九四二年的週工資是四十六美元。造船業是五十三美元，坑工業只有三十七美元。因此採礦工業的工人紛紛湧向工資較高的部門；然而生鏽的產額對於戰時工業是異常重要的。比如，銅礦公司「阿納康德」在戰爭的開始五個月失去了一千個工人，而在這期間他們新招的工人只四百人。在一九四二年的六月，銅的產額降低了百分之五十⑤；在這同一時期政府却在南美以高價收買銅。

國家的整個利益與企業家的局部利益之間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於價格的調整上面。在幾個大的交戰國家裡，被國家所調整的商品的價格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少提高。

關於美國國家統制價格的意義在一種接近工人階級的刊物內說道：「價格的統制產生以下的有益結果：國家政府在價格上節省了約八百九十億美元，就是說這個總數額大約相等於國內消費者所獲得的全部商品及由它在過去一年所提供的全部勞務的價值。從以上總額內約有六百七十億被國家節省下來用於進行武裝的計劃。消費者到一九四三年底在購買商品上也節約了約二百二十億美元。」可是，應當指出，官定的硬性的價格常常漏洞百出。商品愈不足，即被國家所調整和配給的商品的價格與自由市場或黑市上存在的商品的價格之間的背離亦愈大。有些商品，其性質不能訂出一定的標準，政府便無法規定硬性的價格。地所，房屋，藝術作品，古董的刺繡，古董的搜集等等均屬之。對戰爭經濟不需要的過剩的貨幣形式的資本紛紛湧向同種類的商品，特別是在發生通貨膨脹威脅的場合。⑥因此一切商品的價格就飛速上漲。

因爲硬性的價格只能施行於新的商品，因爲流通中的商品的價格不在調整之列，於是發生了以下的怪現象：現在售出的老商品比較早賣

出的同種新商品更貴。舊的汽車，當它是新的時候值一千元，經過兩年，到一九四四年，可以取價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美元售給商行，商行又可很容易地從它身上賺得二百美元^①。同樣，舊的冷藏器在美國戰時比在以前新的時候更貴。

要說明美國所存在的評價政策的無計劃，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四四年冬天在紐約所進行的「雞蛋戰爭」。國家規定了雞蛋的最高價格。雞蛋在這一年是很多的，並且這種商品在紐約也存了不少。然而商人却頑強地抬高價格。有鑒於此，紐約市長拉格第亞號召城市居民不要買雞蛋，除非商人降低價格^②。

這些例子以及其他類似的例子說明了雖然國家干涉價格的訂定，可是戰時仍然繼續統治着以前的無政府狀態。

除了美國，英國以及與美英在貨幣關係上形成一個整體的國家以外，到處都開始了通貨膨脹，或者在戰時即已開始，或者在戰後開始。這一事實就是調整價格和通貨破產的鐵証。

國家調整價格和高額的所得稅，其目的在於阻止戰時利潤的高漲。可是，正如杜魯門主席領導之下作成的參院委員會的報告所示，達到這個目的並未成功。並且，由於經過所謂「重開談判委員會」而和大軍火商人磋商的結果，國家抽取了幾十億的戰時利潤稅。只有一種企業，聯合飛機製造社，「自願」繳給國家二億八千六百萬美元算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的超額利潤。

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企業的領導者極力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匿一部份利潤，逃避課稅，並且把它用在私人消費上面。在一種美國雜誌裡，這並不是什麼急進的刊物（「豎琴師雜誌」），我們讀到：

「聽說在我國最豪華的住宅所舉行的濶氣宴會，用在吃、喝，室內裝飾和僱請樂師的費用，令人咋舌。在這樣的一個宴會上，每一個被邀請的太太都要獻給她一朵價值十美元的紅蘭花，或價值二十五美元的白蘭花；在另外一個宴會上，僅僅僱用樂師一項就要開支七百美元。我國某大城市的一個著名的旅館老闆會告訴我，在他的華廈裡耗費在酒精飲

料上的總額就比幾年前最荒唐的腦筋所能想到的還有過無不及。「在這種的天花板就是天空本身，」他說。所有這些錢的來源顯然是：「來自公司方面」，或者「由國家支付」。據說有些公司包占了豪華住宅和普爾門列車（一種有臥室的列車——譯者註），這些住宅和列車在必要時是由它們的執行機關享用的；而在其餘的時間則空關着沒有任何用途。

「在現下的課稅情況下，一切都由國家開支。」
常常有這樣的場合：一個與酒精工業沒有關係的公司常常在手邊存貯幾百箱的酒精飲料，以備組織宴會和招待會之需。要想準確說出自前到底有好多錢流入了我們的華廈和夜會，流入了佛羅里達避稅地和流入了吸血鬼似的劇場主用各種方法來誘騙工業公司在娛樂上的資金的金庫，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應當說這個來源的比重是相當可觀的^③。

生產手段私有的這種情況常常引國家調整到非法的崩潰。

在德國，國家想把一切形式的經濟活動都放在調整之列，這調整在戰爭的整個時期內不斷遭受破產。德國的報紙天天都登載隱匿商品者被判處罰案件。例如，儘管遠在一九四〇年就已規定：凡非法屠宰家畜和在黑市出售肉類者以及非法從工廠食堂裡弄走牛油者處以死刑，然而破壞國家調整的事件仍是層出不窮，直到戰爭結束都沒有停止過。

即使在民主國家裡，調整實際上也在步步走向破產。試舉數例如下

「一望而知是不必要的以汽車代步，畫了「外交的」或「醫療的」標記的汽車一批一批開往海林金或城外去作「星期休息」；在倫敦整隊的官廳汽車去參加公共節日，發給揮發油讓汽車去遊獵，這一些事情在英國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聽到和看到。」——保守的「時報」這樣寫着

美國農業經濟部長維嘉德計算了一下，以非法手段超過國家所定價格而出現於黑市的肉類，其數量佔百分之二十以上（「美國商業之神」，一九四三年六月出版，七二—一頁）。僅芝加哥一地黑市所出售之肉價

一星期即達一百萬美元。自從實行肉類標價以後，經往合法屠宰場的家畜大大縮減：豬減少百分之二十八，菜牛減少百分之二十六，大的有角家畜減少百分之十二。^①

在金融市場也有這樣的例子：

「黑特維的却爾士·連納德在康普士特德昨天由法官馬克納(巴烏·斯特里特的警察法庭)宣判罰四萬金鎊和法庭費用五十金鎊，因為法庭沒有提議將一一二、三八七美元(二七、八一八金鎊)賣給國庫。被判人已服罪。法官又指出，本當他要處罰最高罰金，即八三、四五四金鎊。」^②

國家的調整，深深地觸犯了各個企業的利益，在現存條件之下必然要引起「計劃經濟」內部的腐敗的擴大。這種情形在法西斯德國更加看得明顯。這裡舉一個例子，那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

「理事卡勃，年四十歲，是軍火生產委員會的一員，因為職務關係他參加了封閉非戰時企業的評議。卡勃當宣讀因為職務關係而收到的情報時，故意保留了秘密，他對某一指定要封閉的商行說，可以避免封閉；只要給他一定數量的股票作為報酬就可保無事。」^③

其他類似的情形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這裡不再去多舉例子。所有這些都證明着，儘管實行經濟的國家調整和空談資本主義之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可能，而事實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無計劃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特性。

在戰時美國和英國都紛紛成立了研究在資本主義之下，施行「計劃」的科學會並且在這個題目上也出版了許多書籍和小冊子^④。

現在，在戰爭結束以後，與減少國家的調整活動相連，「計劃」的問題就隱藏在它的背後。結果如何，等兩三年再看罷，那時候生產過剩的週期危機又會到來了。

註：

①當然，這一點對於有些國家，像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這樣

的國家裡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完全的發展且未建立起包括全國的中央政

②A. B. 邁吉爾：底特律三大亨。「新群衆」二五期，一九四三年，一五一—一六頁。

③同上材料。

④「紐約時報雜誌」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

⑤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出版的英國雜誌「經濟學家」也刊載了類似的報告。該雜誌的底特律通信內報導說，有十萬個波蘭人和黑人湧向該地，在到達的白人中間有很大數量匿名的南美黑人的敵人。住所問題異常嚴重，因為白人不願與黑人共住一個屋頂之下。

⑥「經濟學家」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

⑦「經濟展望」，工業團體公會出版，一九四四年四月。

⑧在德國大家都想買進工業企業的股票，誰也不願賣出。因此股票的行情扶搖直上，國家認爲必須規定硬性的行情，從此以後，證券市場實際上陷於停頓。

⑨「經濟學家」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⑩「紐約時報」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

⑪特別委員會關於審議國防綱領第三年度的報告。華盛頓一九四四年，美國國家出版局，從四六頁起。

⑫佛萊德里克L. 阿倫：誰賺錢？「登琴雜誌」一九四四年六月

⑬「經濟學家」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⑭「時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⑮「普魯士評論」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

⑯美國的計劃協會，在這裡面有像海孫教授，魯姆爾，盧彬等嚇嚇人士，到戰爭結束時已出版了四十種以上的小手冊。比如在「充分就業的國家預算」這個小冊裡，關於戰後發展美國經濟的正確計劃也已擬好。可是在這些計劃中缺少一樣東西，就是沒有說到如何實行。

張市寒假教師講習會追記

丁浩川



一、背景

市教育局決定在寒假期間舉辦教師講習會。會期從一月七日起，到二十七日止，一共三個禮拜。預計講習會一結束，教師同志們恰好可以回家過舊曆新年。

從張家口被解放，到寒假為止，已經有了四個月。在這四個月當中，本地教師對八路軍和民主政府的認識，已經有了很

大的進步，由於生活待遇的提高和歷次「教育講座」的影響，他們對於自己所處的「新社會」，逐漸地看到一個輪廓，對於自己所担任的工作也開始有新的認識了。

但是，教育局發下的舉辦寒假講習會的通知，在他們中間，又一次地激起了懷疑，恐懼的波瀾。

首先想到的是：敵人在這裡時也會舉辦過「訓練班」「講習會」之類的東西，那是多受罪的事情呵！吃不飽，睡不好，強迫上操跑步，「八嘎」，挨皮鞭，罰跪……這次不會一樣麼？前幾個月的好待遇，也許是先給的一點甜頭，「真的」怕就來了！

從報紙上他們看到過各行各業進行清算鬥爭的消息，個別學校在發動學生時對教師的態度也有些欠斟酌，講習會的通知，立刻又使他們想到；不是要清算我們這些教員麼？不是要開鬥爭大會麼？

雖然懷有這樣重大的懷疑，到一月七日那天，幾乎全部應該參加講習的教師，都到會上報到了。許多人是硬起頭皮來的，有的則抱着觀望的態度「看看再說」。一個更重大的顧慮壓制了怕吃苦、怕鬥爭的念頭——怕失掉飯碗。

一月七日舉行了開幕典禮，他們得到了很大的溫暖和鼓勵。這在他們是覺得有些「意外」的。

市政府爲了酬謝四個月來教師同志們的辛勞，決定講習會期間的供給標準是每天兩頓細糧，宿舍爐火充分供給煤炭，保證不冷。

在講習會上要大家講，大家習，提倡思想自由，發揚民主作風，不是受訓，而是共同研究，追求真理，目的只有一個——提高認識、改進業務，爲人民服務。

在舊社會，我們爲了一碗吃不飽餓不死的飯，拚上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飯盤墜得我們抬不起頭來，沒有機會看看更廣大的世界，爲了飯碗，剝奪了我們認識真理的機會，消磨了我們接受真理的勇氣……現在，我們被解放了，廣大人民翻身了，我們的生活改善了，讓我們挺起腰來跟廣大人民一道前進吧！

這些話掃除了他們的疑慮，打動了他們的心坎。當天晚上散會後，空氣顯然不同了，興奮的歡笑，已經代替了早晨的陰黯的沉默。

但在編組學習中又引起了新的疑問

。根據地來的教員、校長、區上的教育股長，聯大要畢業的十幾位同學都跟本地教師混編在一起。這些「八路幹部」（他們認為這些人都是「八路幹部」）是來幹什麼的呢？不是來調查我們的思想，來監視我們的行動麼？

這不是用言語所能解釋的問題。會上的這些「八路幹部」是用行動來回答了這個問題的——早起晚睡，勞動在先，吃飯在後，耐心解釋大家所不明白的問題，同時也虛心地向本地教師請教。一週過去之後，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是沒錯了。

在開始進行小組討論的時候，會上的紀錄，也使他們老大的不放心；可不要輕易發言，說錯了給記上是不得了的。

發現這種情形之後，立即把小組會的紀錄取消了，大家的發言也踴躍了。

請看他們自己怎樣敘述這樣的心情變化吧：

一位女教師給她母親的信上敘述她一月六日到講習會來時的心情「八年來我的心已裝滿了陰暗寒冷，今天又開始往「牢獄」走去，當時我的淚像泉水一般湧了上來，淚水流到我的嘴裡，我真

想痛哭一場，但我極力忍住，只好低下頭去，不敢再想。」到會十天以後的心情却是「媽媽，十幾年來，這個時期是我最高興的，我願今後的日子也像目前一樣地過下去。」她在小組會上說：「我過去不敢發言，是怕說錯。說錯了怕八路軍說我是思想不良，又怕人家說自己沒知識……現在敢發言了，有一句說一句，我有發言的權利，誰也不能限制我。我不管對不對，講了別人會給我解釋。」

講習會進行了一個禮拜之後，一羣本地教師對他們的「八路」組長說：「一來時，我們以為你是來檢查我們思想的，現在才明白了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他們之間自己閑談時說：「八路軍剛來，我們看他們土頭土腦，誰知道他們哪個人都有兩套，哪個人都這麼熱心！」

二、認清了是非

國內時局，是他們所最關心的問題，因為這直接影響着他們的生活。本來對於八路軍，共產黨的疑懼還未完全消除，緊接着內戰又打起來了，內戰的砲

火直接震動着他們的心臟。

——共產黨好是好，可是待長待不長呢？——這一個浮現在張家口許多市民心頭的疑問，同樣地浮現在他們的心頭。

他們對於八年來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是不大清楚的。他們很多人相信「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是因為日本的人口過多，地方太小」，個別人還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辯論「汪精衛投降日本是真投降還是假投降？」他們雖然親眼見過八年前南口，張家口是怎樣失陷的，但他們却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大軍要那樣一見敵人就跑，或者不見敵人就跑，是沒有打的決心，還是「有計劃的退却」？十二年前的「抗日同盟軍」年紀大些的人還記得，但是抗日同盟軍是在怎樣的國策下被鎮壓被消滅的，他們就不清楚了。

張家口是城市，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的「首都」，住在這裡的他們，對於敵後廣大人民八年來進行的英勇鬥爭是模糊的。他們不知道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被中央政府、中央軍拋棄了之後，怎樣自己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和土地，又怎樣地爲了保衛自己的家鄉和土地組織了自己的政府。八年的戰爭考

驗已證明了人民的團結和鬥爭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同時也證明了老百姓自己確實能夠管理自己的事，而且管理得很好。在最艱苦的日子裡，在出生入死的戰鬥中，已經證明了共產黨是廣大人民智勇雙全的領導者和最忠實的僕人。八路軍是人民子弟兵，它跟廣大人民血肉相關，它的根扎得最深，最牢固。但是這些事，這些道理，過去他們沒有機會知道。

——八路軍，幾條破鎗，軍裝不整，能打仗！

——國民黨軍進攻，張家口能保得住嗎？

其實，他們對於國民黨也不了解。張家口原本是一個「軍頭兒」變換很多的地方，抗戰後對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又很隔膜；他們住在張家口，他們知道日本人怎樣騎在中國人的脖子上拉屎，他們知道「警尉」「牌甲長」之類怎樣欺壓老百姓，他們想：大後方或許會好一些。抓壯丁，關得老百姓雞犬不寧；抗日的有罪，投降的得賞，大官大商發國難財，大學教授吃不飽飯，特務統治捏住了老百姓的喉嚨使他們喘不過氣來。所有這些，他們是不知道的。大

後方廣大人民對於一黨專政下的局面已經感到高度的不滿，他們也是不知道的。

因而，他們不知道日本投降後爆發的國內戰爭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弄不清國共兩黨究竟在爭論些什麼。

——都是中國人，爭論個什麼呢？

——兩黨之爭，只要一方讓步就行了，何必打呢？

在講習會開會不久，國共雙方的停戰令頒發了。他們都一致地鬆了一口氣，但是緊接着又看到了國民黨軍隊違令向解放區進攻的消息，老問題又來了：

——我們要和平，他不講和平怎麼辦呢？他打來，八路軍怎麼辦呢？

關於這些問題在會上都進行了研究和討論，事先做了關於抗戰史的報告，做了國共兩黨歷史的介紹。問題最後是這樣提出了：

——國共之爭是兩黨之爭還是獨裁與民主之爭？

分析了國共兩黨的主張，回顧了抗戰八年來的歷史，看了國際人民勢力之勃興和全國範圍內「和平」「民主」運動之高漲，綜合在一起，得到了結論：——不是黨派之爭，是民主與反民

主之爭，是新中國與舊中國之爭，是光明與黑暗之爭。

他們之中，很多人自以為是處於超然的立場，幻想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對於政治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們想「不管誰來，我反正一樣的教書吃飯！」即使一些對於八路軍、民主政府感到滿意的人，也時常這樣提出問題：「如果國民黨軍隊打來，八路軍能守得住嗎？」「如果國民黨軍隊不履行停戰協定怎麼辦？」他們問八路軍能不能守住張家口，他們自己還沒有想：自己要不要過民主生活，要不要保衛今天已經改善、提高了的生活地位。他們問別人和平如果被破壞了怎麼辦？他們還不會考慮：自己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經過研究討論之後許多人認識了：人民的力量是決定一切的，今天是人民翻身的時代。

八路軍待長得不長，決定於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擁護，而且人民如果有很大的力量，是不成問題的。

和平，是人民鬥爭得來的果實，要鞏固和平還須要人民的監督。

當他們說「人民」的時候，是把自己也算了進去的。

三、人為什麼活着？

在講習會第二週，講了社會發展史的輪廓，說明了世界是由勞動造成的，歷史發展是有它的必然規律的。在這以後，展開了人生觀的討論：人為什麼活在世上？應該怎樣活才算有意義？

答案是各色各樣的：有的說「人生為了吃飯，為了生存」，有的說「人生為了享樂」，有的說「人生為了後代」，也有的說「人生為了為人民服務」。

這是在小組會上講出來的。這種種答案都說明了他們沒有深入地考慮這一個問題：吃飯靠什麼吃飯呢？靠自己的勞力還是靠別人的勞力，是養活人還是被人養活？享樂，是怎樣享樂，是跟大家一道享樂？還是把自己的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後代，是要後代比我們更聰明，更幸福，還是要後代比我們更愚蠢更倒霉？還是要後代總是照我們這一代的老模樣過下去？即使講到為人民服務的也只是籠統地、架空地講的，為什麼人服務？自己對於小學教師這一個職務怎樣看？自己在工作是不是

總把為人民服務放到第一位，而把個人打算放在後面？

許多人，是會被纏攔在命運論裡的：在「舊社會裡，沒有接觸過真理，我看了許多小說，以為人生總是在命運的支配下，一切不由人，富貴貧賤，各有定數，所以我的一切，向來是服從於命運。」

現在我認識到世界是勞動者所創造，命運之說只是隱微被壓迫者，人生要不自由，不自主，活着也沒意義。「過去我覺得人生於世，好比一座舞台，內有紅、黑、丑、旦等人物，因知識、道德、環境、立場之各不相同，所做事業也就不同，不過總是命運支配着一切。現在我的認識從根本上起了變化……」這是在掙開了命運的羈絆後寫出來的回顧。

還有一種沒有在小組會上公開提出，也沒有寫在書面上，然而確實曾經存在過的悲觀消極的情緒：「日本人在時，動不動說我們思想不良；八路軍來了，說我們思想落後；萬一國民黨軍隊來了又會說我們赤化！那里是容身之地呢？」或是說：「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呢？爭奪擾攘多麼麻煩呵！」

這種情緒在兩週學習之後在絕大部分人的身上是掃除掉了。只有極少數的人，還讓這條惡毒的黑蛆，盤踞在自己的腦袋裡。

大部份人是開始正視人生了。

他們回憶了過去所經歷過來的艱苦日子，他們回想到舊社會給與貧苦知識份子的壓迫和痛苦，他們痛感到那種「上課、下課，拿錢吃飯」的糊塗生活的無味。他們想到自己在敵偽統治期間曾經為敵人進行了奴化教育而感到無限慚愧。有的人則在新的認識下，勇敢地把自己過去不可告人的「秘密」講了出來。

「因為我過去在偽軍中當過上尉參謀，這樣的污點若被別人知道了，那豈不藉口漢奸，將我鎗斃了嗎？所以開得我滿腹狐疑，心神不安……」

「我過去在偽縣公署警務股當過警長書記，二十九年以後，又在一個商號裡担任司賬，三十一年攷入扶輪學校當教員，為了待遇高，所以履歷上都寫教育工作，四年來未曾同旁人說過……」

「我過去，沒有當過教員，可是為了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說當過一年教員。」

在新的事業面前，他們丟開了自己

身上的包袱，準備輕鬆而愉快地開始工作了。

以下，是幾個思想歷程更明確的例子：

「從前，我對共產黨不了解，而且畏懼。心中想八路軍一定在不長，所以一切問題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看看再說吧」，因此給予精神上很大的負擔，情緒低落，學習沒有進步。到講習會兩星期就鼓起了我很大勇氣，使我有了解正確的方向，對於共產黨也了解了，打消了懷疑，我一定跟着共產黨走，做一個革命戰士。」

「我過去認為八路軍拿「為人民服務」的帽子壓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去幹，現在我知道這是錯誤的了。我誠懇地要求同志們向我提意見糾正我的缺點，具體指示我怎樣去為人民服務。」這位先生據同組的其他教師認為「過去是驕傲自大，不愛和凡人說話，擺着大學生的架子，那種神氣十足的派頭兒使人見了不起好感的」，「經過講習會十天的學習後，他大大的轉變了」。

一位年逾四十的老先生說：「八路軍來了解決了我二十年來的困難，我要不在民主政府領導下好好給人民服務，

對不起上級的心！」

四、平凡的事也是革命工作

第三週的業務學習是通過檢查工作來進行的，為了幫助工作檢查的進行，組織了四個典型報告，而最出色的則是南瓦盆窰秦鳳坤同志的報告和回民第一小學容學勤同志的報告。前者告訴我們，在學校設備完全缺乏的情形之下，怎樣經過教員自己動手把學校建設起來，後者則告訴我們，教師應該怎樣關心孩子，又應該怎樣去聯繫孩子的家長。他兩位從前都不會做過教員，文化水準都不高，而且都是工人出身。這一個事實又告訴我們另一個真理：工農出身的人是可以成為教育幹部的，而且由於沒有知識份子的架子，跟羣衆結合的緊密，工作可以做得很漂亮。

南瓦盆窰是一個工人區域，工人自從解放後，翻身了，組織了自己的工會，也要為自己的子弟成立學校。教員就公推秦鳳坤同志來兼任，他是工會的文書，工人自衛隊的指導員。自己趕車運磚，自己做泥水匠把磚鋪地，自己做木工修理桌凳，他依靠合作社解決了煤炭

的問題，他把學生招集了來，耐心地教他們識字，替他們生火、燒開水，他跟家長取得聯繫，徵詢家長對於改進學校的意見。

容學勤同志到回民第一小學做教員，在寒假前總共只有一個月零六天，但是她在小孩子中間、小孩子的家長中間建立了極高的威信。她見孩子冷，把自己的大衣拿出來交給孩子的家長給孩子做了衣服，她照顧孩子們的寒暖，她給孩子們洗臉、繫腰帶。她訪問家長，她向家長宣傳識字的道理成立了民校。

關於容學勤同志工作之所以獲得成績，講習會出版的「學習快報」的末一期裡一篇文章裡這樣說——

「第一、她衷心為羣衆服務。真正把羣衆的困難當成自己的困難。雖然一天忙到晚，但她從來沒有嫌過麻煩。所以不但兒童們親近容先生，家長也都願意和容先生接近。例如許多家長經常請容先生到他們家裡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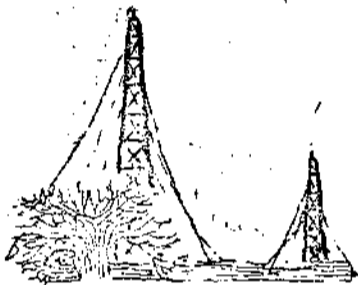
第二、尊重旁人。她所在的學校是個回民學校，她為了尊重回民的習慣，自到校以後從來沒有吃過豬肉。一直到講習會完了，還是這樣，為了照顧工友的困難她寧願自己吃得很壞。老工友行

動遲慢，她就親自去做各種工作，而不過分責備工友。由於她這種親自動手的精神，不但克服了大家起初對她的疑懼，而且很快和全體回民教員打成一片，無形中成了大家的代表。

第三、真誠坦白，態度大方，肯幫助別人。凡和她接近的人都願把她當成知己，如果有什麼困難，都願意和她談。例如有一位楊先生因在家裡受繼母的氣，就和容先生商量，請容先生給她介紹工作。又如一個姓孫的，是偽警察的老婆，對羣衆很不好，但在容先生幫助之下，她也認識了自己過去的錯誤。

第四、以祿姆的心情來對待兒童。她不但拿自己的東西幫助貧苦兒童，而且在日常生活上處處照顧兒童。甚至給兒童縫衣服、洗手、洗臉、繫褲帶、擦鼻涕等。因此，兒童們都樂意容老師教他們，甚至當母親打他們的時候，也要叫容老師來保護。

他們兩位報告，在一般教師間所引起的反應，可以從下邊一篇短文裡看出來：



八路軍和老百姓生死在一起

張家口 X G N C
廣 播 稿 選

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八路軍的戰士，從來沒有吝惜過自己的生命。他們隨時都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頭顱。同樣地，解放區的老百姓，也熱愛自己的軍隊，幫助他們取得戰鬥的勝利，在危急的時候，他們甚至於不惜自己的生命，來代替八路軍戰士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強盜用將近四萬人的兵力，來「掃蕩」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地區。當時在河北〇台縣的一座高山上，隱藏着一百多個老百姓，和兩個與部隊失掉聯絡的八路軍戰士。當敵人到這山上來搜山的時候，這兩個戰士就很沉着，很有秩序的，指揮這一羣老百姓隱藏在山上的樹林裡，所以每次敵人來搜山，都遭到了失敗。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這座山上的老百姓所帶在身上的一些乾糧，都已快吃光，飢餓馬上就要逼到大家頭上來了。這時每一個老百姓是那樣的着急呵！

於是，在一個黑夜裡，這兩位戰士，瞞過了敵人哨兵的眼睛，偷偷的下了山，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區政府隱藏的另外一架山上，找到了區長。區長給了他們兩口袋糧食，他們就揹着這兩口袋糧食回去，誰知道快到目的地的時候，突然傳來了一陣機關槍的聲音，這兩位戰士，都受了傷，一個戰士的左胳膊被打傷了，另一個戰士的右胳膊也負了傷，但是敵人並沒有能夠追上他們，所以他們依然揹着糧食急向目的地前進。

一陣一陣的劇痛，刺激着他們，肩上揹的糧食，毫不留情的壓迫着他們。山是又高、又陡、又難走。但是，爲了挽救老百姓的生命，他們咬着牙關，仍然是一步一步

「幾次報告後，自己腦袋裡都湧起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今天秦、容兩位同志的報告，他們對工作的熱心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使我聽了很覺慚愧。」

兩個月來自己在孩子羣裡「幹什麼」呢？表面看來，或許還沒忘，但實際檢討起來，是沒有重視這些工作，覺得麻煩，瑣碎，費很大力氣，也搞不出四五六來，有時就生出些怠惰的心理，總像是不大值得一幹。但究竟你能幹些什麼呢？什麼是值得你幹的呢？這的確值得想。聽了兩個同志講完了工作總結，腦袋裡馬上就冷靜下來，我為什麼沒有給學生縫衣服呢？我為什麼沒有給學生打水呢？是不會嗎？不！這些事情誰都會，問題是肯不肯做、拿什麼心情做。這不是什麼駭人聽聞的事情，這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事兒正是革命工作所需要的。」

是的，勤勤懇懇地為教育新中國的孩子們而努力，正是革命工作所需要的。讓我們向模範工作者看齊！

四六年三月十七日

地，朝着高山爬上去。到了半山腰的時候，這兩位熱愛人民的戰士的頭，已經感到昏暈極了。他們感利呼吸非常困難，他們將臍上的血，不斷的在流着，冷風吹在傷口上，使他們的創口的疼痛，一陣比一陣的厲害。他們覺得支持不住了，他們要倒下去了，要倒下去了……

但是，這兩位八路軍的英雄，是不會倒下去的，他們對人民有高度的責任心，他們忍受着一切苦痛，一定要把糧食送到老百姓的手裡。

當他們一到達高山上的目的地時，連一句話也沒有講，就倒在地上了。這時候，老鄉們被這種英勇的行動感動得流下眼淚來了。

這是第一個故事。

再一個故事是：一九四三年五月，敵人又一次向太行地區「掃蕩」，他們以快速部隊很快的就佔領了武鄉縣的一個叫柳樹溝的村子。這時，有一部份老百姓，沒有來得及撤退，就躲在一个挖煤的黑洞裡，狡猾的敵人，就在那個村子裡長久的住着，他們以為老百姓一定不敢出來；一定會餓死在洞裡面。

一天一天過去了，洞裡面的老百姓所帶的一點乾糧，也吃光了，但是他們不敢出洞，因為他們知道日本鬼子是慘無人道的。

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老百姓都餓得快死了，有的老年人餓得站都站不住了；小孩餓得哭都哭不出聲音來，他們想衝出去，但是，一點力氣也沒有，眼看着死就要臨到他們頭上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裡面的少數人絕望了，認為自己是一定要死的，但是，絕大一部分人，並沒有喪失信心，他們始終相信着八路軍會去營救他們的。

是的，八路軍絕對不會忘記這一羣苦難的人民，當八路軍某團，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立刻派了兩個連去營救他們，一個連準備和敵人作戰；另一個連去把這批百姓救出來。

在一个黑夜裡，突然爆發了槍砲聲，一羣八路軍的青年健兒，就像牛龍活虎似的向柳樹溝的敵人猛撲了。

敵人受到意外的襲擊就瘋狂的死守，他們利用房屋、樹、窯洞作為工事，拚命的抵抗八路軍的進攻，並且用機槍連續向八路軍掃射。八路軍的戰鬥員們，一個跟着一

(接第五一二頁)

頭目甲

(抱住趙滿) 不要命了!

永泉

你通八路，你鼓台大家散心!(用木棍打在趙頭頂上，趙暈倒，劉文發跳起，與張扭打。)

文發

媽的，我跟你拚!(被頭目甲網起。)

永泉

你要……(氣喘) 逃兵? 送憲兵隊去。

小發

爸爸! 爸爸!(大哭)

文發

(被拖著走，邊說) 好孩子! 想法活下去! 這輩不見下輩子見。(被拖下)

永泉

女兒賣給我了，還想拐回去，還想跑? 看你跑到那兒去。

(突然望台下大亂)

小發

(怔怔) 爸爸跑了!

永泉

什麼? 跑? (拿出手槍，打一響)

小發

爸爸快跑!(燈光暗轉換成曠野的景，舞台正中一條鐵軌橫穿著，遠處是黑黝黝的山，天邊沒有星星。人聲，腳步聲。風聲。火車的燈光自遠處射來，帶著火車的轟叫近來。劉文發從左奔上，又一槍正中左腿，跌倒!)

人聲

倒了! 倒了! 抓住那賊崽子……

(劉文發掙扎爬起，跌跌跑去，終於又倒在軌上。)

(迴響在曠野中的是，小發的慘厲的號哭。)

(火車急駛而來。)

——幕急閉——(全劇未完)

個倒下去了。但是，他們愈戰愈勇，終於在幾度肉搏以後，把敵人壓到村外去了。

於是，八路軍就趕快進到黑洞裡，一個戰士揹着一個老百姓，走出洞口。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團部，團部馬上叫人給這些老百姓做飯吃，許多老百姓感激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抱着戰士們就痛哭起來了。

這是第二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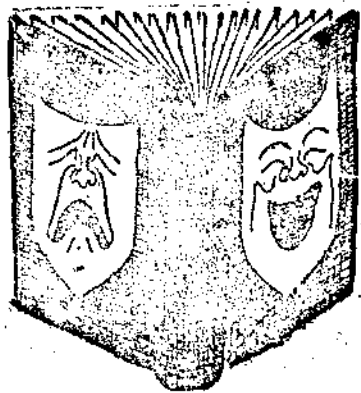
這兩個故事說明了八路軍流血犧牲；出生入死，為的是保衛人民，拯救人民。另外我們再看看人民是怎樣熱愛八路軍的。

在山西遼縣敵佔區附近，八路軍有一個受傷的戰士，寄在一個農民家裡。這一家只有父子兩口子，這件事情被漢奸特務知道了，漢奸奴才們向敵人告了密，於是敵人就派了一個小隊連夜把那個村子包圍了。老農民知道後，非常着急，就趕快把那位受傷的戰士，藏在地窖裡。敵人進到他的屋裡以後，怎麼也找不着那位受傷的戰士。於是，敵人就指着老頭的兒子，對老頭說：『這是什麼人?』老頭說：『是我的兒子，一敵人說：『他不是你的兒子，是八路軍的便衣偵察員。』說着，敵人就硬要把他的兒子當着八路軍帶走，並且把這位老年人吊起來，打得死去活來。可是，這位可敬的老年人的心，竟像鋼鐵一樣。他寧願犧牲自己的兒子，但決不能把一個保衛人民的八路軍戰士，交給敵人去殺死。他可以忍受一切毒打，但他決不能說出那個戰士在那裡。老漢的兒子，終於被敵人擱走了，但是他並沒有屈服，他同他的父親一樣英勇，堅定。他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始終不承認他家裡藏着一個八路軍戰士。最後，他終於代替了那位八路軍戰士慷慨就義，被敵人屠殺了。

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敵後所有解放區中，這只是千萬萬故事中的一個。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就可以懂得，解放區老百姓對於八路軍的熱愛何其真正意義。他們對於八路軍的熱愛，勝過自己的兒女，這是人類中最崇高，最強烈的熱愛。

對於一個人來說，沒有東西比生命更可貴了。然而八路軍却把他們最可貴的生命，供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這是人民軍隊的最高品質。老百姓們也認清了八路軍的高貴品質，為了自己的解放，必要時，他們也不惜拿自己的最可貴的生命，去代替八路軍，因為他們深深懂得，八路軍的生命就是他們自己的生命。

在解放區，八路軍和老百姓的生與死，就是這樣休戚相關着，他們生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



「望鄉臺」畔 (三幕七場)

(初稿——一名「套工」)

丁玲·達斐·陳明
集體創作

人物表 (以上場先後為序)

- 張永泉——五十三歲，森下瓦礫廠的經理，外號活潑王。以下簡稱永泉。
- 汪子和——四十八歲，森下瓦礫廠的大光手，簡稱子和。
- 劉小波——十四歲，劉厚的孫子，森下瓦礫廠的苦力，簡稱小波。
- 劉中厚——六十歲，劉小波的祖父，森下瓦礫廠的廚子，簡稱中厚。
- 李牛財——三十二歲，森下廠的工頭，張永泉的狗腿子，簡稱牛財。
- 杜老漢——四十九歲，小葡萄園的主人，簡稱老杜。
- 金本——五十歲，森下的老丈人。
- 楊滿——二十七歲，森下廠的苦力。
- 韓根弟——三十歲，森下廠的苦力，簡稱根弟。
- 阿仙——三十三歲，張永泉的小老婆。
- 小玉——十五歲，原名翠子，劉文發的女兒，張永泉的養女。
- 劉文發——四十二歲，劉中厚的兒子，森下廠的苦力，簡稱文發。
- 高炳天——二十三歲，森下廠的苦力，簡稱炳天。
- 陳國傑——二十歲，森下廠的苦力，簡稱國傑。
- 周平安——三十二歲，森下廠的苦力，簡稱平安。
- 小月甲，乙，丙等。
- 八路車甲，乙，丙。
- 工人群眾甲，乙，丙，丁……
- 孔主任——四區區工會主任，二十八歲。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五年四月某日黃昏。

地點——森下瓦礫廠大櫃上。

佈景——左邊是個主櫃房，正中牆上掛有上工

牌，靠櫃房邊有一門，門裡放寫字

桌，桌上有算盤，電話等，門外右面

是廣場，堆齊已經燒成的磚瓦，左邊方露出城牆的一角，右方是魁星閣的遠景。

開幕時——後台亂吐吐的喊：「五千九百八十」

，「五千九百九十」……有的喊：

「齊了！齊了！五十萬！」又有的喊：

「開車了！開車了！」接着汽笛聲，火車開動。張永泉坐在櫃房

裡抽煙，火車由近而遠去。劉小波

跳跳蹦蹦的上，眯望着火車遠去。

汪子和拿了一把交貨單，匆匆走進櫃房。

子和 啊，三爺，貨裝走了！

永泉 打個電話到龍煙去。

子和 是！

喂，接龍煙工廠——喂，是龍煙麼，

我森下瓦礫廠，我是大先生，今天裝走

五十萬磚，十萬瓦，什麼？還要多些？

(對張) 怎麼？

永泉 煤運得不够數，叫他交足了煤，再來

催磚！

子和 喂！運來的煤不足數呀！這樣下去，我們要耽期交貨了！

永泉 他們不守合同，我們不能把路臂當柴燒！叫他守信用。

子和 喂！一定得守合同，不補足不成，到期不交貨不能怪我們呀！是，好！（放下電話機，坐下點煙。）

永泉 這個月的賬結出來沒有？

子和 還沒有！

永泉 該領款子了！快點兒！

子和 是，待會兒就請領過目。

（劉忠厚上）

忠厚 小發，怎麼跑到這兒來了？人生地不熟的。

小發 爺爺，這不是打北京來的火車吧？

忠厚 不是，是龍烟鐵礦的。

小發 到這兒來幹什麼？

忠厚 火車還開到這兒來運磚，真鬧氣。

小發 頭天到這兒來，別亂說，看出什麼事，再把這碗飯丟了，可又找麻煩。

忠厚 唔，今晚吃那碗沙子飯，還沒有天津廠裡好。

忠厚 天下老鴉一般黑，換個地方，那能好上天去？這年頭，唉！

小發 李先生不是在天津說，到這兒好吃好穿，工錢多？

忠厚 待一陣再說吧，別再像天津發大水那年

工也找不着，你媽又鬧病，弄得一身的債，逼着只好把你姊姊賣了。

小發 爺爺，姊姊賣到那兒了？

忠厚 誰知道那個姓王的把她帶到那兒去了？（結賬，突然想起）唔：三爺，今兒個晌午太太和小姐來找，你剛好到……

永泉 他這兒操的，老上這來撒野，說什麼來着？

子和 您小姐要做鞋子，找老三老婆擦底子，沒半頓飯功夫就回了。

永泉 唔：您小姐真漂亮，真好福氣！

小發 哈哈……

忠厚 爺爺，姊姊比我大一歲，一定沒有我高。

誰知道呢？賣她那年是十歲，今年該十五了，唉，去年你爸爸還托人打聽她下落，有的說那姓王的在口上，有的說到南方去了，這輩子要見到她，恐怕也難了……

（李生財上，禮物上）

小發 爺爺，李先生。

忠厚 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生財 這孩子看火車！

忠厚 這兒是棧房，以後少上這兒來！要碰上（指棧房）三爺和東洋人可不成。

忠厚 是！是！

生財 你兒子呢？

忠厚 在屋裡待着，等您老回話呢。

生財 回去，待會兒找你們去，在這兒好好幹，聽我的話，準錯不了！

忠厚 是，小發走！

子和 三爺，請過目。

永泉 報到數目得了。

子和 三爺，請過目。

生財 報到數目得了。

永泉 報到數目得了。

生財 報到數目得了。

忠厚 報到數目得了。

子和 報到數目得了。

永泉 報到數目得了。

生財 報到數目得了。

忠厚 報到數目得了。

生財 報到數目得了。

永泉 報到數目得了。

忠厚 報到數目得了。

生財 報到數目得了。

生財 三十三個，一共化了五千二百九十八元，請您給結算一下。

永泉 得了，明打明說，撈了多少油水？

生財 三爺，別開小玩笑，一路上管這三十個苦力，吃喝房錢，化了五千二百九十八，臨走給我七千，還剩下一千七百另兩塊，這個，您賞給我吧！算三月份的工資。

永泉 工資，拿來，子和，你替他報七千塊錢賬！

生財 給賬裏報七千塊錢賬？將來在苦力身上還扣不扣呀？

永泉 當然扣回來。

子和 扣回來，扣回來，

生財 一個也不給我？

永泉 怎麼？

生財 不瞞您說，我還沒洗澡哪，三爺，借我幾個吧。

子和 唉！真是！

永泉 又裝窮，給你，五百。

生財 謝三爺。……這次招來的苦力，歸我包吧！

永泉 十天交三萬磚。

生財 還按原先的三孔窯？

永泉 怎麼？

生財 限多少天？

永泉 狸貓吃了耳朵嗎？不是說十天麼！

生財 十天，一個窯是四千八到五千，三五萬五，行了，就怕日子太短，三爺。

永泉 一個窯燒兩天兩夜，涼兩宵，四天燒一趙，十天能燒兩回半，還不成？

生財 往後天熱了，兩宵那能涼透？

永泉 涼透了，多費煤呀！

生財 給多少錢？

永泉 兩萬。

生財 這太少了。五分利還不到。

永泉 你去合計合計，真正森下老闆這個數目包給我的，不幹也得幹。

生財 三爺做主！多照顧一點。再添幾個。

永泉 還有什麼說的，就這麼吧。

子和 李先生，三爺辦不了您！以後再說！

生財 我知道！三爺辦不了我！

永泉 喂！子和，苦力來了，地不能再拖了，你去告訴杜老頭，快讓出那片地來，別等老子給他利害看。

子和 是！

永泉 馬上就去！

子和 是！是！（出櫃下）

永泉 李先生財，以後規矩一點，別鬼鬼祟祟在日本人面前跟我搗亂。

生財 說實話了！誰不知道您三爺的本領，在您老手下，敢怎麼樣？

永泉 呵呵！不是我吹，我要沒有一點本事，森下這個廠，那會有今天？

生財 可不是，要不是三爺辦法多，憑他，那能赤手空拳，闖下三四十孔窯？

永泉 他媽的，我對森下，總算赤胆忠心！當初他一個浪人到宣化來，有什麼辦法？

生財 要不是我鳳仙，同他東洋婆子做了朋友，我也不會幫他出主意，佔地，抓苦力，替他賺下這片營地，哼，到末了，他調到隊上去了，不把廠交給我，倒交給他老丈人，提起這就生氣。

生財 真是，連我都有氣，不過，要不是東洋人這塊牌子，咱們也不好幹。

永泉 天津來的苦力，好好看著點，別又讓趙滿引了。

生財 您放心，我帶來的苦力，個個都是老實的。

永泉 （兩人同出櫃）二櫃上的厨子跑了，從這裡挑個老實的，有沒有？

生財 厨子，巧極了，這次，我找了這麼一家三口，那老頭當厨子，再好也沒有，他兒子叫劉文發，是個大個兒，身體可結實。

永泉 叫什麼？那兒子叫什麼？

生財 劉文發。

永泉 劉文發？好像在那兒聽見過！

生財 您老頭走上海，北到口外，大買賣人，那能不聽到各種各樣的名兒呢？

永泉 劉文發，怪熟的。

（杜老頭帶兩隻鷄同汪子和上）

老杜 李先生，唔，三爺！

生財 三爺，那我去。

永泉 唔！

老杜 三爺，實在沒什麼好送給您了。這鷄……

子和 你聽我說，還是把葡萄園子讓出來好！

老杜

大先生，我就靠這幾棵葡萄樹活命，沒法子，三爺，求求你給東洋老闖說一說，只那一點兒地，種幾棵葡萄糊口，你們要圈去了，叫我一家子怎麼過活呢？東洋人要圈你的地。

永泉

東老這箇子上的地，跟東洋人說得上話，求求您，看在我那沒爹娘的孩子身上，看我這老頭子可憐，您三爺修修好！

子

管不了那麼多！

老杜

現在那來葡萄，要有，那有不送的呢！別廢話！東洋人看中你的地，不讓也得讓，讓也得讓。

子

（金本上）

永泉

好！金本先生來了！

金本

什麼的幹活？雞的，唔！東洋老先生，求求你，我的那塊地，實在不能讓，可憐可憐我一家子，靠那幾棵葡萄過日子，修修好，這雞……（把雞提給金本）

老杜

大大的雞，唔，唔……

金本

請東洋老先生吃，走！米西，米西，（向櫃房走去）

老杜

東洋老先生，我甭搬了吧？

金本

唔！米西米西的。（入櫃房）

子

（張永泉跟金本入櫃，金本與之耳語）雞不是給三爺的？怎麼又送給……

老杜

給他送東西也不只一回，大先生，您抽煙！（張永泉出櫃）

子

不抽！

老杜

那我回了！

永泉

喂！老傢伙，東洋老先生說，明天一早去拆院牆。

老杜

啊？啊！東洋老先生不是說甭搬了？誰告訴你甭搬？你看他衝着我笑？（以爲兩隻雞油了他的嘴，告訴您，東洋人看中你的地，你死也得搬！

老杜

喔——三爺，這幾個錢……

永泉

放屁，我三爺缺這幾個錢？別廢話，滾回去！明天要再在園子裡，當心你的狗命！去去！去！（對汪子和使眼色）

子

快去吧！乘早搬！

老杜

三爺（把老杜推着同下）

永泉

他媽的尿：（入櫃）

金本

明天的憲兵隊送五十個苦力來，睡的地方要小心的，有的沒有？

永泉

抓來的吧！那就送到魁星閣去。

金本

魁星閣？好的，好的。（下）

（張永泉跟金本出櫃）

（趙滿上）

經理！

永泉

幹什麼？

趙滿

三萬磚十天出不來！上回的工錢還沒給！

永泉

我忙！沒功夫聽這些！（入櫃）

（錢根弟帶一條捲煙，兩瓶酒上）

根弟

三爺！（跟着入櫃）這點，西，孝敬您老！

永泉

太費事了！坐！

根弟

甯，甯，三爺您坐！

永泉

工錢還沒發呀？

根弟

還沒，請三爺……

永泉

這事入櫃事，就是老牛爬山，明天叫他們發給你。

根弟

謝謝三爺！我走！您忙！

永泉

好！

（錢根弟出櫃，張永泉拆煙抽。）

根弟

（對趙滿）怎麼老趙？你們的錢也沒發？你還沒摸着門路，給送點什麼，錢下來得快！

趙滿

沒那筆閒錢！

根弟

誰也沒這筆錢，我這還是跟葡萄園老杜借的！不這樣！那會發工錢！真沒法子……唉！（下）

永泉

他媽的鬼烟！（把烟丟了出櫃）。

趙滿

經理！飯吃不飽，幹不了活，飯裡儘是沙子，喀吱喀吱的合不上牙。

永泉

媽的尿，告訴了老！就吃得下飯了？挑好的吃，回家當太爺去。

趙滿

叫廚子把米淘淨一點，讓大家都吃一口，有氣力幹活。

永泉

淘淨一點？哼！就配給那一點，不滲沙子，就填得飽你們狗肚子？

趙滿

這樣我們沒法幹，十天出不了三萬磚。

永泉

向給你們工頭了，我管不着。

趙滿 你不能不講理。
永泉 老子就是這樣！

——本場完——

第一幕 第二場

時間——與第一場相隔約一個月，某日午後。
地點——張永泉的會客室。
佈景——這是一間中式客室，有些日本式的裝置，右面靠後有通內室的門，正中有通院子的門，左手是一排日本式的格扇（玻璃的），可以拉開，通舞台左側的走廊，走廊的左前方有門通櫥房。（舞台上看不見）室內放一圓桌，周圍有兩張沙發，右前方放一中國式的櫥，上有鏡架，花瓶等，還擠着放一架小型收音機，電話。牆上掛些日本畫片和美女月份牌等，不倫不類，顯得庸俗。

開幕時——鳳仙坐在沙發上，神情恍惚的揉盪着，一封已經皺了的信，不時望望蹲在收音機旁的小玉，小玉專心的在聽收音機，收音機裡發出怪聲，和唧雜的唱戲聲音。

鳳仙 小玉，你說這信是那天的？

小玉 是——我忘了，（又開收音機，想着不好，才轉過身來）給我看看！（看信）

鳳仙 鳳仙，是四月底（又去轉收音機）

四月底？（計算）有幾個月了，從鄉下寄到揚州，從揚州再寄到這兒也不該這

麼久！一定是我哥哥托人把信寫好，在家裡放了幾天才寄的，唉，到底不是親生姊妹，不關心，小玉，別開了。

小玉 唔！（仍在轉）

鳳仙 離家十二年了吧，不通信也六七年了，跟着他就沒通過信，都是他不准，唉，小玉，別開了，吵得人頭痛。

小玉 今天北京有落子，媽，我喜歡聽落子，早先我在天津聽過落子，不，錯了，我說我在天津聽過落子，我記得。

鳳仙 嘿，沒有錯，就是跟你媽，我並不是你的親媽，小玉，你對我還多心？

小玉 不，我只有你一個媽。

鳳仙 是的，現在就只有我一個人疼你了。前

同有人去天津，我還托他打聽你爸爸的消息呢。

小玉 真的麼？

鳳仙 真的，我想到是你爸爸還在，你不是說他身體好麼？他一定還在的，要是他日子過得也還可以，我想讓他們把你贖回去。

小玉 贖回去？

鳳仙 唔！贖回去，跟着自己爸爸。

小玉 唉，他們不會有錢，我小時候常常餓肚子。不過爸爸爺爺都喜歡我！

鳳仙 誰都是想家的，這個地方就不是家，簡直是火坑。

小玉 唉，不過我捨不得你。

鳳仙 傻孩子，我也不會在這兒長久下去的。

（看信）
小玉 舅舅來信，說你可以回去的。
鳳仙 可別讓你爹知道，他要知道，非揍我不可，你看，這兒還賣着一大塊呢！

小玉 媽是不想回揚州去？

鳳仙 可不，可是不容易，就是上了火車，他要一打電話，那個站上都能把我扣住的，還有，我總想把你先照顧一下，不這樣，我也不放心，那老傢伙不是人！

小玉 媽，你說誰？

鳳仙 你真這樣傻，一點也不明白，只要他眉毛一動，我就猜得着他打什麼主意。你還沒看見他，這一向老是對你擠眉弄眼的，哼，開口見喉嚨，聽得過我！

小玉 媽，你別嚇唬我！

鳳仙 一個馬販子出身的，從前吃高鼻子的飯，現在又舐東洋人的屁股，還販賣人口，要不是你長得漂亮，還不是早又賣掉了，你想還算是好人！

小玉 爹有時候打你，有時候也聽你的，按月三千塊錢，都拿到家裡來。

鳳仙 你不懂，三千塊錢不過是他的工錢，他的外快比這多，要不是我認識森下太太，逼着我讓森下太太說，開這個瓦礫廠，他會依我？他打的是我，怕的是森下太太。唉！吃這碗飯不容易。

小玉 媽，你今天有什麼不順心，我跟你買點什麼去。

鳳仙 不，你回來！

鳳仙 媽，要不，我們出去逛逛，托醫上的女人擦的鞋底，不知道了好沒有，我們去一趟，好不？

鳳仙 也好，我想去找一個人，我托他打聽你爸爸的。

(生財在外叫：大嫂，大嫂子在家麼？)

鳳仙 (藏身) 誰呀！呵！(生財上) 是你，那陣風，你吹來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生財 呵！小玉，長得更漂亮了！

小玉 討厭，你見人就說這句話！

鳳仙 小玉，去燒點開水，潮茶給李先生喝。

小玉 好！(下)

生財 (側看 小玉) 十六了吧？

鳳仙 沒有，還小一歲。

生財 很值一筆錢，該找個婆家了。

鳳仙 我拜托的事？，怎末樣了？

生財 你拜托我的事？！咳！咳！

鳳仙 你看你這人，嘴上說得那末好，原來都忘了，怪不得回來一個多月了，一回也不上這兒來。

生財 咳，咳，你托我的事……

鳳仙 明說了，你就是忘了，托你打聽小玉的親生爸爸來着。

生財 呵，沒有忘，沒有忘，不過，咳，他爸爸叫什麼名字，啊呀！我把他名字忘了！

鳳仙 叫劉文發！

生財 劉文發，呵呀……劉文發，有這樣巧的事，這次我從天津招工回來，裡面就有

個劉文發，是個中年人，身體結實，

啊呀！要真是的，三爺知道，可要怪我呢！

鳳仙 你知道他家裡還有沒有別人？

生財 有一個老的，有一個小的！

鳳仙 小玉告訴過我，有一個爺爺和兄弟，現在全在逃兒？

生財 全在醫上，連件好衣服也穿不上，就算有一把力氣，要不，還能讓他帶着老

小玉！

鳳仙 唉！

生財 我說，還是把小玉另外找個人家，放在家裡，是你的禍害。

鳳仙 倒不是爲我，小玉，我很疼她，我怕她

受罪，我想讓她回老家去才好。

生財 我爸爸的不會肯的，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鳳仙 那事情全由他，他要真胡來，我撿個

蓋就走！

生財 走那裡？跟我走，連鋪蓋捲也不用帶，

哈……

鳳仙 別胡說。

生財 說起鋪蓋，我還有氣，前天晚上又跑了一

一苦力，留下一牀好鋪蓋，我說三爺賞給我吧，他連哼也不哼就拿走了，一

年四季，留下多少被褥，一件也不分給我。

鳳仙 家裡又不是沒有，要那末多幹什麼？

生財 好東西還嫌多？哈哈，有你這麼一個好

太太，他還打女兒的主意呢。

(小玉捧茶盤站在格扇外)

生財 請進來，請進來，不敢當。不敢當！

小玉 (把茶盤取桌上) 李先生，你說誰呀？

生財 我說女兒，嘿，父親！(劉文發上)

文發 太太，眼公館這兒麼？

鳳仙 誰？別亂串，這兒是眼公館。

文發 三爺叫我來，水，太太，水桶在那兒。

鳳仙 小玉，他到廚房去。

小玉 唔，跟我來。(小玉從中間出去，繞

走廊進廚房。跟生財後下)

鳳仙 把那口鍋挑滿。(對生財) 這苦力常常

來水，把廚房弄得稀糟，他又老是今

天叫這個，明天叫那個。

生財 噫！事情怎麼這樣巧！喂，這是新來的

鳳仙 你看他那股勁。

生財 這是我打天津招來的。

鳳仙 這麼講，你儘挑這些貨。

生財 他姓劉

鳳仙 嘿！

生財 他叫劉文發！

鳳仙 呀？劉文發？

生財 劉文發就是他！

鳳仙 真的！他就是小玉爸爸……

生財 咳。

鳳仙 天呵！這樣窮，

小玉 (小玉上，後跟着劉文發)

水挑滿了，還有什麼事？

鳳仙 (驚視劉) 沒有事！

小玉 (對劉) 沒事了！

文發 是！

小玉 瞧你，滿頭是汗，你歇歇，我給你到碗

茶去！

文發 李先生，您也在這兒。

生財 嘿！誰叫您來的？

文發 三爺。

生財 真見鬼！

小玉 你喝茶！（劉文發見小玉正前）這是茶

文發 你喝吧！

生財 你……

老劉，這是張公館，你發什麼瘋！快

回去。

文發 （走進屋來）你……（逼近小玉，

小玉後退，正中的門忽開，張永泉站在

門外，文發愕然。）

鳳仙 小玉，過來！（小玉跑向她）

生財 呵，三爺，您回來了？（對文發）還不

快走，呆在這兒等死！（張永泉大步

入）

永泉 誰叫你進我的客堂？你偷東西來啦？還

不跟我滾！滾！

文發 我排水來着！（倉惶逃去）

永泉 他這兒操的，這是你站的地方！

生財 三爺，你歇會兒吧，同那群蠢豬生氣犯

不着。這沙發頂好，小玉，給你爸爸倒

茶。

（小玉倒茶，鳳仙斜睨，張永泉視李）

永泉 連力也拉到屋子裡來了，你們還顧不

顧我的面子。

生財 三爺，您真愛說笑話，嘿……我特意

來看您的，廠裡有些苦力不穩當，鬼鬼

祟祟的，好像在打什麼主意。

永泉 趙滿那小子在下邊怎麼樣？

生財 那小子不愛時氣，是個利害傢伙，平常

碰他，他不來，可有心眼兒。

永泉 哼！等著瞧，看他骨頭硬，過癮了我這

鬼門關，算他好漢。

生財 我以後一定多看着他點，好，我這就回

去，您三爺歇着。

永泉 早晚同他算賬。

（生財下，小玉進內室，鳳仙站起，走

向內室。）

永泉 那兒去？

鳳仙 天不早了，給你做飯去，（下）

（張永泉環顧四旁，向內室走去，鳳仙

在廚房叫小玉）

小玉 來了！來了！（匆促穿過舞台入廚房）

（張永泉跟着上，徘徊）

永泉 鳳仙，我喝過酒，去打點吧！

鳳仙 （走到走廊）酒？家裡有現成的，要

葡萄酒，有沙坡的，喝白酒，有東洋的

米酒，嫌不利害，不醉人，還有上好的

蓮花白。你看，張經理家裡的酒多着呢

，還要太臨時去打？（從櫥裡一瓶一

瓶取出，放到桌上）

永泉 （知對方有刺，裝不懂，仍嬉笑着）

得啦，得啦！還沒有下酒菜，買點醬牛

肉來。

鳳仙 叫你小姐去買吧！

永泉 還要打醋呢！嘿，這個月錢我給你沒

有？

鳳仙 給了！三千塊。

永泉 我欠！你的債了？

鳳仙 不欠，我欠你的債，你買我的時候，化

了五十元大洋，我拿這錢埋了我男人。

永泉 你碰到什麼鬼了？老在這兒鬧彗扭，你

以為我張永泉是個怕女人的？

鳳仙 三爺，我可不敢那末想，跟你跟了

六七年了，那點脾氣我沒摸到？我有幾

個腦袋敢同你鬧彗扭？我娘家連個信也

沒有，知不知道還有沒有人？你呢？有

的是東洋朋友，你要說三，我就不敢說

四。

永泉 那末……

鳳仙 我要做飯，我不上街，不上街！三爺！

（下）

永泉 他媽的，有收拾你的那天。（沉思，走

去開門，大聲說）啊！森下太太，請屋

裡坐！不坐？啊？要我女人過去？成成

，馬，就來，您不坐會兒？您走，好

走！

（鳳仙開門走出，站在走廊上，張開門

返身，似裝沒看見鳳仙）

永泉 他媽的，這東洋婆子又來叫鳳仙，敢情

今兒鳳仙又不願意出門，唉，這婆末好

？住在這隔壁，三天兩頭叫，我花錢討

的女人，是侍候您東洋太太的？

鳳仙 （走進客堂）什麼事？

永泉 森下太太剛才來過，說在街口上等您

要你陪她上小市場。

鳳仙 等我？管不了那末多，我不去。

永泉 我知道你不願去，可又不能這麼回她，當初總算一差二錯，你和東洋婆子認識了，靠着你的面子，咱們得到這份差使，撈兩個錢，今天是人家的天下，她願意怎麼着，就怎麼着，你看得還少麼？

鳳仙 唉！我看你還是到街上看看，要不在就趕到小市場去。

鳳仙 （沈思有頃，又看廚房）早先也是你逼着我去的，我不去——唉，小玉，我去看看，一會兒就回來。（下）

永泉 （取酒喝一大口，坐沙發上）小玉，快拿飯來！（小玉應聲即捧飯上）別拿了，坐下，陪爸爸喝一杯。（自醉）

小玉 我不會。

永泉 不會也得喝，不喝？好，坐會兒吧！（小玉無奈，去轉收音機，內唱蘇三起解）小玉，你今年幾歲了？

小玉 十五了。

永泉 十五了？該抱個男人睡覺了。哈！哈！（喝酒）

小玉 爸爸別瞎說。

永泉 對，不願想抱別人，就是爸爸吧，別看爸爸九十三歲了，並不比年青人差。（小玉不理忙到廚房去）哈哈！你倒真是小姐出身，假裝嬌，背着人還不是會偷人，（拉住小玉）小玉，放明白一點，我有的是錢，你要什麼？說，我明

兒替你買。

小玉 讓我走，讓我，爸爸！我要找我媽去！誰是你媽？誰是你爸爸，要不是因為你漂亮，我從天津買你來，養你這多年，你吃了我這幾年飯，穿得花花綠綠，不

永泉 打你的主意！打誰的！走，（把小玉拉向內室，小玉掙扎哭，鳳仙叫小玉，慌上，小玉才脫身）

小玉 （哭泣）媽！（鳳仙怒視永泉）

永泉 怎麼啦？你是看守我的憲兵？我張永泉有的甚麼，有的是東洋朋友，放明白一點，要不，對不起，那天都能把你賣到爛婊子窩裡去，賣到朝鮮兵那裡，們幾十個人搶你做老婆，連洋狗也會來搶你的。

鳳仙 哼！你厲害，你是殺人不眨眼的活閻王，現在仗着日本人的勢力，坑害中國苦力，我好歹認了，你以為我逃不出你的掌心，幾年來給你作踐還不夠呀，小玉是我的孩子，是一個沒爹娘的苦命人，我不准你作踐她。

小玉 （小玉更哭）

永泉 哈哈！倒看不出你，說得好聽，你的孩子，打破了醋缸今天我也要收，你說我殺人不眨眼，就是，（把刀抽出，放在桌上。）誰要動手，我就砍手，要動脚，我就砍脚！小玉，來！

小玉 （更靠緊鳳仙。）

鳳仙 （推開小玉）好！張永泉，我跟你拼了！（衝出去）

永泉 那裡。

鳳仙 找東洋人去，反正今天是東洋人的天下。（下）

永泉 （無法，追下）鳳仙，等一等，喂！咱們團玩笑嘛……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隔前幕約一個月，夏天的一個下午。

地點：森下瓦窯廠

佈景：舞台正中是一座中國式的瓦窯，窯門開在兩側，地平線的下面。左邊是一列東洋式的磚窯的側面，從窯底層的一排火孔裡，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連接這瓦窯右邊是綿亙下去的另外的窯，右後方是魁星閣的遠景，更遠是山。

開幕時：趙滿，劉文發，小發，高炳武，錢根弟，周平安，陳國樑等工人，衣不蔽體，有的在，頂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站在窯門口，李生財拿着扇子，來回走了幾步。

子和 李先生，三爺才關照，明兒天不亮，火車就來，要把這些磚裝走，日本人等着修崗機呢。（子和下）

生財 聽見沒有？今天是非出不行，三爺限好了今天要。

炳武 李先生，唉！……實在，燒的磚沒有涼透，天，又太熱。嘿，你再待兩天，

等磚稍微涼一點，再出吧！

生財 再涼兩天？三爺面前誰招待，森下說話，你們受得了嗎？

趙滿 不是我回驟爾，不給出；是天熱，磚沒有涼透，不能出。他們還不知道？

國棟 他們不怕燙，叫他們自己來出。

生財 你們看，我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大夥，你們這不是有心跟我爲難？

文發 你什麼地方對得起大夥兒呀？三爺包給你兩萬塊錢，你只給我們一人五百。

生財 呸！三爺連五百都不肯出呢！虧得我……

小發 你賺了！

趙滿 我們不是跟你爲難，你看，這麼毒的太陽，打了門子，揭了蓋子，至少還得涼個七八天，現在五天頭上就要出窖，誰能在窖裡呆住了？

炳武 別說在窖裡做工，唉！……大太陽地裏站這麼一會，也就夠受了！

生財 (思索) 你們不出？那我去找三爺了！ (下)

根弟 李先生，三爺面前，您說句好話，別怪我們！

平安 怪我們？我們怪天夫？！不能出就是不能出嘛！

根弟 唉！

趙滿 老劉，你這一晌怎麼不愛說話？有什麼心事？

文發 這幾天我打聽到一件事，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法來。

趙滿 什麼事？

文發 我打聽到張永泉從前姓過王。人家跑碼頭，常做坑人害人的事情，保不住有幾個姓。

文發 早先，天津發大水那年，我們日子過不下去，小發的媽又病得利害，沒有法子，二十塊錢，我把女兒翠子賣給一個叫王永泉的，以後就沒有信兒了，我們到處打聽，也沒有消息。

根弟 是呀，張永泉早先是在天津住過。國棟 那女兒，廠裡人都知道是他買來的。

文發 前些日子，我替張家挑水，看見翠子了，她不大認識我。

平安 真有這樣巧的事？你別看錯了。

文發 沒有錯，她臉上有顆痣，一點都不錯。炳武 就是常跟張永泉老婆來的那個姑娘？長得頂好呀？唉！……

文發 是呀，前天李生財硬拉我去他那兒壓寶，想贏我的錢，我不去，他生氣走了，我怕他搗鬼，晚上就去找他，一看滿屋子人在壓寶，我就沒進去，站在院子外邊看，聽見兩個人正在窗子裡面說話。

國棟 說什麼？

文發 他們說張永泉自己佔了他女兒，女兒不情願，又說森下前兩天已經回來了，要張永泉的女兒，李生財要拿張永泉的女兒發財呢！

根弟 對，前天我也在那兒，聽李生財的口氣

，他這事要辦好了，森還下要提拔他到憲兵隊去呢……我告訴你了，你可別說出來。

國棟 他媽的，李生財到底回不回，老叫咱們在窗兒等著。

趙滿 你們先回廠裡歇一下吧。

根弟 望見他們來了，趕快喊我們。

趙滿 好。

小發 (陳，周，錢，高等下，默然去了。)

文發 小發，你也去！

文發 我不去。

文發 所以我心裡過不去，女兒要賣出去，吃得壞些，總不會這樣給人糟蹋，一家子都在這地方受罪，你說有什麼辦法？ (趙滿沉吟不語)

老杜 (後面小頭目二人，押着杜老頭上)

頭甲 你們佔了我的葡萄園，還要送我到那兒去呀！

頭乙 有你去的地方！

老杜 我走了，我的孫子會斃死的呀！你們狗仗人勢……

頭甲 快走！ (下)

文發 唉！

趙滿 他媽的！上了年紀的人，還叫他受這個罪！

文發 唉！老趙，你說的那軍隊叫什麼？

趙滿 叫這個…… (用手比八字)

下去，我想走！

趙滿 輕點！先忍著口氣，商量好了，大夥兒

小發 你們快來，那邊有人了。

文發 那不見張永泉？

趙滿 是個娘兒們。

國樑 像你女兒。

小發 是姊姊？

根弟 是，是張永泉的女兒。

國樑 她衝這邊來呢。

文發 她來了！

（小玉倉皇上，四顧）

小玉 緊駕，求你們，我找一個人，（一眼瞥

見文發，跳到她面前）我是翠子，你還

認識吧？

文發 翠子！

小發 姐姐！

小玉 （哭）爸爸！

文發 翠子，你怎麼來的？

小玉 媽，就是這個媽，叫我來找你出主意。

文發 翠子，你受罪了！

小玉 （哭）爸爸！

文發 輕一點，

趙滿 咱們幫忙照顧着，別叫張永泉來碰

了。

（衆遠遠散開）

小玉 他們今天要把我送給孫下，……我不

能啊！

文發 別哭，哭得我心焦！

小玉 我限你們走，爸爸！

文發 走了好，咱們慢慢想法子。

小玉 那我不回去了。

國樑 不好，張永泉過來了！

（衆又圍上來）

文發 怎麼辦？你不能叫他看見。

小玉 我走。

國樑 走不及了！不行。

（張永泉聲，老遠地：「屁兒操的，誰

說不出聲！」）

趙滿 那是破窰，你先躲一會。（文發急引小

玉到破窰去，即上）

（衆全起立，不作聲，李生財引張永泉

腰掛手槍，手持木棍上，金本及小頭目

上，都手持短槍、棍子）

永泉 誰說不出聲？

（衆不語）

生財 三爺來了，金本先生也在這兒，你們說

吧，說呀！

趙滿 磚邊邊着呢，窰裏熱氣大，要再涼兩天

，就出。

永泉 廠是你的？由你調派！

文發 我們不是牲口。

永泉 亡國奴，就得當牲口用。

國樑 三爺，你不是……

永泉 我是……你們還不知道，我是活閻王

！快，趁熱出窰！

金本 你們統統的亡國奴的，今天的出窰，再

燒，省煤的，你們的明白？

永泉 明白，明白，你們這羣豬，還不幹！快

出窰去！

（衆遲疑不決）

金本 你們只米希米希的，建設東亞，不努力

的，不行！（拔出手槍，張永泉、小頭

目等均拔出槍，比住衆人。）

永泉 兒操的！（大怒）你們造反了！

屏衆無奈，開始動作，有的跑到窰頂上

，說得只剩一條短褲，有，簡單就用一

塊布圍住，用脫下的破衣服包着磚。趙

滿和陳國樑先拿，依次遞給劉、錢、周

、小發，送到台後）

（張永泉、金本、李生財監視着。）

爐條上煤又燒起來了，誰快挑水去。

（高應聲拿水桶，慢慢走。）

永泉 你娘給你長楊梅瘡了，爛得你狗腿走不

動路！快！（打）

炳武 啊呀，二爺！我肚子痛了幾天了。

永泉 誰叫你吃那麼多，一個個像餓鬼，見了

飯就死脹，走！

炳武 我兩天一粒米也沒有活牙呀！

永泉 誰有閑工夫同你費話，快走！要不一棒

送你回姥娘家去！

文發 高炳武，你來拿磚，我去挑水！

永泉 嘿！你倒是好人！你勁兒大，多幾塊磚

，聽見沒有？

金本 （走到破窰外面）這個窰，理，理，理。

永泉 是的，修理，理……（正步跨步進去）

生財 三爺，這警不結實，別進去。
趙滿 都要垮了！

(張永泉望了一望 與金本同下)

(高炳武担水回來，蹣跚已極，劉文發急迎下來，替他担着，走向警門口，把水桶放下，拿一桶水，走到警門口，高喘息。)

文發 老趙，我發水了！(上面人應聲停工)

(劉文發將水潑去，滋一聲，煤氣，煙氣，正對他臉直噴，劉薰倒，不省人事)

衆人 (急圍上前) 怎麼啦！怎麼啦！

小發 爸爸！

生財 誰叫他充好漢來着。

趙滿 快拿涼水來。

(高炳武另一桶水提過來，趙滿用手捧水往劉文發身上澆。)

生財 別都圍着，快出警去！今天出不完，明天火車空着回去，日本人可不答應。

(衆人下)

文發 (漸漸醒來) 啊！

小發 爸爸！

生財 死不了，行啦！別儘躺着！

趙滿 李先生，你讓他歇一會兒！

生財 好人要你做？快！出警去。(趙也走去) 快，快起來！

(劉無奈，站立，小發扶住他。)

(後台傳來：「老子揍死你……」)
劉忠厚哭喊着上，張永泉持棍追着，後

面還跟着小頭目甲(乙)

忠厚 三爺，饑命吧！我再也不敢了。

永泉 (追上他) 老不死的，你存什麼心？叫你不要淘米，你偏要淘！(打)

(苦力們圍過來)

生財 有什麼好看？幹活兒去。

(錢，周聽話去了，其餘工人不理，李無奈。)

忠厚 三爺，我不敢淘，一粒砂子也不敢拿走，實在我看見得大厲害了。

永泉 你好大胆，敢說配給的米是霉的？(又打)

小發 爺爺！(扶他)

永泉 小雞種，走開！(向劉) 你不知道東洋人就配給那麼多，砂子又不是我搽的，淘了，不够吃，叫我賠麼？我有多少家當來填你們的狗肚子？(又打)

忠厚 饑！我……

文發 (叫) 你別打他了！

(小玉聞聲探頭)

永泉 怎麼，是你爸爸，打不得？

文發 他上了年紀啦，不能打啦！

永泉 (直奔劉文發) 我就打你！(舉棒照劉文發的頭，狠狠擊去，正要擊中，小玉一躍而出，直奔劉文發。)

小玉 別打爸爸！

文發 呵，羣子！(張停擊，發呆)

永泉 小玉，你瘋了！到這兒來！把他們全送到魁星閣去！羣子生的！(極嚴厲的)

給我們滾回去！(拉着小玉髮辮下)

一場完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前場——當天晚上

地點——魁星閣上

佈景——魁星閣的一角，右牆上畫有魁星的畫像，正中的牆上塗得亂七八糟，靠左面有台階，到平台上，後面是到下面去的石級，但看不見，這裡露出一角遠天和山。屋簷上吊一古鐘。

開幕時——夜晚，有幾顆星星沒有月亮，晚風吹得古鐘發出聲音，在牆角裡，蟻縮着幾個苦力，有的在打鼾，有的在咳嗽，咳嗽發出病痛的聲音。偶爾遠處傳來一兩聲狼叫。老杜站在平台上獨自望着葡萄園。

老杜 唉，不知道我的孫子叫他們趕到那兒去了？我種了的二十年的葡萄樹，一定叫他們連根都拔掉了。(傷心) 打從有了這個廠，我那天不賠小心，今兒個送葡萄，明兒個送雞蛋，沒想到今天，連老命也要送了！

平安 唉，白天那麼熱，這忽兒這末涼，鬼天氣！

忠厚 唉！啊！

小發 爺爺！爺爺！這怎麼辦呢？(跑到趙滿處) 趙大叔，這忽兒風那麼大，天天關

在這兒？我爺爺的病怎末會好呢？

趙滿 關在這兒，就是要收拾咱們！

小發 這兒離地多高？

趙滿 兩丈多呢！

（劉忠厚一陣急咳後很困難的坐起）

小發 爺爺！

忠厚 我聽說，這地方叫望鄉台，上了這個台，就別想活命。

老杜 關在這望鄉台上，沒吃沒喝，沒舖沒蓋，餓漢子也熬不過去。

平安 前些日子這裡還撞死過人呢！

忠厚 啊！

文發 翠子叫張永泉抓回去，送到日本人那裡，還不知道受什麼罪呢。

忠厚 翠子好命苦！

老杜 咱們全是苦命人！

忠厚 早知道翠子在這兒，不來這兒也算了，看見她受罪，又沒辦法救她，唉！（咳）

文發 咱們還不一樣受罪？誰知道活閻王明大，又會把咱們怎麼樣？

忠厚 唉！都是你信李生財的話，上這兒來，上這兒來！

國樑 李生財都快去當憲兵隊長了。

炳武 吃娘兒們的，準沒好下場。（靜，遠處狼叫）

忠厚 聽！又是狼叫！

老杜 這一帶本來就荒，加上這幾年饑上工人死得多，屍首就在鐵軌那邊擦，狼也成

群結隊的出來！

文發 老趙，你說那地方，離這兒多遠？

趙滿 一百多里。

老杜 那兒真有那末好？

趙滿 唔！我們壽縣那邊，鬼子就不敢隨便去，儘是這個（比八字）都是老百姓自己辦事。

炳武 不是說這個盡是紅鬍子？殺人搶人的？

趙滿 聽他們胡說，人家全是莊稼人出身，他們還有女兵，學生，可疼老百姓呢！那兒的是老百姓自己選舉，誰好就選誰！

炳武 那兒爲什麼跑出來呢？

趙滿 那年我走親戚家去，趕上鬼子掃蕩，給抓來了。

炳武 喂！那兒做買賣的好做不好做？

趙滿 那兒沒有苛捐雜稅，沒本錢做買賣的，還可以向政府借。

老杜 像我這老漢，到了那兒，沒田沒地，怎麼過活呢？

趙滿 租幾畝就成！

老杜 種地？辛辛苦苦種了一年，還不送給地主？

趙滿 沒那末會事，租子是政府公平規定下的，叫什麼減租減息，這樣大夥兒就都有飯吃。

炳武 那真是個好地方。

文發 老趙，你帶咱們走吧！實在待不下去，對！跑出去就有辦法。

小發 爸爸！可是架架呢？

文發 不是我疼他，我們顧不了那麼多！

趙滿 你爸爸挨了打，又有病，這會兒怕不能走！

國樑 不走，要白白被他們折磨死？

忠厚 我死了不要緊，你們能活着，我也閉眼了。

炳武 走吧！死也得找個好地方。

國樑 你不也有病？

炳武 我病？在這兒一輩子也不會好，能回去請個大夫看看，吃幾服藥就能好！

老杜 跑得了，那是跑好！可是這下面的門是鎖的！上不沾天，下不沾地，怎末下得去呀？四面還有狗腿子查夜！

忠厚 走！還是今天走，我也走！活閻王知道翠子來找我們了，一定饞不過咱們，明天他就會來要咱們的命！

文發 好！爸爸，我背着你走！

趙滿 也好！咱們大夥兒走，有照顧！可得仔細點！過鐵路一個勁兒往南跑！

小發 就到你們壽縣去！

文發 跳下去麼？

趙滿 不忙！（向四處眺望）你爸爸不能跳！

老杜 跳下去會摔死的。

趙滿 來！咱們把腰帶接起來！一個一個放下去。老杜，你的帶子！（老杜給帶子）

我先下去看看，你們再下來！

唉！我是不能走的了，我家就在跟前，死也就死在這兒了。

炳武 一起走好，大夥兒一定照顧你！

老杜 老趙，我捨不得那點地，死也就在這兒，我托你們一件事，我那個沒爹娘孫子……不知道叫張永泉送到那兒去了？

（哭）……托你們……今生不能報恩，來生……

趙滿 別這樣講，你放心吧！

老杜 （見已接好腰帶子）走吧！路上小心！

趙滿 這兒……

文發 我先下去！（他輕輕的滑下去）

老杜 爸爸你下吧！慢慢的！

忠厚 劉大哥！我這還有幾個錢！給你們路上用！

忠厚 不！（老杜把錢塞在忠厚懷裡）

老杜 小心丟了！快走吧！

文發 拉緊！別怕！（忠厚滑著下）小發也正擬跟著下去）

炳武 快！那邊有個黑影子！過來了。

文發 那兒？

炳武 那邊！

文發 真的，快，快，（並對下面）快躲起來！來人了！

（手電光四射！腳步聲，狗叫聲，人聲）

人聲 誰？誰？開槍！

文發 糟了！糟了！

老杜 再跑打死你！

人聲 他媽的開小差！（鞭子抽打聲）

小發 社老爹，我爺爺趙大叔怎麼辦呢？

老杜 唉，我說不好跑。

炳武 不死也得剝兩層皮。

（台上靜，「望鄉台」下脚步聲，開槍聲，開門聲，上台階聲，五六個小頭目押了劉忠厚，趙滿上，趙左手被扎一刀，流血不止。）

頭目甲 他媽的，跟老子搗麻煩。

頭目乙 活得不耐煩了？跑？往那兒跑呀？

小發 爺爺！爺爺！趙大叔！

頭目甲 人都快死了，看你們再跑！（頭目甲乙下，鎖門聲）

老杜 老劉！唉！

小發 喉嚨！血！血！血！

文發 你受傷了？（撕下衣服一角，給趙紮左手！）

趙滿 不要緊！給那小子扎了一刀！死不了！（雞叫）

老杜 天都快亮了！

忠厚 （對趙）我連累了你們！

趙滿 這不怪你，他們狗腿子多，他媽的。

忠厚 唉！我，我這把老骨頭，回不了老家啦！（咳）死在這兒不甘心呀！喉嚨！我冷！（無喘）

趙滿 （把衣服脫給他）還冷麼？

老杜 睡一下吧！

忠厚 （吐）今天給他們打了兩次啦！（又吐）

文發 我怕不行了！

老杜 不要着急！會好的，你兒子孫子都在跟前，慢慢想辦法。

小發 爺爺！（哭）

文發 他媽的，張永泉，我不死，你就活不了！（東方發白，打鐘。）

人聲 上工，上工！

（小頭目甲乙又開門上）

頭目甲 操他娘，快起來，上工去。

忠厚 我不行了！牽子！……

炳武 我有病！

頭目甲 病也得去。走！

頭目乙 少廢話！盡是貪吃懶做的傢伙！

文發 這兒全是病號！不能上工！

小發 你們把我爺爺打成這樣！趙大叔也給你們扎出血來……

頭目甲 （對高炳武）走不走？好！我找三爺去！（陳國傑、高炳武、老杜下）

（張永泉上）

頭目甲 啊！三爺，您來得正好，這幾位有病！不能做工！

永泉 有病？開小差就不病啦？那個有病呀？

啊！老傢伙！（走到忠厚跟前）看你腦瓜子硬不硬？（順腳踩忠厚）

忠厚 啊！喉！喉！（忠厚吐血，氣喘）咳……

三爺……

小發 爺爺！（劉文發抱忠厚）

永泉 腦瓜子硬還得上工！（又一脚）

忠厚 啊！（死去）

小發 爺爺！爺爺！（哭）

永泉 死了餓狼去！（準備下）

趙滿 （一把把張推過去）打死人要你抵命！

（下接第三十九頁）



談談中國新文藝的性質 (討論)

歐陽凡海

不了解中國新文藝的性質，就不能掌握中國新文藝的歷史。

過去有許多談論中國新文藝歷史的書籍，都是因為不能掌握中國新文藝的性質，結果是把中國新文藝的歷史分析和評論錯了，做出了不正確的結論。

我今天所要談的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性質，不敢說已經完全對了。我今天之所以能夠提出新的觀點，無非是因為我有了時間學習過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學說，並以此來處理中國新文藝運動史，做一個試驗性的探討，錯誤與否，或錯了多少，對了多少，還需要大家來討論，研究，予以指正。

也許已經有人在從事這方面的探討了，最近看見馮雪峯先生有一篇叫作『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的文章發表在『聯合特刊』上面，可能有新的見解，我本想先讀一讀他的文章，然後就他的觀點提出我的意見來相互討論研究。可惜他這篇文章尚未刊完，我只得先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再說了，我希望大家能夠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所謂中國新文藝，當然是指的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藝而言。

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用當時

的流行語來說，是文學革命運動。這『文學』二字，在當時是把思想、哲學、科學、社會學、語文、小說、戲曲、詩歌等都包括在內的。換言之，這『文學』二字，含義甚廣，幾乎等於『文化』二字。但雖然如此，它的着重點，實在是放在狹義的『文學』上的，所以冠以『文學革命』的名稱，也就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比方說，五四的白話文學運動，和五四以前的白話文運動，就大不同。五四以前的白話文運動，只限於語文的改革，是屬於一般文化的性質，而五四以後的白話文運動，其着重點就在建立白話的文學。五四運動中反對舊道德，反對專制和迷信等，雖然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但堅持最久，並發生帶頭作用的形式，却是當時所說的『文學』這一形式。當時的『文學革命』的領導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沒有一人不以文學家的姿態出現；至於魯迅、劉復、周作人等，那就更不用說了，是十足的文學家。事實上，陳獨秀、胡適等當時所發表的論文，也大多數是以文學的形式出現的。

我爲什麼要說明這個事實呢？原來五四以後，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輸入中國，並在中國思想界起了領導作用，使當時五花八門的各色各樣的其他思想體系，都頓然失色，這並不因爲

這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沒有採取文藝理論的形式，便減低了它在文藝範圍內的領導作用的。就是說，五四以後的無產階級思想，雖然主要的作為一種社會學說出現，然而它却從『文學革命』的基礎上生長起來，認為它和文學無關是不對的。

五四以後，無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已在中國新文學的各種各樣的派別中起了領導作用。雖然，它更直接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實際行動。

反帝，反封建，是五四以後中國新文藝的領導思想。儘管五四以後，中國的文藝派別很多，它們之間的見解和主張，儘管在藝術的具體問題上差別很大，而且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只要不是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復古派服務的文藝派別，則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反帝反封建。它們儘管在外觀上各樹一幟，但在實質上，它們的政治總方向是一致的。它們是以無產階級的思想為領導的各文藝派別的聯盟。因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正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指導思想。

但我們必須指出，我們說文藝各派別的這個聯盟，是以無產階級的思想為領導的聯盟，却並不等於說這個聯盟是在無產階級的思想下組織起來的聯盟。它們朝着反帝反封建的方向走，並不等於說他們一定就是自覺地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更不等於說它們已經在無產階級的思想下取消了它們相互間的差別。它們也可以是各種各樣資本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者，可以是各種各樣思想朦朧的啓蒙主義者，並且沒有任何統一的組織，但不管採取何種形態，它們所處的歷史時代反正總是不同了；比起舊民主主義歷史時代，它們之中多了一個強有力的東西，這東西就是無產階級思想理論，只要它們不願意自己的文藝帶

上洋奴和復古的反動性質，它們就一定要受這個思想的領導。不管取何形態，這種以無產階級的思想為領導的文藝上各種派別的聯盟，都叫作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藝。

從五四以後，直到現在，中國的新文藝，都是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其性質，基本上沒有改變。就是說，從五四到現在，中國的新文藝，實際上是以無產階級思想為領導的民主主義的文藝聯盟。這個聯盟，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上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方式，也經受了各種不同的經驗，直到歷史的現階段，變來變去，其性質始終沒有變。

所謂各個歷史階段上的不同方式，我們這裡不是談文藝史，暫不按各階段逐一敘述。單舉一九二七以前和以後的兩個階段說，方式上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以前，這個新民主主義的文藝聯盟（或叫統一戰綫），從階級成分上說，包括無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農，革命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從聯盟形式上來說，是沒有統一的組織，表面上互不相顧。一九二七以後，由於中國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反革命懷抱中去，革命陣營中的階級組成，起了變化。資產階級走出去了，只剩下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這時也不能不單獨落在中國無產階級身上。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藝聯盟，也就不能不跟着發生變化。一部分跟着資產階級走的文藝流派及個人，如新月派和梁實秋之類，轉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懷抱中去了，帶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洋奴復古性質。新民主主義文藝統一戰綫的階級組成份子，基本上只剩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這時候，無產階級為了對付強大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資產階級三者的聯合進攻，在文藝上，當然也就不能不建立單獨領導的思想陣地，並加強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

作用，所以在方式上，也就不能不建立統一的組織。

這前後兩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文藝統一戰線，儘管在外表上天差地遠，在階級內容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別，但其基本性質是前後一致的。

九一八以後，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藝統一戰線，在階級成份和組織形式上，又逐漸發生變化，這裡不詳述了。一句話，就是變來變去，變到今天，我們的新文藝，基本性質，仍然是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就是說，以無產階級思想為領導的新文藝的統一戰線。

不這樣來理解中國新文藝，那麼，要想掌握中國新文藝的歷史發展規律，是很難的；要想從這個歷史發展規律中去取得可為我們今天所用的經驗教訓，那就更難了。

理解了新文藝的基本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那麼，在這一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在領導思想上過去怎樣進行團結，進行鬥爭的經驗教訓，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教訓。我們是否在什麼時候單有了團結沒有鬥爭？也還是在什麼時候單有了鬥爭，缺少團結？我們在什麼時候正確的運用過團結和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些，都是今後研究中國新文藝運動史的人需要追求的答案。

第一個經驗教訓，依我看，是在這統一戰線的內部，團結得不够，誤會和必要的鬥爭反而太多了。這是因為這新民主主義的文藝界統一戰線，雖然接受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但新文藝界的組織成份，却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出身。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是宗派意識和宗派情緒的溫床。這種宗派意識和宗派情緒，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上，無疑妨害了新民主主義文藝統一戰線的發展，招致了許多錯誤和困難，在我們今後新文藝統一戰線工作中是值得首先引為教訓的。（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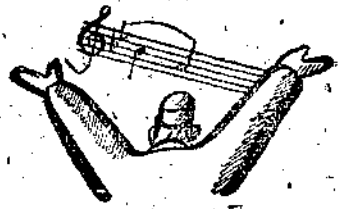
（上接第八頁）

他們不利的。他們提倡盲從和獨斷，提倡非理性主義的信仰和個人英雄崇拜，提倡群衆蒙昧無知，因為這都是有利於他們進行欺騙煽惑的。

好了，分析一下德、意、日法西斯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恐怖的流氓政治，欺騙的武斷宣傳，軍國主義與好戰思想，反對理性是法西斯運動的一些具體的表現形式。法西斯掌握政權的結果，對內是集體的絞刑，對外是空前規模的流血戰爭，不是使他們的民族富強，而是使他們的民族——民族主體的人民——憔悴以盡，並蒙上羞恥的烙印。這些法西斯已經在全世界上被打垮了，已變成了幽靈，我們本沒有再去提它的必要，然而正當和平民主的康莊大道已經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現在，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竟圖使用德、意、日法西斯所曾經用過的手段，進行冒險的政治投機，來阻止中國的民主化，企圖使已死的德、意、日法西斯靈在中國來借屍還魂，他們這種卑鄙的掙扎企圖是一定會失敗的。

上邊介紹就是爲了幫助我們去識別目前正流行的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的「反蘇」、「反共」、「革新」、「激進」、「反貪污」、「反官僚」、「議會政治不適用於中國」，搜查住宅，搗亂會場，組織什麼「大東亞激進青年協會」提倡「鐵血」政策，「武力收復東北」刺殺李兆麟將軍，搗毀新華日報館，攻擊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的民主派，踐踏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民主主義思想等等；這一連串的卑鄙無恥的反動陰謀活動底實質，所有這一切在某種意義說來，都是他們的祖宗，德、意、日法西斯花樣在中國的重演。所不同的就是，德、意、日的法西斯運動發生在他們上台執政之前，當時群衆覺悟程度還很不够，還沒嘗過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滋味，青年們還不懂得戰爭的痛苦，所以這種反動運動成爲了他們樹立反動的法西斯獨裁的前奏，而中國今天的法西斯的陰謀活動，花樣翻新，則發生在中國法西斯式的獨裁已經在其過去統治的十八年當中充分的表現了其殘酷黑暗、殘暴專制，中國的人民嘗够了這種統治的滋味，在全世界與全中國不可抗的民主洪流面前不得不被迫讓位於民主的聯合政府的時候，這是法西斯勢力對方興未艾的民主勢力的一種掙扎和反噬。渴望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中國人民警惕起來！

救亡歌曲的成長



之 煥

救亡歌曲對於我們的新解放區是十分生疏的，因為七八年來在敵人的統治下面，當然不會容許這中國人民大眾的呼聲得到傳播的機會，甚至在「七七」事變之前，有些地區由於政治上的極度黑暗與反動，救亡歌曲也同樣是被鉗制着的。過去的張家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救亡的歌聲對它是陌生的。然而，它現在却是被解放了人民的城市。人民的軍隊不僅給

它帶來了自由與繁榮，而且也帶來了勝利的歌聲，解放的歌聲。每天早晨、正午和晚上，從廣播的喇叭中，飛揚出「大家一齊流血汗，……自由大路快築完。」的歌聲，這就是聳耳的「大路歌」。雖然這歌曲的產生早在七七事變以前，但它却象徵着中國人民是如何艱苦奮鬥，不屈不撓地經歷着長期的革命鬥爭！

提起聳耳——這位人民大眾的歌手，使我們回憶新音樂的誕生及其成長的途程，雖然這途程僅僅走過了十餘年，但它也是經歷過多少崎嶇的道路啊！

二

記得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後，中國音樂界正處於一個黑暗與混亂的時期裡，靡靡之聲，亡國之音籠罩着廣大的市民層、少爺公子之輩及一部份青年學生。「桃花江」，「妹妹，我愛你！」「新毛毛雨」，「特別快車」……等等中國的「爵士音樂」(Jazz Music)和「夢中情人」，「雷夢娜」……等等美國的「爵士音樂」交織成重重的封鎖網。這正是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反動統治者用來粉飾太平的麻醉劑，企圖使人們

呼吸不到新鮮空氣，而頹廢，消沉，墮落到色情的圈子裡；另一面，却又有一部份自視不凡的音樂家們，他們不齒於黎派（以黎錦暉為首的中國爵士音樂）音樂之下流、低級，但他們的音樂却又得不到羣衆的讚賞，於是只好關在象牙塔內，高踞于華貴的學院和音樂所中，沉醉于西歐音樂之「偉大」與「崇高」，企圖從這裏面建立起中國「新」的音樂來。還有一部份人，這是屬於當時中國統治階層內的，他們提倡「禮樂」，舉辦「中國古樂演奏會」，這是音樂上的復古，企圖從死人堆裡建立所謂「民族」的音樂。

由於東北的淪亡，全國抗日救亡的情緒高漲，當時國內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也為愛國的情緒所激動而不滿於政府當局的不抵抗的賣國行為，這一部份力量在音樂上的代表者有黃自。他寫了「旗正飄飄」、「抗敵歌」、「九一八」等歌曲，但這些歌曲對廣大的羣衆和廣大的青年知識份子並不發生甚麼影響，而只流傳在較上層的知識份子當中，因為這些歌曲的情感並沒有和當時的廣大羣衆以及青年知識份子的情緒相結合，它只表現了悲痛而沒有表現全中國人民

的澎湃瀟瀟的反抗情緒，而且在音樂語言上是歐化的，非民族的，更非中國人民大眾的語言。

隨着國內救亡運動的展開，抗日情緒的不斷增漲，人民大眾為爭自由解放的呼聲迫切地需要通過音樂的形式來表現，因之，配合着新的電影事業而出現了革命的電影歌曲：『大路』裡面的『大路歌』，『桃李劫』中的『畢業歌』，『風雲兒女』中的『義勇軍進行曲』……等等相繼產生。這些歌曲首先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傳播起來，很快地擴大到工人羣衆中和小職員、店員等市民層中，它好比燎原之火，衝破了中國音樂界的黑暗，打擊了黎派音樂的靡靡之聲，亡國之音，那些躲在象牙塔裡的音樂家們，更是遠遠地被扔在大時代的角落裡了。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音樂之初芽，人民大眾開始有了自己新的歌曲！

這些歌曲的作者聶耳，他大膽地擊破那被一些『音樂大師』奉為神聖的西洋音樂形式的一切陳規，而創造出為中國人民所喜愛的新的音樂語言，雖然他的歌曲在技術上和形式遭受學院派的一切非難、毀謗，但這並沒有減低它在羣衆中所發生的影響，說它技術上低劣也罷

，說它形式上犯規也罷，爲了人民的翻身，爲了民族的解放，聶耳仍然不間斷地創作。他的歌曲對社會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磨滅的，『大路歌』唱片的銷行壓倒了黎派音樂的唱片，『畢業歌』的傳播曾經鼓舞了多少熱血青年走向革命，『義勇軍進行曲』的產生，更成了當時羣衆救亡運動的號角而顯露出聶耳的歌曲具有領導大眾鬥爭，組織羣衆鬥爭的特性。

爲什麼聶耳的歌曲這樣爲羣衆所熱愛？這一直是爲學院派所忌妒的一個問題，這問題本來很簡單，藝術原是人民大眾生活的反映，但自從社會上有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以後，藝術則被統治者所把持作爲他們粉飾太平，蒙蔽被壓迫者的工具，作爲那些飽食終日的上層人物享樂和發洩的工具。而一旦藝術被奪回到人民大眾的手裡，它叫喊出被壓迫者的心聲時，它必然成爲羣衆鬥爭的衝鋒號。

聶耳的全部創作正說明了這個問題。他除了上述三個歌曲之外，還繼續寫了『新女性』，『打長江』，『碼頭工人歌』，『逃亡曲』，『前進歌』，『打樁歌』，『打磚歌』，『礦工歌』……

……等等，他的音樂的靈感並不產生於那種莫明其妙的『崇高』和『偉大』，而是把自己作爲勞苦大眾的一份子，把自己投身到社會鬥爭中，虛心向羣衆學習，了解羣衆的情緒，傾聽羣衆的呼聲，從這裡面獲得了創作的靈感，他把他全部的創作工作無條件地服務於人民大眾。這樣，他爲中國新音樂開闢了道路，成爲我們新音樂工作者的旗幟。

三

接着，跟隨着聶耳的道路，不斷地湧現出新的歌曲作者和新的歌曲。雖然革命的音樂事業開始得較晚，但它的發展却有如潮水的氾濫，從新的電影事業興起到抗戰前這期間，僅僅三幾年的功夫，而救亡歌曲的洪流隨着羣衆的抗日救亡運動而衝遍了全國各地。這個時期新歌曲的產生在數量上是十分驚人的。比較流行而對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發生影響的有：『自由神』（呂驥作曲），『中華民族不會亡』（呂驥作曲），『救亡進行曲』（孫慎作曲），『示威歌』（呂驥作曲），『打回老家去』（任光作曲），『流民三千萬』（洗星海作曲），『松花江上』（張寒暉作曲）。

『五月的鮮花』(閻述詩作曲)，『青年進行曲』(洗星海作曲)，『熱血』(洗星海作曲)，『救國軍歌』(洗星海作曲)，『九一八小調』(呂驥作曲)，……等。這些歌曲都充滿了熱烈的愛國情緒，對東北的淪亡，對東北三千萬同胞的被蹂躪寄以無限的悲憤和沉痛；對政府當局的卑躬屈膝的賣國醜態則大聲疾呼，喚起全國同胞起來反對這種屈辱的行爲；對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殺戮愛國志士，繼續進行其反人民的『剿共』內戰，則發出『槍口對外，齊步向前！』『團結一致，抗日救亡』的號召。這一切都是當時國內大多數人所要呼號的聲音，通過這些歌曲把全中國人民極度高漲的抗日情緒散佈到全國各地去。

從音樂的作風來看，正是聳耳的健康、樸素、人民大眾的風格的發展，最能够代表當時青年知識份子和產業工人的感情；從音樂的語言及形式來看，一部份是接受了西歐革命音樂和蘇聯羣衆歌曲的影響，而主要的是根據歌詞內容的需要並遵循着中國語言的規律而創造的。還有少部份的歌曲則接近於中國民間歌曲的風格，如『九一八小調』。當

時也還利用了中國民間歌曲配以新詞，如『鋤頭歌』，『鐮刀舞歌』，『鳳陽花鼓』，『新蓮花落』……等，由於這部份歌曲的曲調羣衆很熟悉，所以它很容易的就流傳起來。

這是救亡歌曲的初期，以它和當時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來說是相當普遍的，但還未深入農村。這是不可避免的，由於救亡歌曲的產生是從城市開始，在音樂語言的使用上還不够十分民族化的緣故。然而它能够和城市的廣大工人階級及市民羣衆結合起來，這是和舊的資產階級音樂根本不同的。

四

抗戰的爆發，救亡歌曲作者由集中而開始分散，走上戰鬥的前線，深入農村，救亡歌曲開始和中國廣大的士兵接觸，和農民羣衆見面。這給予了救亡歌曲作者新的考驗，使得救亡歌曲由於工作對象的擴大而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就是：新的士兵歌曲產生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麥新作曲)激勵着士兵們對敵人的仇恨，『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孟波作曲)沸騰着士兵們英勇保衛國土的犧牲精神與復仇的決心；

還有不少的歌曲作者在作風上開始傾向於民歌的風格如『保家鄉』(賀綠汀作曲)，『保衛山西』(呂驥作曲)，『軍民合作』(舒模作曲)，『丈夫去當兵』(張曙作曲)……等作品，這傾向說明了救亡歌曲的一個重大的進步，說明了新音樂工作者已經開始注意到：音樂服務於人民大眾，不僅在內容上是反映人民的鬥爭，而且音樂的語言也必須是民族的。

抗戰的初期，救亡歌詠運動的中心由於上海的失守即轉移到武漢，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曾經有過救亡歌詠的黃金時代，當時由洗星海和張曙領導着這一運動的。這時全國音樂界已經建立起統一戰線，在抗戰前曾經是『爲藝術』的許多音樂家也從事以音樂來反映戰爭的工作。但這裡面是有着鬥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方面是鼓舞士氣，宣傳與動員全國人民起來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歌頌人民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英雄事業，如『太行山上』(洗星海作曲)，『保衛國土』(張曙作曲)，『到敵人體後去』(洗星海作曲)，『游擊隊歌』(賀綠汀作)……等歌曲，普遍流行于前方與後方；另一方面，却在抗戰情

緒沸騰中散佈着悲傷情緒，抒發着『優美』的情調，如『長城謠』，『巾幗英雄』。然而這些歌曲只會經一度吸引着一部份青年學生；對廣大羣衆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武漢救亡歌詠的黃金時代由於當時政治上的倒行逆施而很快的消沉下去，凡謳歌民族解放，凡宣傳與鼓動羣衆起來保衛家鄉的歌詠團體都被解散了，新歌曲作者的工作受到打擊。這是救亡歌詠運動在抗戰後所遭受到一個嚴重的挫折，而從此，歌詠運動在大後方是消沉下去了。

五

但是，歌詠運動在全國來說並沒有消沉，許多救亡歌曲作者把新音樂的種子帶到農村中，部隊裡，他們始終堅持着聳耳的方向刻苦地工作着，同時，歌詠運動的洪流却從另一個中心——延安，這抗日民主的根據地——湧起來，它再不受反動的逆流所擋而直奔前程。這是真理：只有在人民的政權底下，人民的藝術才得以滋長，壯大！

這是一個新時期，抗戰歌曲走上了新階段，這個階段應該以『黃河大合唱』

的產生作為起點。這是洗星海從武漢到延安後的第二個大型聲樂作品，在『黃河大合唱』之前是『生產大合唱』，這兩個作品說明洗星海的作風有了顯著的躍進，他不僅拋棄自己所經受過的學院主義與印象主義音樂的影響而向人民，傾聽人民的呼聲，學習人民的語言，這作品表露了作者對祖國對人民深厚而又如火一般的感情，曾經有位外國記者聽了『黃河』之後批評說：『這不是唱出來而是喊出來的！』說得對，這是叫喊，是全中國人民戰鬥的叫喊，用西歐紳士派音樂的耳朵來聽，會是『粗野』的『原始』的吧！然而，我們只有用『粗野』而『原始』的聲音才能震破敵人的肝膽啊！

延安——這新時期歌詠運動的心臟。從它出發，新的血液奔流向華北，華中及華南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黃河大合唱』就這樣很快地傳播到這些地區，而且一直伸展到敵人和反動派的心臟，它繼承着聳耳的方向，發揮了聳耳的精神，它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感情的表現形式——『大合唱』，而且創造了新鮮活潑的歌曲形式——輪唱，對唱，在和聲的使用上，突破了歷來合唱歌曲的宗教

氣氛而創造了戰鬥的，力的和聲的美。這些創造給予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每個歌詠工作者許多啓示。在『黃河大合唱』之後，各地歌曲作者都大膽地嘗試着新形式的創造，如『大合唱』，『輪唱』，『新民謠』等，造成一時創作的熱潮，這熱潮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二年，這期間表現了新音樂工作，是如何在新形式的創造上努力追求。

但是，在這種爲了打破一般化而追求新形式的熱潮中，却由我們新音樂工作者思想上發生了偏向，對中國民間音樂還缺乏更深的認識，因此產生了新的形式主義，洋八股仍然爲公式主義所苦惱。使得羣衆歌詠運動在某一個時期發展得較爲遲緩，但是這偏向很快地被糾正過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的『面向工農兵』的指示下，我們又立刻加緊了腳步，把音樂運動向前推進一大步——這就是延安的新歌詠運動。這是我們新音樂工作者對中國民間音樂藝術有了更深的認識，重新給予估價，大量地利用民間歌曲和民間戲劇音樂中健康的因素，大膽地加以改造，使它適合於表現新社會的人民大眾的生活情感，這樣使新的歌曲和工農大眾更密

切地結合起來。這期間的歌曲創作活動則更多地與戲劇結合，與舞蹈結合，如『兄妹開荒』（安波作曲），『推小車』（張魯作曲），『勝利鼓舞』（劉鐵作曲）……等等。這些創作使音樂運動突進一步，新歌曲與廣大的農民羣衆更密切的結合了，不僅農民喜愛它，而且掌握了它，更促進了農民羣衆自己來改造自己的舊藝術去擠緊表現自己新的生活。這是新民主主義音樂的重大的成就，它已經成爲今天和平民主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音樂的『墊腳石』了。

今天，『抗戰』的時期已一去不復返了，『救亡歌曲』和『抗戰歌曲』也已經在中國新音樂運動史上，寫下了光榮的鬥爭的一頁。我們有勇敢的拓荒者——聶耳，我們也有偉大的聶耳的繼承者——冼星海，他們雖然長眠了，而他們所創造了輝煌的事業，將永遠照耀着我們前進！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沒法爲你們立一支墓碑

在這兒，在凍結的潮河旁邊，
在媽媽頭（註）的荒涼的山溝裡，
你們永遠地躺下了，
帶着恥辱和冤屈的眼淚。

曾經怎樣瘋狂地進攻過呵！
就在這荒涼的山頭上，
你們背後被刺刀頂着，
你們的槍彈射擊着和平的土地。

那些狹長的隱蔽壕，
那些圓形的重機槍巢，
從堅硬的山石中鑿出，
曾浪費了多少有用的勞力！

而那火花迸裂的射擊，
那暴雨般的子彈橫飛，
殘酷的不義的戰爭呀，
又吞嚥了多少血肉的身體！

戰爭的風暴雖然過去，
悲慘的創痕卻難於磨滅，
山頭上，到處是炸裂的彈片，
和一攤攤變成黑汙的血跡。

這兒是一張字體模糊的符號，
幾塊包紮過傷口的棉花；
那兒拋着半截扯破的袖管，
幾片記事本的殘頁。

在折斷的枯黃的草上，
在赭褐的石頭和泥土上，
染滿了濃濁的血腥，
和隱約的火藥的氣味。

面最不能忘記的，
是你們泥土還濕的新坟，
排列在凍結的潮河旁邊，
在媽媽頭的荒涼的山溝裡。

我沒法爲你們立一支墓碑，
難道在碑石上這樣刻着：
「爲反和平而戰死的士兵之墓」，
不，你們原是多麼無辜！

你們被糊塗地運來，
又被糊塗地打死了，
就在活着的最後一分鐘，
還不明白自己死的緣故。

也許你們生前是個苦力，
勞動一天才能換過一天；
也許你們是善良的農人，
一生的辛勞償不清一次的債務。

你們卻一同被抓走了，
連回家告別都不被允許，
空自讓父母和妻兒，
在焦急得日夜啼哭。

那頓窮飯爲等你們早就冷了，
那片田地已經荒蕪，
親人的眼睛失望穿了，
你們卻不能再，再不能回到故土。

曾經有多少人慷慨犧牲，
帶着無比的光榮和驕傲，
他們爭取民主和自由，
他們保衛了這古老的民族。

而你們呢，又爲着什麼？
爲幾個內戰的挑撥者，
爲他們貪婪殘暴的野心嗎？
——呵，這樣的死該多麼恥辱！

那末，讓這碑文像一面鏡子，
刻到野心家的陰暗的心上吧！
我們決不饒恕他們，
要他們把這筆血債加倍償付。

(註) 獨樹頭，山名，在古北口附近，國民黨軍
違背停戰協定，向八路軍進攻，曾激戰於此。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日

歡送回鄉軍人

徐興華

爲了國家，
爲了人民，
你們離開了鄉親，
辭別了家庭。
懷着火熱的心情，
抱着必勝的信心，
參加了人民的子弟兵——
八路軍和新四軍。

你們站在鬥爭的前線上，
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
不畏風雪寒冷，
不懼山高水深，
不辭千辛萬苦，
不怕流血犧牲。

結合着千百萬的民衆，
堅持了神聖的解放戰爭；
戰勝了日本法西斯，
打敗了反動頑固軍，
開闢了民主的道路，
促進了國內的和平。
你們的功勞數不清，
人民將永遠記在心！

x x x

爲着發展生產建設，
爲着人民負擔的減輕，
爲着民主與和平，
你們走出了兵營。
我們以無限的衷情，
熱烈地歡送你們——
偉大的革命戰友，
敬愛的回鄉軍人！

並希望你們：
回到城鎮，
回到鄉村，
不自驕亦不自輕，
保持着光榮的名譽。

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孫，
勞動者就是萬能的人！
會打仗，能生產，
工農商學樣樣行。
執行政府的法令，
做一個模範的公民：
勞動戰線上當英雄，
團結羣衆做核心，
建設幸福的美滿的家庭，
建設繁榮的城市和鄉村！



蘇聯婦女

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

日·波波瓦作
朱九一譯

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真理報」

作者波波瓦係蘇聯工聯合會中央委員會書記，在他這一篇簡短的文章裡，詳細敘述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婦女同沙皇俄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在其政治生活的地位上與社會活動所享有的權利，是有如何的差別；同時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蘇聯婦女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中，所給予最後擊潰法西斯蒂強盜不可衡量的貢獻，及其戰後巨大恢復工作中仍將起的偉大的作用。

譯者

我們國家底勞動者準備着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蘇聯人帶着對於我們人民戰勝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底極深厚的滿意的感情，走向國家政權最高機關底選舉。

同我們祖國底敵人和人類進步底敵人的戰爭，曾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勝利的贏得不是容易的。但兇惡的與殘忍的敵人被粉碎了。蘇維埃人民從可怕的奴役與毀滅底威脅中被解救了出來。我們保衛了自己的自由和獨立，我們保衛了自己革命的成果，而在我們現在，就再沒有比鞏固偉大的戰爭勝利，

比提高我們祖國底經濟的和國防的力量，比增進全體居民底幸福更重要的了。

隨着全國選舉運動而來的政治的高漲，證明我們的人民是緊密地團結在列寧——斯大林黨和蘇維埃政權底周圍，證明我們的人民充滿着克服任何困難和為蘇維埃國家底長遠的鞏固而盡一切努力的決心。

選舉運動底第一個重要的階段結束了。中央的、分區的、區的選舉委員會都成立了而且在工作。僅祇區的選舉委員會在全國就有十五萬個。工人們，集體農莊莊員們，公務員們和知識界都把那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日子裡表現得最好的人們提到選舉委員會裡去：熱情的愛國者，為我們祖國底自由而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在選舉委員會底成員當中，我們看見了很多蘇聯的婦女。這是這樣一些婦女，她們在戰爭時期裡表現了偉大的堅忍和對祖國的忠心，這些婦女，為了接近我們所嚮望的戰勝敵人底日子，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僅祇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蘇聯婦女，才與其它底權利一同，獲得了在國家政權——從低級直到高級——底一切機構中底選舉與被選舉權。

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裡，婦女直到現在還沒有選舉權。在有一些國家裡，雖然婦女底選舉權在形式上存在了，但實際上卻完全被剝奪了的。

爲了更顯明地說明蘇維埃政權究給了婦女一些什麼，我們有回溯一下在沙皇俄國時候的婦女狀況底必要。

如像大家所知道的，在沙皇俄國，工人和農民都沒有政治的權利。但更無權利的算是勞動婦女的地位了。沙皇的法律把婦女放在經濟上完全依靠丈夫的境地。已婚的婦女甚至沒有自己的護照而被填寫在丈夫的護照裡面。沙皇的法律限制婦女底一切公民權利，如像遺產繼承權，選擇職業權等。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沙皇俄國底婦女才取得了從事醫務活動的權利，但也還是「不能昇進」的（意即祇能作低級醫務工作者如護士等。——譯者）。一九一二年，國會裡費了許多周折訂了一條允許婦女作辯護士的法案，但在政府會上這法案又被否決了。

特別困苦的是女工底狀況。她們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五小時，這還不算，而她們所得的工資卻祇有男人最低工資底一半。婦女勞動底保障是沒有的。懷孕的婦女不得不掩蓋着自己的懷孕一直工作到臨產，要不就會被解僱的。農婦的狀況也不比這好一點，她們處在經濟上完全依靠父親或丈夫的地位。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全解放了勞動婦女，它給了婦女廣泛的政治權利，提高她到同男人一樣的地位，給了她以文化發展和從事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活動底可能性。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寫道：

「我們必須使女工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實際生活上達到同男工平等。爲了這個，必須使女工更多更多地參加到社會企

業底管理和國家底管理中去。」

從列寧寫了這些話的那時起，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了。我們國家在這個時期裡面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而成為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了。現在社會主義底建設上面，蘇聯的婦女曾貢獻了不少的力量和勞動，在我們可以驕傲的說，在我們國家裡，沒有那一個社會生活方面，婦女不是佔了顯著的地位的。

很多婦女在蘇維埃裡工作，從鄉村蘇維埃到蘇聯最高蘇維埃。有四十五萬多婦女被選作地方蘇維埃底代表。有一千七百多個婦女是聯邦和各個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底代表。她們佔了代表全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強。在蘇維埃政權底最高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裡，有二百二十七個婦女代表。以上所列表的一些數字，對於婦女們積極參加國家工作是說明有組織的了。由此可見，雖然在杜爾克明和烏茨別克斯坦地方蘇維埃代表中，婦女百分比僅佔三十四，須知在中亞細亞一帶，婦女曾經是特別受壓迫的。

蘇聯婦女能够學習、工作、從事社會活動，因爲給了她同男子一樣的勞動、休息、受教育和社會保險的權利。

在一九三二年，在蘇聯國民經濟部門底婦女佔百分之二七點四，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八點四，達到一千一百多萬人。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份裡，那曾經主要地祇是招收男工勞動的工業部門婦女們參加了工作，那以前被認爲祇有男人們才能掌握的職業，如今她們也掌握了。譬如說：火車頭女司機在任何國家是沒有的，可是在一九四〇年在我們這裡，婦女駕駛火車的已有四千以上。反法西斯德國戰爭的前夜，僅在中等機械製造廠工作的女工程師有一萬五千人，旋盤工六萬人，機床師一萬二千，器具製造者一萬四千，削鐵工二萬四千。

在我國，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引導走向了大的文化的高漲。保衛祖國戰爭的開始，婦女和姑娘們佔高等學校，那些各種經濟部門和文化部門畢業出來的專門家總數百分之五十。我們這裡有女教授和學士院女會員。在科學研究所和實驗室工作的女科學工作者不下三萬三千人。四十二個婦女在科學和發明上成爲斯大林獎金底主要獲得者。一九四一年在我國有六十五萬女教員，七萬三千女醫生和十五萬女工程師與技師。

蘇維埃政府異常重視這一點：爲了使婦女們能够真正廣泛的參加到國家，社會和生產的生活裡去，蘇維埃政府切實遵行婦女平等的權利。我們的黨和政府對於婦女和孩子們的健康給予了最大的關心。這個關心表現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之對於婦女勞動的保護，產婦，多子和孤苦零仃的母親底物質上的幫助，及幼稚園、托兒所等設備的增加。

一九一三年在俄羅斯，五百五十處僅僅祇有十九個托兒所，在一九四四年托兒所的數目達兩百萬之多。不管在戰時如何困難的條件下，三年半的保衛祖國戰爭裡，多子母親已得到國家的補助費爲二十八億羅布。

蘇維埃的婦女們在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以自己英雄的事業和捨身的勞動表現了她們熱烈的對於蘇維埃制度底忠誠。由於蘇維埃的制度，婦女獲得了斯大林憲法製定底堅固的偉大的權利。

成千成萬的女愛國者參加了紅軍隊伍，而且她們光榮地完成了神聖的保衛國底公民義務。五十個對於祖國有戰鬥功勳底婦女獲得了蘇聯英雄的頭銜。

戰時在我們後方勞動上的出力，蘇維埃婦女的功績是巨大的。斯大林同志把蘇維埃婦女底緊張的勞動，她們爲了前線的

利益自我犧牲的工作，以及她們渡過了戰時的困難底勇敢和鼓舞了紅軍戰士建立戰鬥功勳底她們的勞動功績，會作了最高的估價。

戰時，數百萬女愛國者都走進了生產。在車臺，在鑛坑，在蒸汽爐，以及在集體農莊的田野，婦女們到處代替了走上前線底自己的丈夫，父親，兄弟和兒子。在城市與鄉村，勞動底主要的重負落在她們的雙肩。工業裡，婦女人數大大地增加，而特別是在工業指導部門裡。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工業部門裡，婦女竟佔整個工人人數百分之四十五。戰前婦女在磁鐵和冶金工場工作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但在一九四二年，她們的數字就增長到了百分之四十。蘇維埃婦女勇敢地走進了石炭和鐵鑛工業部門，勇敢地走進了金屬加工和機器製造廠。在這一時期，婦女在集體農莊乃是一個決定的力量。

戰爭結束後，我們的婦女們仍然不懈地在工場和作坊，在鐵路運輸和農業經濟部門繼續工作着，蘇維埃女愛國主義者，對於被敵人破壞的城市與鄉村、企圖與集體農莊的恢復工作底貢獻，是極大的。

敵人的破壞是巨大的。三年多來，敵人在佔領區域慘無人道，遂行燒殺與破壞我們人民整個一代用自己勞動所建設起來的一切。今日擺在每個蘇維埃人民面前的任務，便是應盡一切努力，不惜任何勞動，迅速重建被野蠻的法西斯蒂強盜所破壞的一切。要在即將到來的五年計劃時期裡，做到大大地超過戰前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 and 改善人民大衆富裕的生活。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準備，應當是，而且現在就是伴隨着勞動者底勞動和政治積極性底成長而來的。佔我國人口半數的婦女，爲大家所公認，表現了她們羣衆的勞動英雄主義

E 調 2/4

中 板

想 一 想

(對唱，用三弦二胡伴奏)

白 李 詞
韋 尼 曲

(引子)

(111 1 5 555 5 3 2321 1 6 6 . 1 2 . 3 5 —)	5 5 3 5 6165 3 0	(甲唱) 一、 姐 妹 們 呀 二、 姐 妹 們 呀
5 6 1 6 5 3 2 — 5 3 5 3 5 3 2 1 6 1 2 3 2 1 2 1 6 5 1 6 1	請 你 想 一 想 想 想 想 呀 呀 在 日 的 婦 女 怎 麼 樣 ？ 怎 麼 樣 ？ 請 你 想 一 想 想 想 想 呀 呀 今 天 的 婦 女 怎 麼 樣 ？ 怎 麼 樣 ？	
0 3 5 3 2 3 0 3 3 i i 3 5 6 — i 5 2 . 3 5 2 1 6 1	一 塊 石 頭 (那 麼) 歷 在 心 誰 能 拾 頭 把 話 來 水 有 源 來 (那 麼) 樹 有 根 自 由 的 日 月 把 什 麼	
2 . 3 5 (1 2 3 5 3 2 1 2 6 1 2 . 3 5 3 2 1 2 6 1 5 —)	講 ？ 人 ？ (過 門)	(乙唱) 一、 想 起 了 往 日 的 隊 伍 二、 人 民 的 隊 伍
(1 1 6 5 6 1 —) 3 2 5 3 2 — (3 2 5 3 2 —)	淚 如 麻 軍 婦 女 們 八 路 隊 打 走 了	
6 i 5 3 3 6 1 5 . 0 6 . 6 1 6 5 1 6 1 2 3 —	姐 妹 們 被 踐 踏 了 身 體 風 吹 雨 打 過 日 月 日 不 見 鬼 子 槍 斃 了 身 體 風 吹 雨 打 過 日 月	
2 2 3 5 . 6 3 0 6 . 3 2 . 3 1 1 6 6 6 i 6 5 6 6	被 人 各 樣 工 作 在 腳 底 下 都 能 行	
6 6 5 3 2 3 2 3 6 6 1 5 3 6 6 1 5 3 6 6 1 5 3 5 1 2 7 6	有 錢 的 婦 女 抹 脂 粉 被 人 家 玩 弄 看 笑 話 窮 人 家 場 開 起 機 器 轟 轟 轟 的 響 拿 起 錄 刀 拿 起 錄 刀 看 笑 話 窮 人 家 場	
5 3 5 3 2 3 5 — 2 2 3 5 6 5 1 — 2 1 6 1 2 . 3 5 .	婦 女 們 自 由 的 講 那 能 這 樣 的 拾 生 頭 沾 說 那 里 比 得 話 ？ 嘴 們 自 由 的 講 那 能 這 樣 的 拾 生 頭 沾 說 那 里 比 得 話 ？	
3 . 3 3 3 i 6 5 3 . 5 6 i 5 — i 6 5 6 5 1 3	數 下 清 的 恨 女 說 不 完 的 仇 來 一 點 心 一 擁 滴 露 記 心 產 千 百 萬 婦 女 說 不 完 的 仇 來 一 點 心 一 擁 滴 露 記 心 產	
1 . 1 1 2 3 — 5 . 4 3 2 1 — 5 4 3 2 3 2 1 6		
2 — 3 2 3 3 2 3 i i 6 5 3 — 2 2 3 7 6	頭 黨 日 本 鬼 的 反 動 派 他 狠 心 主 腸 席 千 年 給 我 們 的 苦 指 難 示	
5 — 1 1 1 1 1 1 3 2 1 3 5 5 5 5 5 5 5 5	狠 心 腸 席 狠 心 腸 席 狠 心 腸 席	
2 3 5 5 — 2 2 3 7 6 5 6 i i 0	總 有 盡 方 頭 向 千 年 給 我 們 的 苦 指 難 示 總 有 盡 方 頭 向	
6 1 2 3 1 — 5 5 5 5 5 3 5 6 5 i 0		

日寇口中的東北抗日聯軍(材料)

自從東北在「九一八」事變時於「不抵抗政策」下被拱手讓人之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決不屈領導東北人民與日寇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鬥爭，然而現在竟有些理屈詞窮的人企圖抹殺或篡改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這是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該表示憤慨而有責任來爲之辯護的。茲因於在在張家口游擊隊的敵人特務機關的卷宗中發現了一本「最近想親匪之動向及其對策」，其中有敵人特務機關對東北中國共產黨之各種調查，內第三章「中國共產黨在滿洲部之狀況」中，第五節「游擊運動狀況」記載東北抗日聯軍活動與發展的情況，現在完全按照原文抄譯出來，以做爲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抗戰史的見證。

游擊運動爲滿洲中國共產黨之基礎運動，曾經幾度破滅之厄會，人民革命政府之救國會等運動，均藉此而得復甦，運動之最核心的組織黨也不得不隨着游擊隊來活動。而「純匪」也借游擊運動而跳梁不止，並且在秋冬討伐當中的滅員，往往在春夏兩季又得到補充，不間斷的反覆消長，一九三五和三年一月經滿洲省委軍事部所計劃的滿洲赤色游擊隊接合計劃似已全面實現。游擊隊之組織方法除運籌襲擊地方自衛團而獲得槍械收買贓匪在民間的武器，和以兵士工作委員會的方法來鼓動軍事(按指游擊隊)外，(譯註)叛變，把借地方工作吸收的農民流氓加以編制而外，主要靠吸收和改編「純匪」，並借反日統一戰線之策略來進行活動。所謂反日統一戰線包含着上層反日統一戰線與下層統一戰線，二者在全滿游擊運動展開上都是非重要的。上層統一戰線指人民革命軍和純匪部隊僅在行動上互相配合

之外形上的聯系，而下層統一戰線則指與純匪混編一起，隊名與稱呼統一，以「純匪」爲頭目，而領導權則由共產黨員以政治部主任或指導員之名義來掌握。現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之趙尚志部於一九三三年運用上層反日統一戰線之結果，由珠河之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聯合了愛民，心順，仁義，五省，九合，寶豐，中國，占北等「純匪」使游擊隊在數量上得到很大的發展，這種策略在組織上發生了右傾化的缺陷，遂於一九三四年把東北反日游擊隊改編爲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廢止層級之戰線，採下層統一戰線，以武力戰線來發展部隊。一九三五年八月國際路線之轉換，由下向類似黨軍之橫隊形式的時派主義的組織領導方式轉變爲網羅動員各界各階層的全民統一戰線的路線，再次採用廣汎的上層統一

戰線，聯合運動復趨活躍。另一方面因爲「純匪」變到一九三五，三六兩年間日滿軍警日益激烈的討伐，根據同類相聚的原理與之相策應，遂糾合于九江，東來等多數小匪團於下江方面開拓一大游擊區，及於今日，滿洲的游擊運動由一九三三年春不火的磐石、延吉、寧安、珠河的游擊隊到三四年改編爲東北人民革命運動第一、二、三、四軍，到一九三六年更發展爲東北抗日聯軍，九個軍，基於一九三五年滿洲省委計劃書的全滿游擊區結合運動正在全面地逐步實現。

此外游擊隊的襲擊方法完全是仿照華南的紅軍的所謂游擊戰術。即乘敵之警戒薄弱時進行突然襲擊或進攻，而對敵人之進攻絕不採取防禦，或死守陣地的方法。經常游動，擾亂敵人的後方，當敵人進攻緊急的時候，常常潛入

敵後，或唯避於統治勢力薄弱的地帶。……與地方之羣衆組織有緊密之聯絡以偵查地理與敵情，……交戰時必採近距離之速決作戰。

一般隊員之生活狀態是隨時以講演會、討論會、政治講座、識字班等方式來施以政治訓練，軍事教練與體操，遊戲等經常舉行。經濟方面隊員每天日用一元或兩元，每年被服夾衣棉衣各一套，單衣三套，棉靴一雙，五天吃一斤豬肉。戰死者給其家族以三十元之恤金，受傷者由隊上負責治療。

雖然有上面這些優待的條件，但是由於日滿軍的討伐，常常不能全部實現，而且由於討伐隊之追擊常常露宿，糧食非常缺乏，有時甚至殺了馬吃馬肉充飢，食糧雖然不缺，然而常常在山中四無家之山村，二百乃至三百人共同宿營，至結果與露宿無異，因此每當夏季，每百人中常有一二病員，當日滿軍警討伐時衣食住均甚困難，因日滿軍警之討伐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就一般隊員的心理狀況看來他們既無家庭，或雖有家庭而處於游擊區缺衣少食狀況中，如果脫離隊伍立即有被捕之危險，因此他們不能不留在隊伍當中，另一方面又有在進攻

城市時候所得的利益和游擊區中婦女洗衣隊的歡迎的鼓動和好奇心的誘惑……

譯者按：

從上面敵人特務機關的這一段記載當中，可以看出，早從「九一八」之後，共產黨就在東北領導了抗日游擊戰爭，可以看出這種鬥爭之艱苦和殘酷，可以看出共產黨如何在孤立無援的條件下，依靠人民、依靠無比的勇敢和智慧，發動人民參戰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收買民間武器，瓦解偽軍改造山林隊伍，建立了很好的政治工作制度，去創造和發展抗日的武裝，可以看出他們如何運用中國紅軍的經驗去進行游擊戰，可以看出他們很早就建立了與敵偽之政權相對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最後還可以看出東北人民這種英勇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單獨領導之下來進行的。政治工作人員，都是共產黨員，主要的領導人多數為共產黨的名將；當時四個總司令當中，楊靖宇趙尚志已經光榮殉國，只有周保中，李延祿兩將軍，得以生階河山之光復。（按這個材料是敵人在三七年調查的，故只到「七、七」為止）（又常譯）

（附東北抗日聯軍編成系統一覽表見第六十八頁）

（上接第六十四頁）

底新的範例。我們祖國富強的長遠鞏固，和人民物質生活富裕的增長，完全依賴於她們的堅忍與工作，就如完全依賴於全體人民的堅忍與工作一樣。

爲今日選舉所鼓舞的蘇聯人民，表現着自己對於政府，對於布爾什維克黨，勞動者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的信任。

在過去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蘇維埃婦女在選舉區域是積極工作的，她們完全以自己一個積極的競選演說家和組織者而出現。蘇維埃婦女的這種社會政治積極性，並不少地助成了選舉運動的勝利。現在的選舉運動同樣也在我們的婦女們實際參加下面進行的。

這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正說明蘇維埃民主的新勝利。毫無疑義，我們祖國底光榮的女愛國主義者必定積極的參加這個選舉運動，她們也會光榮地完成自己最高的公民義務，把自己的票投給那有威望的候選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底忠實的兒女。來表明自己選舉的決心和準備，爲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和強大，大家今後將會不疲倦地不休止地努力工作。

二月一日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的文化刊物，歡迎投寄各種稿件。
- 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上標點符號。
- 三、譯稿請附原文。
- 四、文內如有插圖，請用黑色，以便製版。
- 五、稿末請書明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發表時署名可由作者自定）。
- 六、來稿遇必要時，編者得酌量增刪修改。否則請預先聲明。
- 七、已在本刊發表的稿件，版權仍屬作者，但本社如刊行選集或叢書時，得自由採輯。
- 八、稿件如須退還，請附足郵票。
- 九、來稿決定採用後，即寄送稿費。
- 十、來件請寄：張家口東安大街北方文化社（電話二八九八）編輯部。

北方文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定價：本期另售每本邊幣一百五十元）
（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委員會

丁玲 成仿吾 艾蕪
沙可夫 何幹之 呂驥
周揚 張如心 馮宿海
楊獻珍 鄧拓 劉皚風
蕭三 蕭軍 （以姓氏筆畫
多少為序）

主編

成仿吾
張如心

編輯

陳企霞

出版

張家口東安大街 電話：二八九八
北方文化社

張家口解放大街

發行

新華書店 晉察冀分店

再話「東北問題」	蕭軍
東北人都「知道了」	林子
東北來人談	符克
關於中國工業化的若干問題	何幹
張市解放後的學校教育	劉皚
初春(小說)	康濯
報告	蕭三
通信	何遜
張市慶豐戲院的新面貌	羽山
蘇聯紅軍與中國農民	陸譯
毛澤東的科學方法	張如
民主建國進行曲(歌)	賀敬
詩	蕭三
歌紅軍	蕭三
給母親	章焯
在草原上	朱奇
紀 戲(雜感)	吳伯
論「愛國運動」(雜感)	王子
原子生意	張運
文化消息拾零	陸運
讀者中來	朱權
蘇聯科學短訊	張若
「燈臂當車」(漫畫)	張若
封面設計	張若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新華書店 (晉察冀分店)

新書目錄預告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毛澤東著	定價一百五十元
※魯迅小說選集	解放社編	定價五百五十元
※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著	定價二百元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一)	華西列夫斯卡著	定價二百五十元
整風文獻(訂正本)	解放社編	定價四百七十元
社會發展史略	解放社編	定價二百元
列寧(高爾基原著)		定價一百二十元
民間藝術和藝人	周揚等著	定價一百八十元
英雄傳(第一集)	丁玲等著	定價二百元
英雄傳(第二集)	陳學昭等著	定價一百六十元

(※已出版)

經售處

明德街·福壽街·門市部
張家口南武城街中華書局